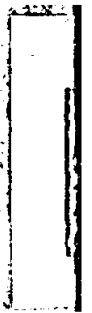


王斌著

關洛紀行

吳敬恆題



691.5
117
2

關 洛 紀 行

王 斌 著



3 0662 6806 5

商 務 印 書 館 印 行

A 215434



目次

一、前言.....一

二、成渝道中.....二

三、成都三日.....四

四、川陝長行.....一三

五、長安一月.....二九

六、中部巡禮.....七〇

七、驪山攬勝.....九九

八、潼關一瞥.....一〇九

九、洛陽小住.....一一五

十、洛巴邊陸.....一六四

十一、歸程.....一八三

關洛紀行

一 前言

寫作原非易事，既要有材料，又要有時間，更要文字簡潔，詞能達意，尤其要生動活潑，令人看着不打瞌睡；條件愈多，膽量愈小，近若干年來屢曾爲着某種動機，打算寫點什麼，結果顧慮太多，總是不敢着筆。

這次偶然因事於三十年十月從重慶經成都越秦嶺，歷關中出隴函，至洛陽，再經鄂北泛香溪，下秭歸重溯三峽，而返陪都，行程萬里，費時四月，在地圖上恰好轉了一個小圓圈，雖談不上壯遊，但生平足跡不出東南幾省，忽然有此長行，飽歷山川，周覽名勝，到也未嘗不足紀念，而沿路信口打油，亦有可資噴飯之處，於是又想寫一篇東西，恭紀述行穉，條件都還存在，顧慮仍然不免，躊躇的結果，以爲記我遊踪，供我翻閱，既不必名之爲文章，更不要傳之於後世，通不通且所不論，文藝價值，更何庸計！於是把當時日記略加銓次，成了這麼一本關洛紀行，至於此行任務，既沒有說明的必要，同行人物，和一切交接人士，又因其他關係也不必宣佈名號，便都從略了。

二 成都渝道中

「行路難」蜀道更難，抗戰五年來的後方，交通工具當然不無缺乏。於是我等行期，自十月八日一延再延直至十四日上午九時，才得車輪轉動，在市區內經過幾次檢查登記，手續已算迅速，但仍於下午二時始至青木關，十四日本應以內江爲宿站，結果到永川時已是天黑，又下小雨，味得已便住在那裏，可巧遇着一位老友張先生，客地相逢，彼此都極高興；冒着雨同去小酌，居然吃到一尺來長的魚，價錢不過重慶的五分之一，張先生住永川很久，地面甚熟，據說今天因時間太晚，而且下着雨，不能到另外一家較好的小食店去，否則當更便宜呢？主人本來酒量極雅，同行唐喻兩先生亦復不弱，我雖然是個小戶，也只好勉力湊趣，結果四人都覺醺然，歸途張先生問我：「近來油行有出品沒有？」我道：「材料貴早已倒閉了。」張先生道：「你此次遠行，足跡所經，耳目所接，隨地都是材料，譬如今天小飲，便是油料之一，何不趁此復業，讓老朋友們一嘗油味呢？」結果被逼打油一首，以爲「醺然」解嘲。詩曰：

細雨孤城榜混茫，故人乍晤當還鄉；劇談流飲歡今夕，此別秦關道路長！

第二天早起，雨已經止了，七點鐘繼續行程，經過富安鎮，市容極其整潔，街上人熙來攘往，確有既安且富的光景，至棹木鎮，渡滄江，午後一時至內江，市面亦極繁盛，尤以糖食店爲多，貨色都非常美觀，可是一般物價，都比永川高得多，我們一行十人草草吃了一頓中飯，

花掉五十元以上；到資中時才不過午後四點鐘，住宿未免太早，於是趕行三十里，住到球溪河。

在永川住的是「新新旅館」。到球溪河又住「新新旅館」，招牌雖同而內容却差得很遠，價目反比永川來得高，同行喻先生，年紀雖不到五十，頭髮却白得像六十以上的老人，旅館裏一位幼年茶役，一聲聲的「老太爺」倒把喻先生叫出辦法來了，原來這裏的侍應，實在不甚周到，要茶要水，都是「初一發話，十五答腔」，喻先生利用小茶役敬老的心理，便冒充七十老人，果然呼喚甚靈，到了半夜，還來問「老太爺」要水不要？

十六早起同人告訴喻先生：「你這『老太爺』只能在燈光下冒充，太陽一出，便有些不像了，不如早些起來趕路吧。」於是繼續躡程，在銀安鎮天馬橋過去的石壁上，發現了「古銀安縣」四字石刻，遍詢同行各位，都不知道這個古縣的出典，到是一件憾事。今天車子特別努力，上午十點以前便到了簡陽，從內江至簡陽，沿路都是蔗田，公路在沱江兩岸的蔗叢中穿來穿去，每到一個沿河城鎮，必有一座美麗的大橋，簡陽萬安橋，尤其輝煌燦爛；但三日以來，公路所經，總是上山下山，雖然景風不差，眼界究竟不廣，而且提心吊膽，生怕出事，到了龍泉驛以後，忽然看到成都平原，胸襟為之一快，悶在重慶附近山凹裏三四年，除了幾處飛機場外，一直沒有見過一百丈見方的平地，對此數百里平曠，不覺油興又起，於是再來一首：

荒車鎮日接雲程，滑雨飄風暗自驚，忽見平曠狂欲舞，暮烟遙覆錦官城。

三 成都三日

在重慶未動身前，曾向一位嘗住成都的老朋友，訪聞關於成都的一切，他說：「名勝古跡，目見不如耳聞，買本成都指南看看，雖然不可盡信，到這值得玩味，比較自己親臨而後失望，要強得多——所以這些地方最好不去。可是四川的吃，在成都。那裏有幾家小食店，風味不惡，價錢也不貴，到是值得介紹的；此外成都市上的招牌，有的名詞新穎，有的書法不差，沒事時瀏覽瀏覽亦尚有趣。」隨即屈着指頭數了若干個小食店，如祠堂街的「丘佛子」，東城根的「吳抄手」，春熙路的「五芳齋」總府街的「賴湯元」，南門大街「枕江樓」的魚蝦，以及「不醉無歸小酒家」，「約莫十幾處。這位老友의 論調，雖然不免偏執，但亦不無可供參考之處，所以在住進客棧——西御街成都飯店——把行李略事安置，便到街上巡禮，一條條鬧中帶靜的街道，有些地方雖還留着敵機暴行的創痕，但都收拾得齊整，特別是平而且直，不像重慶的上坡下坡，市虎也來得少，却令人走着，感到愉快。

走了幾處，發覺了成都若干物品，大都是分門別類，集中在某一條或幾條街上的，譬如從西御街到東御街，就以銅器店爲最多，出名的蜀錦，以九龍巷爲最多，當時因五點鐘還有個約會。而且成都街道太多了，短時間當然逛不完。便依着那位老友的指導，跑了幾條馬路，瀏覽瀏覽市招，折回旅館，進門又是一種發現，就是成都老鴉比重慶多得多，暮色蒼茫的時候，直

叫得人討厭！

我們的車子只包到成都，在這裏需要接洽換車，據說非兩日後不能動身，這當然是遊覽的機會了，於是集合幾位同伴，共議遊程，決定明天玩東南城郊，後天去訪杜工部草堂。十七日大家起了個黑早，先到賴湯元家吃點心，順便到總府街春熙路一帶觀光，然後出南門到武侯祠，當經過枕江樓時，想到那位老友所謂枕江樓的魚蝦，不禁食指大動，因為在重慶生活高貴之下，早已「魚蝦與我馬牛風」了，但是剛才吃過湯元，似乎還不須補充，而且鑒於賴湯元的未盡合我口味，對枕江樓又不免懷疑起來，同時看那門面氣派，似乎不宜輕試，只好望望然去之了！走不到幾步，便是萬里橋，橋頭豎着一塊題着橋名的石碑，橋駕在府河之上，工程相當偉大，據說蜀漢使臣費禕到東吳去行聘，請葛亮鑿之橋上，說道：「萬里之行始於此矣！」所以叫做萬里橋，過橋向西南走，出了街市，便看到武侯祠的許多柏樹，想起杜工部「丞相祠堂何處尋，錦官城外柏森森」的詩句，不禁更加興奮，恨不得一步走到。那知到了門口，門額却是「昭烈廟」三個大字，裏面住有保安團隊，但是遊客參觀，尚得自由，內部也還整潔，進門一個大院落，古木參天，繙着若干通古碑，當中一條甬道，繞着一座牌坊，坊下一塊石碑，刻着鄒海濱先生的大作，道是「門額大書昭烈廟，世人都道武侯祠，由來各位輪助業，丞相功高百代思。」在二十八個字裏，輕輕地便把昭烈廟和武侯祠拉到一起，到省掉一班遊人的爭論不少。走完甬道，上了石階，第一重殿祀昭烈皇帝，北地王諶配享，左殿祀關壯穆，右殿祀張桓

侯，後殿祀諸葛武侯，都有子孫配享。蜀漢文武功臣，配祀兩廡，東廡以龐士元爲首，西廡以趙子龍爲首，每一塑像前，都有石刻小傳一方，記載各人事略，頗爲簡明。廟裏有銅鼓一架，道士說是武侯故物，連廟前柏樹，也說是武侯手植，這就未免附會了。殿傍荷花池叫做藕船，衰柳殘荷，支離水畔，氣像頗覺蕭條，池北一座琴樓，結構不大，因爲樓梯已壞，未得登臨，從藕船再西南行，有昭烈帝的衣冠塚，叫做惠陵，圍着一重短垣，古木森然，十分幽靜，但除了清康熙時所立碑石一通外，別無點綴，陵前便殿，字畫陳列許多碑帖，也都爲普通拓本，沒甚可觀，在這裏徘徊片刻，得油一首，道是：

萬里橋南訪闕宮，樓桑一代霸才雄，惠陵常接風雲氣，千古君臣祭祀同。

出昭烈廟折向東北，經過一股由南而北的汹涌溪流，去訪問古南台寺，那知已頹廢不堪，甚至連遺迹也不易覓得。到是附近的華西壩，風景極其幽美，這裏被稱爲成都的大學區，有華西大學，金陵大學，金陵女大，以及齊魯大學，和中央大學的醫學院等，廣廈連雲，飛樓插空，雕甍畫棟，隱映林間，幾條平而且直的人行道，界着幾片廣場，因爲氣候溫和，雖已秋深，却還淺草如茵，鳥音繁複，真是絕妙的讀書環境，這時正是中午散學的時候，許多青年男女，挾着書包，在夾道花木中熙熙攘攘，直同神仙中人，令人看着一面豔羨，一面有些自慚形穢；聽到學校的午飯鐘聲，我們也覺得餓了，急忙從華西壩趕到望江樓，經過白塔寺，看到一座危塔，已是片瓦不存，據說是唐時合江園的故址，明朝萬曆年間，爲着風水關係，建造此塔，張獻忠亂

蜀時，因牠可以俯瞰城中，予以拆毀，據附近一位老圃說，當初毀塔時，曾發現諸葛亮所埋石碑，記載造塔和毀塔人姓名，這神語雖覺無稽，然而老者既津津樂道，我們也只好報之以唯唯了！過迴瀾塔，順着江邊遠看，幾座宮殿式的大廈，采煥螭頭，金輝獸面，着實來得嶮峻華麗，這便是四川大學的新址，可是現在已全部搬到峨眉山去了，過去便是望江樓，又叫做郊外公園，也便是薛濤井故址。

裏面崇樓傑閣，結構都很不俗，尤以崇麗閣——就是望江樓——的位置，最得勝處；登樓遠眺，山色四圍，平疇百里，都入眼簾，大江在欄外奔流着，船舶往來，人快喧雜，形成都市的繁榮來，樓下流箋亭，旁邊一棵大樹，面前豎着一塊石碑，便是薛濤故井，據說這井舊名玉女津，井水製箋，特別的光潤勻潔。薛濤是唐時長安人，隨父宦蜀，父死流爲盲妓，因工吟詠，嘗與蜀鎮韋臯等往還，用井水自製綵箋，裁書唱和，時人叫做薛濤箋，從這裏再過去，有五雲香館，吟詩樓，濯錦樓，流杯池，枇杷門巷等，我們瀏覽了一遍，回到崇麗閣午餐，同行唐喻兩先生，酒興勃發，大家便在樓上把酒臨江，上下五千年，縱橫九萬里的亂談一陣，不知不覺間，已是午後三時光景，我便乘興打了兩首油，然後相約歸去，詩曰：

枇杷門巷五雲箋，曾醉將軍玳瑁筵，我是江南狂杜牧，行吟又過錦城邊。
烏帽風塵常作客，紅顏身世不禁秋，人生何處非羈旅，惆悵臨江一倚樓。
老喻當時也打了一油，道是：

高里橋邊醉放舟，枇杷門巷此登樓，多情惟有錦江水，嗚咽年年動客愁。

歸途經九眼橋，順着河街到東門，沿街看到許多賣木柴的舖子，一束一束的乾柴，捆得非常勻稱整齊，而且利用樹木斷續，湊成圖案式的花樣，排列起來，尤其美觀，在枯燥的木柴舖裏，居然藝術得使人發生美感，確是一件有趣味的事。當經過東大街的時候，順便到府城隍廟裏去觀光，房屋到不少，但除了神像和若干個測字攤而外，一無可觀。爲的是不願多走舊路，因而繞道所謂「皇城」去一看，已經折毀的城牆，有時還留着殘迹，裏面更是荒涼萬狀，從東面來，經過一些廢墟，發現向南的幾進大屋，老遠的看去，像是有武裝同志在那裏住着，天色晚了，便沒有去請求參觀以免麻煩，走出了一個城門洞，門上還有國立四川大學幾個大字，另有些石刻和牌坊，據說這裏原爲明朝的蜀王府，後來改爲貢院，又改爲四川大學。平心而論，這地方實在過於糧敗，如果全部撥給川大做校址，範圍當然很夠，可是這一筆修建費，確實不易籌措，而且環境也不如現左望江樓樓附近的幽靜；如果只能劃出一部份，那範圍就嫌太小，到不如乾脆改爲商場了。

晚飯後聽說成都有所謂夜市者，因與同行的閻先生同去觀光，在一片創痕未復的瓦礫場上，陳列了許多攤子，新舊書籍，骨董字畫，樂器，玩具，鐘錶，手飾，衣服，鞋帽，手巾，肥皂，抄手，麵餅，棒棒雞，牛肉湯，玩的，穿的，用的，吃的，應有盡有，每個攤子上，一兩盞青油燈，居然也非常熱鬧，從這裏巡禮一遍，因爲時間還早，又跑到少城公園去看了一看，那知

價遊人也沒有了，園裏大部份路燈都已熄滅，未免有些掃興，回來經過東城根街，偶然想到與拔手來，計劃去嘗試一番，以償少城公園之失，不料路邊很遠，到了那裏，已經將近九點鐘，每人來一碗拔手，果然其味不惡，可是價錢也就不甚便宜了。

十八日早起，陰雲四合，雨意甚濃，畢竟杜少陵只是一位飄泊的詩人，號召力趕不上諸葛武侯，大家恐怕路上淋雨，都紛紛在城裏找朋友去了。當我和喻唐兩先生在丘佛子家吃了早飯以後，果然落起雨來，我因為早有冒雨訪問草堂的決心，曾經帶了一套雨具，便別了喻唐兩位。踽踽登程。一路出了西門，雨勢越來越大，但因連日氣候太暖，這時到反覺得清涼可愛，出西門向西南行，不久到青羊宮，據說是老子和關尹喜約會之所，局面很大，樹木很多，前面殿宇三重，都暫時由公家借用，後面一重大殿，建築格外雄偉，可惜康熙以前的碑碣，却不可見，這廟究竟建自何時，已難考證了。當時由知客道人嚮導，瞻仰了三清寶像，參觀了賈士道的銅羊，並演說若干神話，奉擾清茶一杯，敬酬法幣二元而去。

出門雨已經小了，可是路特別泥濘，走出街市，比較清潔一點，但是確石馬路，經大雨沖刷，路面已有一露骨表示「」了，走在上面，實在感覺牠們有些鋒芒過露！所幸走不多遠，前面有座高背石橋，橋邊小憩頗得安慰，橋下水面不寬，而來勢洶湧，因念今日之雨，最多不過落了兩小時，並且時大時小，縱然溪流湍急，豈不至如此之速，據說清水河為府河三源之一，經澆花溪入江，莫非這裏就是澆花溪吧！過橋不遠，隱隱聽到水聲滔滔，看那方向應該從一條支

路走去，原來又是一座石橋，橋頭一戶人家，利用水力推磨，溪的兩傍，竹樹陰濃，鳥聲互答，境界頗覺幽勝，但是到草堂去的路是不是這麼走，不免懷疑起來，可巧迎面來了兩位武裝同志，試一問訊，果然不錯，並且說前面就到了，當下喜不可言，順着一帶圍了許多樹木的短籬，繞了個灣子，發見一塊廣場，彷彿是個操場的模樣，場邊路上，更見了許多戎裝革履的同志，來來往往，默念一定杜工部的草堂，變成王將軍的武庫了！是不是准許參觀，到不無問題哩，再向前走，抬頭看見籬門上懸着一塊木牌，寫道「禁止遊人獵鳥」心想但不獵鳥大約可以邀准遊覽囉！過了這座籬門才是大門，懸了個學校牌子，走進去也沒有人阻止，只見東一排三間是草房，西一排五間也是草房，要說草堂的話，足有幾十座，但都是新的結構，似乎不像一位詩人的別館，究竟杜工部的草堂何在呢？在這裏問了幾次人都說這裏便是草堂，最後才有一位說得比較明白些，原來這是草堂寺，再問杜工部草堂，他已經不耐煩的走了。不得已只好盲目的尋找，又走過幾重草屋，看到一位短衣襤褸的夫役，肩上扛着一口袋不知什麼根食，我想許多青年學子，尚不知工部草堂，當然不必再向此君饒舌了；趕過幾步看到一位上尉階級的武裝同志，服色齊整，態度嚴肅，因再向他探問；他楞了一會說：「這姓杜的那裏人，在這裏幹什麼？」這一來可叫我爲難了，你想要替杜老夫子背一篇履歷，該有多麼麻煩，可巧那位短衣襤褸的夫役來了，並且聽到了我們的問答，很坦率的問我道：「你問的是那杜甫的草堂嗎？喏，從這院子轉過那扇的山牆，走到一座照壁下，再回頭看就找到了！」說着用手指那路徑，那位

武裝同志，看了他一眼，也不做聲，這一喜真出意外，同時深悔剛才對他藐視，實在是「以貌取人」——連忙稱謝！順路而去，走到院裏，所謂有山牆的那屋，原來是一間寢室，一位學生，正倚門而立，拿了一支短笛，在那裏摩娑，我也無心打話，走過山牆，果然見一座照壁，回頭一看赫然一副對聯，映入眼內，正是「萬里橋西宅，百花潭北莊」十個大字，呵，這就是草堂了！我不禁長嘆！

兩聯中間關着一道大門，除了這十個字外，毫無其他點綴，原來就是倚門弄笛的那間寢室背面，因而格外感覺到那短衣夫役，確是一位趣人，他所以不說前面那間便是，而必欲我走到照壁牆下再回頭看，大概正是叫我看看這副對聯，聊慰飢渴之意，可惜當時未曾親教他尊姓大名，否則找他談談，一定還能嚮導我看那些關於草堂的其他遺跡，在這裏徘徊瞻顧，得了四首絕句，草堂吟詩，真是班門弄斧了！姑且寫在這裏：

沐雨衝泥問草堂，臨流小築已滄桑，浪花江水聲嗚咽，似共愁人說斷腸！

禹稷巢夔百未成，此身真覺負蒼生，西來我亦傷憔悴，三賦低徊一愴神！

白骨生苔事可哀，悲歌狂飲獨登台，荒江歲歲鵬聲急，懷抱何由得暫開！

沈謝何劉安足論，騷壇一幟古今尊，十年瘦鎖慚私淑，稽首來招去國魂！

謁武侯祠和工部草堂，是我到成都的兩大心願，現在都如願以償了，當然非常愉快，可是武侯祠的門額，乃是昭烈廟，工部草堂的名子又爲草堂寺所掩，終覺有些遺憾；雨已經停止

了，徐步回城，已是未解時分，吃了點東西，洗了個澡，晚上到「大姆指」去領教領教，結果油多菜淡，頗為失望，八點多鐘回到旅館，聽說車子弄好了，明早八時動身，大家都很高興，但是天陰得很重，明天能不能走，還不能確定，只好到明天再說吧。

四 川陝長行

十九日早起，天還是陰着，可是比昨晚開朗得多，於是整裝待發，大家仍到「丘佛子」家果腹，飯罷歸來，車子還沒到，一直候到十點多鐘，才得成行，出發以後，一路都是平原，到了德陽，才漸入丘陵地帶，但絕無崇山峻嶺，小型平原，還隨處可見，今天車子耽擱太多，走的也慢，到廣漢打了中尖，午後五時才到綿陽，住的旅館又名「新新」，這是第三個了。旅館兼茶室，房間到還不少，比較好的都已住客，我們一行十人，勉強安插，我和喻先生住到一間黑屋，空氣既劣，牀上又佈滿了臭蟲，這一夜確實難過；尤其可惜的，是在成都買了一把靈巧鋒利的小刀，還未曾使用，竟在那裏遺失！

第二天早起，走不多久，到了涪江，因為沒有橋梁，車子非過渡不可，碼頭上待渡之車，已有九部，魚貫排列，依次上船，每次只能渡過一車，我們勢非等到第十次不可，水急船重，一篙子下去，挪移不到一寸，所幸江面不寬，而且只有兩三丈遠是上水，等到船頭一轉，便都擡下水了，好容易候了兩個鐘頭，才得渡過，到梓潼果腹再行，遠遠看到前面山上許多柏樹，司機說：那裏就是七曲山的文昌帝君廟，不可不看，於是大家又興奮了，沒有登山之前，就有許多柏柏，夾道高聳，據說都是蜀漢張桓侯所植，土人呼為將軍柏，一直通到劍閣，路遠着呢；真假雖不可知，但樹確很古老，而且每一樹上，都訂木牌一方，似為編號之用，車速牌

小，上面字跡着不清楚，司機人說：上面乃是各保甲戶口負責保護的總數，如果屬實，到是——
權美教，這時姑以傳聞爲信，打油一首：

夾道將軍柏，相傳手澤存，聲名山嶽重，道義古今尊，餘蔭暫巴國，繡根擁劍門，萬家禁
樵採，鬱鬱送朝昏；

車子到文昌帝君廟，大家進去瞻仰一番，廟宇相當偉大，可惜殘破了些。關於這位帝君
的一切，大家不甚了了，尤其是我，所以眼裏雖看到許多神像，心裏究竟莫明其妙，只好匆匆
別去。在廟傍石壁上鑿着「七曲山九曲水」幾個大字，車子到了山頂，俯視嘉陵江委宛曲折，
由劍門，逶迤而來，風景的確不壞，車上無聊，再來一油！

文心文筆無妨曲，處世處人應率真，七曲山前九曲水，但論風物也宜入。

時間不早了，離劍閣還有好幾十里路，越是發急，車子越慢，直到下午七點以後才到劍
閣，客棧本來不多，這時都已住滿了，有兩處公共機關，到是可以下榻，但總覺得打擾不便，
大家決議，姑且把他做個後盾，還是自己找地方住方便些，正在茫無頭緒的亂跑，偶然看到一
家茶館兼飯館，叫做聚樂園，門面西首三大間客座，排了十幾張桌子，燈燭很亮，傢具也乾
淨，却是一個客人都沒有，衆議之下不如先解決吃，再解決住，於是一闖而入，店裏的主人和
招待都出來了，原來是兩位女子，一位青年說漳縣話的是主人，一位中年說北平話的是招待，
據說菜飯已完，現在正要收門了，諸位明日請早吧，大家聽到，每個人臉上都浮着不愉快的色

采。忽然這位女主人聽到我的口音，欣然問訊，知道是近同鄉，立刻轉過話頭，說道：「好了，請各位坐一坐，泡點茶吃，讓我們想辦法。」說着又招呼「老陳！你快到南門李又家，看有豬肉沒有，有腰子豬肝也帶點來，家裏雞蛋，不是還有嗎？」北平婦人插語道：「雞蛋還有十幾個，不是還有條鹹魚嗎？」湊合着儘行啦！」說着老陳去了，北平婦人把茶也泡來了，女主人已經吩咐煮飯了，老喻對我說：「畢竟鄉誼可貴，看這光景，也許這幾張桌子，會變成我們的臥榻呢！」這到把我提醒，同人們也都推我做代表向主人試行交涉，等一會主人又來了，彼此先談了一些家鄉消息，她便把如何隨着丈夫避難西來，如何移住劍關，如何開了小店，丈夫如何因職務關係，而另有所歡，對她直同遺棄，絮絮叨叨說了一遍，原來她和她的丈夫兩家，也都是我鄉望族，提起來多少還有些瓜葛，少不得勸慰她幾句，然後提出我們的願望，她慨然答應着，並說：「只是太彎曲了各位！」這到是一句地道家鄉話，這時同行陳先生飛也似的去到停車處所，搬取行李。

我們閒談未已，行李來了，老陳也回來了，不但應有盡有，並且多買了一個肚子，這時大家異常高興，到是女主人縐着眉毛說：「這肚子一時怎麼燒得爛！」老陳說：「炒肚片不好嗎？」聽那聲音，彷彿是鳳陽人，問了一問，他道小地方「五河！」好，又是一位老鄉，女主人道：「我怕沒有厚味的菜，所以想肚子還是紅燒的好，現在來不及了，只好炒！」老陳手段不壞，今天你顯顯本事吧！」說着老陳去了，女主人也去了，同行的唐先生說：「這時確實有點

餓，要能先弄點吃吃就好了！」這話被那賬房先生所聞，這賬房先生也是一位女士，四川人，約束四十多歲，據說是個孀居，原充小學教員，是女主人兒子的老師，平時處得很好，因為收入不夠維持，可巧這位女主人因丈夫斷絕接濟，難繼續開店不願，用男賬房不方便，因而請了她來，那位北平婦人，丈夫失散了，還沒有消息，帶了一個兒子，同女主人夫婦，一陣從西安到劍關，在路上熟識的，現在她兒子就隨了女主人丈夫，書一名文書中士，所以她們三個人，雖然地位不同，但都是逆境中人，到也處得一團和氣。

那賬房先生離開了桌子，不多一會熱騰騰地送了十來個饅頭，和一碟辣椒醬來，和平招待，又泡了一道茶，大家不約而同的相視一笑，唐先生尤其是「正中下懷」，每人先點了饅頭，酌著閒談，靜候吃飯！

喻老夫子說話啦：「王公，今日無酒，豈不減色？」老唐接着道：「我亦云然！」我說：「算了吧？半夜三更何必麻煩？」喻唐兩位一定要我去試試看，我便去找到老陳，他正在切肚片，見我去了，便道：「快嚐快嚐，馬上就成啦！」我知道他是講會了我的來意，便告訴他不要急，儘管把菜做好些，但是希望替我們打點酒來，他一口答應說：「有！有！還有好酒呢！拌三斤夠不夠？」我說：「在那裏打？」他說：「在南門口，近得很！」說着便喊張二，這是他們的挑水夫，早已深天黑甜了，據說也是五河人，過了一會張二揉着眼走進，老陳叫我付他五元，他提着一隻天壺去了，喻唐兩位得此消息越發的興高采烈！

盅筷安排好了，菜也來了兩樣，張三一去不返，喻唐兩先生急得只是摸酒杯，我因為牙的關係，不敢多吃酒，但是有酒却也不辭，這時當然也盼望甚殷，其餘幾位有兩位點酒不嘗的，有兩位是可有可無的，都主張吃飯，我說不行，有二斤酒呢，大家不幫忙，叫誰去吃！於是只點酒不嘗的兩位先行吃飯，可是不准他催菜。

女主人出來看看，知道酒還沒來，她說：「八成城門關啦，打門要待一會呢！」我們只好以茶代酒慢慢的等着；一會酒來了，這才傾杯飛盞，鋪饌起來，今晚老陳大概真是拿出手段來了，七六八小，葷的素的，弄了十幾樣，腰花，肚片，肉絲都炒得極嫩，末了的鹹魚燒肉，燒白菜，和豬肝湯，配合着吃飯，竟是家鄉風味，結果對酒可有可無的幾位，都在兩三杯後就開始吃飯，剩下一斤多上好白酒，一齊由我和喻唐兩先生給消了，既飽且醉，當然不能睡覺，看看老陳張二北平招待，七手八腳把兩張桌子湊成一張臥舖，陸續湊成七舖，還剩下三四張桌子，大家放放零碎東西，又圍着吃了一會茶，然後就寢，我和老喻都過於興奮，老睡不着，便各於枕上打油一首，我的是：

劍閣峯頭萬籟清，一天霜月下殘更，正愁野店煩爭席，却喜山家肯見迎，鄉語乍聞驚問姓，驕懷欲訴自通名，天涯我亦風塵客，爲汝長吟作楚聲！

老喻的是

瑟瑟西風趨劍閣，閣外天寒月將落，橋頭忽遇女鄉親，翠袖殷情留客酌，自言避難來荒城。

藥砧棄置事長征，無聊且作當爐婦，日博蠅頭寄此生，此生薄命長已矣，往事成塵恨如此，女伴三人共晨昏，可憐都是良家女，言罷燈前忽垂淚，頓教座容都忘寐，天涯我亦悲搖落，願與王郎拚命醉。

二十一日黎明，大家商量着房飯代價問題，問問賬房先生她說：「老板招呼不用算了，」這當然不行，於是我又被推為代表，向主人交涉，結果她說：「那末每人收三塊錢吧！」我們覺得昨晚一頓丰盛晚餐，已經不止此數，而這幾張高爽寬大絕無臭蟲的臥舖，使每人都得酣然一覺，尤其值得酬報，但這位主人絕對不肯照價算賬，無已只好付了五十元，另外老陳張二北平招待等合贈二十元，欣然而別。

劍閣縣的城，實在小得可以，四山合抱，地勢却很險要，車子從城外登山，越走坡度越大，漸漸的却又平些了，遠看大小劍山石峯排列，好像幾百把寶劍斜插在那裏，又好像幾百條大魚，在巨浪中把頭伸着，這時大家都想立刻趕到劍門關去，看一看他的雄姿，那知車子不做美，走到一個轉灣的地方拋錨了。據說水箱壞了，非生火烙錫，把牠補起來不可，只得停下修理；而大小劍山為近路小山所蔽，一點也看不到，尤其使我們發急，一直弄到兩個鐘頭，才算修好，十一點鐘到劍門關下，那些寶劍或魚頭，反而看不見了，左手是削壁，右手是懸崖，底下一條白水，由上而下像掛在那裏，原來這也是嘉陵江水源之一，關口有「漢大將軍姜伯約屯兵處」的碑石一通，以及「天下雄關」四字，走到這裏大家覺得劍門關也不過如此！

車子出了關口漸漸下坡，忽又轉灣向南，呵！可了不得！劍門關的偉大，原不是由南而北所能看到的。關口共有三座山峯，中峯獨高，而且地位略後，上面有姜伯約的廟，左右兩峯，拱立於前，像是兩名侍衛，右手一峯，却與中峯連着，雖然也有個山谷，可是越走越高，上面就接起來了，只左手一峯與中峯隔了一條澗水，這便是劍門關口，所以正面看去，中峯好像一座屏風，並看不到門，而且關前地勢陡下，入關道路，都是曲折繞上，居高臨下，險要非常，杜工部所謂「劍門猶阻北人來，一又謂「一夫怒臨關，百萬未可撓」的確，在舊武器時代，真是一夫當關，萬夫莫入了！车子在坡道上不好停，下到平地，離開較遠，越顯得關勢雄偉，大家不禁異口同聲，來一句「要得」！來到這裏，豈可無詩，因又打油一首：

仄徑征車發，雄關絕世奇，青峯千劍簇，秋水一痕垂，地闊蒼叢險，天開鳥道危，北門嚴鎖鑰，惆悵撫殘碑！

喻先生油與也來了，接着口號道：

似此雄關絕世無，雲屏削壁莽蕪蕪，羊腸鳥道稱奇險，一劍真能禦萬夫。

十二點鐘到昭化，吃過飯去過嘉陵江，這裏比在綿陽過涪江，還要費事。一則江面比涪江寬，二則上水路綫長，三則水流更急，所幸碼頭上先到的車子，只有四部，否則真非候到天黑不可。大家在江邊無聊，相約先坐小船過去，滿以為到那邊可以找個茶棚子坐坐，不料居然失望，只得在路邊一個農家借坐片刻，這時適值他們午飯，都是包谷米粉的稀飯，一小碟食鹽，

別無其他小添，實在清苦之至！這裏已經離陝西邊界不遠，官廳服裝等物已有北方風味，同時田野景象，也頗覺蕭條，好像從重慶到綿陽，一路都是綠的，綿陽到劍閣，已漸覺減色，到這裏簡直是黃的河！據說他們這裏土地瘠薄，莊稼向來不好，近年物價高貴，差役又多，他們的生計就更苦了！我們這些四體不動，五谷不分的人們聽到，直覺慚愧之至！

五點多鐘，車子來了，繼續登程，四時許至廣元，這是四川一個有名的地方，從陝西褒城到這裏，四百多里，南循嘉陵江可達閬中，重慶，這是一條水路；從昭化綿陽到成都，這是一條旱路；——就是我們所走的——乃是由秦入川的咽喉，也是兵家必爭的要地，抗戰以後，川陝國道，交通頻繁，廣元很顯著的繁盛些，可是生活程度很高，街道也不甚整潔。

當晚把冰箱送去，澈底修整，次早取來，表面上已修得完整，那知走不到十里路又壞了，而且壞得比昨天還要利害，不特已停下再修，兩位司機弄得渾身泥土，滿頭大汗，整整修了兩個鐘頭，車子又開動了，在修理時間之內，由北而南的車輛過來六七部，大型的獸力拉拉車，過丁足有六七十輛，上面滿堆着各種貨物和人，都是遠的來自沔縣，近的來自甯強，大家爲着宿站關係，都急得只是撻手，那知走不多遠，到了朝天驛，這地方可真險極啦，右手是懸崖削壁，左邊是嘉陵江，削壁之高，不可仰視，江面更是既深且狹，山水而距離，至沙在十幾丈上下，竟是一條絕壁，對岸山勢，也是陡得可怕，峯嶺樹杪，隱約看到一兩箇破舊飛關。據說就是從前的棧道遺跡，這時江水很小，江底怪石枚枚，隨時可見，水流甚急，有如飛瀑，加着空

谷回聲，大有萬馬奔騰之勢，來時兩山距離稍遠，尙覺開朗，越走越窄，簡直等於走到兩堵高牆的夾道當中，看着看着車子已鑽進石壁裏去，原來到此已無法鋪路，只有把削壁鑿成槽口，上下右三方都是整個石頭，車行其中，有如石屋，有時竟是一個石洞，壁上間或鑿些佛像，都眼生動，可是采飾劍寒，想已年湮代遠了。路闊不過一丈，長到有三三里，左臨深淵，且無石欄防護，稍一不慎，真是不堪設想，車子開得極慢，喇叭一直叫着，大家搶着把汗，總算平安走過，回想剛才如果不是修車耽擱，那裏必定要遇到若干輛卡車，和獸力大車，在此狹路相逢，錯車讓路，可真麻煩了！驚魂稍定，得詩一首：

晨晨發廣元，遙途繞山麓，漸入嶺中，深淵吼噴瀑，峻峽東澄江，壁立勢崩蹙，何年驅五丁，引蛇事奔逐，削石作仁形，逼仄容車輻，俯視隨絕壑，仰觀如石屋，商懸動客衣，一壺那可贖，負壁鬼斧工，蕭然坐仙佛，面目認模糊，苔蘚灘青綠，隔岸竹樹間，隱約鳴吻禿，危閣表高嶽，梯逕斷不續，傳爲古蜀棧，閣道舊相屬，今茲久荒蕪，天運成反覆，頽然出世情，懷此勞人獨，太息家國艱，安許養窮谷！

過朝天驛後，道路雖不似剛才奇險，但總是緣山臨壑，或是絕壁千尋，或是下臨無地，令人想像往時越道艱難，正不知多少倍於今日，午後三時到北盤關，這是川陝交界的地方，公路盤繞而上，關口鑿着「西秦第一關」五個大字，形勢也極險要，這時正是秋高氣爽，對此峯巒鳥道，雲傍馬頭，岸曠臨風，不禁油興又起，詩曰：

詞客飄零久未還，竭來行役萬重山，翠崖紅棧剛經過，又入西秦第一關。

下午車子又積勞成疾了，一過七盤關，就一再拋錨，直至午後六時，才到甯羌，所幸在廣元時，會由同行方先生電託此間友人，代爲覓宿，所以到雖雖晚，而住處却非常寬敞，不過氣候和重慶差得遠了，我們動身的時候，每人穿一套單衣，有時還不免揮汗，到成都就涼爽多了，但也只略有秋意，廣元天氣又比成都涼些，到此竟是初冬光景，身上穿了一套夾衣已不抵事，晚上和喻唐諸位小飲驅寒，公然薄醉。

第二天因爲打算一日起至留侯廟，起了個絕早，過五丁關，經大安驛，渡沮水，至沔縣，在沮水的渡船上司機告訴我們說：「沔縣有個西城，是孔明用空城計的所在，還有一座孔明廟，比成都的還大。」同行的陳先生問道：「車子打那裏過嗎？」司機道：「怎麼不？」這時大家又興奮了，原來真正老牌的武侯祠，是應該在沔縣的，過河以後，告訴司機到武侯祠停車瞻仰，不多一會，到了一座舊城，城牆大部都還完好，只是裏面住的人家極少，十分之九以上，都是旱田，通惠渠也是同公路平行的經過城內，據說這就是西城了，有人說，路傍還有一諸葛武侯揮鞭退司馬處仁的石碑；但是我却沒看見，而且姑勿論空城計的有無，只說西城的地位，也只應該在漢中附近，城固左右，不應該在這裏了。過了舊新，再過新縣，就是現在的沔縣縣治，車子一直開到武侯祠門口。

這地方真值得留戀，氣勢如此偉大，樹木如此古老，比較成都的昭烈廟，確是有過之無不

及，武侯歸葬定軍山後，後主詔立廟於沔水之上。距今已兩千多年，香火不衰，廟貌無恙。一諸葛大名垂宇宙，固然與其助業有關，而兩表涕零，千秋振奮，忠義感人，當然不僅是一蜀人愛了。大家很嚴肅的去謁見諸葛先生神像，周覽各處風景，在大殿上陳列着一張玉琴，黑黝黝的顏色，約莫二尺來長，上面雕着七根絃，旁邊一行漢文，道是「章武元年置」。這且不必究其真假，可是這琴却也有趣，你只用指甲在每一端的凸出處撥動，俯耳在另一端聽着，確和琴聲一樣，最好是一人俯聽，另一人撥動，格外來得清楚，在這裏很想做一首比較莊重的詩，無奈思路反而拘束起來了，且把當時薄油，寫在這裏：

丞相祠前客思盈，中原今又失承羊，致君堯舜違初志，謀國辛勞畢此生，一飯未嘗忘漢賦，三分何足盡功名，亦知天意存傾覆，兩表昭昭大義明！

過了沮水以後，地勢開展得多，沔縣和武侯祠附近，都是平原，最近的山也在十里以外，武侯墓在祠後定軍山上，因為交通不便，所以沒有能去展拜。中午以後到了褒城，據說這是褒姒的家鄉，車子停在城外，大家亟待果腹，因而沒有進城遊覽，據在城外所見，一條褒水，橫在郭外，架着一座大橋，靠城的一面，房屋櫛比，對岸山邊，却都是鑿洞，人烟很稠密，褒惠渠縱橫境內，灌溉頗為便利，田疇也都整齊，可見地方是相當富庶的，鑿洞的做法很簡單，依着山脚土壁，整個城門式的洞房，門口再用土磚砌一面牆，留個窗戶，安一道門，便是一個住宅了，考究些的，裏面可以分做幾間，廚房客室，都可分開，可是有個條件，非土質富有黏性不

可。北方土厚，所以醮洞特多，在此又打油一首：

休將逼仄笑蝸廬，開道先民總穴居。三季涼涼九夏可，何須高大羨門閭。

從襄城動身，差不多三點多鐘，車子進入紫柏山，離留侯已經不遠了。滿山蒼翠，雜着許多楓樹，青紫紅綠，無色不備，好像掛着幾萬疋蜀錦，燦爛美麗，確是奇觀。傍晚往到廟台子，因留侯廟而得名，廟在四山合抱之中，殿宇軒敞，門外立有「漢張留侯辟穀處」石碑，門外小市貿易居然不惡，進門一個大院落，對面是三清殿，右手才是留侯廟，豎着對鐵棋桿，複道重重，香烟裊繞，楹聯扁額，目不暇觀，轉到後面，又是一座大院落，中國旅行社在這裏設了個招待所，我們便下榻於此，大家因為明天還要趕路，便乘此天還未黑，把行李放下，臉也顧不及洗，就到廟裏各處去觀光，樓台亭閣，布置均佳，「授書樓」尤居勝處，山產白礬石，晶潤如玉，好幾處台閣裏的用器，如桌椅几凳，都是整個礬石雕成的，「授書樓」在廟後一個小峯上，裏面有黃石公塑像，飛樓插空，雕檻映竹，登山石徑，都是白石砌成，石欄危臨，尤其曲折有致。

招待所的房屋，也是廟宇的一部，布置頗好，衾枕用具，都極清潔，伙食也還精緻，同時價錢也不算貴，這一路來住宿的地方，風景幽勝，設備完全，侍應周到，居住安適，要以這裏為首屈一指了。晚上無事，和侍應生閒談，知道這山裏除白礬石外，還有兩種產物，一種是鹿茸草，據說吃了可以反老還童，一種是生鐵，可以鑄各種器物，現在廟裏就有一個鍋廠，當

時拿了些鹿茸草來，分鮮的和乾的兩種，鮮的很好看，葉子大的像茶杯，小的像銅元，面青背紫，乾的就看不出顏色了。大家各別買了些乾的，以備饋贈親友，然後睡覺。

次晨又起了個絕早，把昨晚未能遊遍的殿宇，補遊一番，看到許多石刻，連敘述鹿茸草的功効，也有一篇記事刻石，走到鍋廠，因時間還早，尙未開工，只見堆着許多生鐵，和鑄鍋的土型，聽說鐵礦的蘊藏很富，但是現在僅由廟裏用上法開採，所以產量不多，這地方沿着公路，運輸不算困難，似乎應該由政府探明蘊量，大規模的開發才好。

照這廟的勢派看來，山場鐵礦，田地，經堂，各種收入，每年着實不貲，道人當然也不在少數了，可是我們昨晚今晨所見，却只是幾位侍爐香火的道者，其餘一概不見，經向一位老道詢問，他說「這裏差不多二百多號人，大家都分別做田做工和傳經，事畢各歸道房，無事不準出來，」看來規律甚嚴，可惜道房我們未去，便匆匆的與此偉大勝境告別了，昨晚枕上聽到幾杵疎鐘，一時高興，得詩一首，且來附錄於此：

紫柏山頭動晚鐘，凍雲疎杵豁心胸，授書有意從黃石，辟穀無端問赤松，將相功名原類狗，去來蹤跡竟猶龍，當年已薄高皇帝，肯與蕭韓作附庸？

車上老臉見告，他在留侯廟也曾有油一斤，道是：

紫柏山頭夕照紅，巍然祠廟有雄風，非關王佐神仙侶，只在嬴秦一擊中。

我道：「只爲博浪一擊，便繡廟食千古，這麼一來，把報國復仇抬高，於是王佐神仙，都

車不是道了，立意甚新，只是起句四字兩入雷同，似乎不妥。他道：這是偶合而非抄襲，有何關係？說着車子到了雙石鋪，那知又停頓起來，今天是要過秦嶺的，當然不可大意，於是大加檢查，迅速修理，先過了柴關，下午三時接着過大散關，登秦嶺，越走越高，越高越冷，漠漠黃雲，悽悽衰草，紫柏山的蒼翠之色，到此已不可見，秦嶺西自甘肅蘭州，東至河南陝縣，東西八百多里，當中包括商山，太華，蟠冢，陳倉，太白，終南，朱圉，烏鼠，許多山，形勢險固，好像鐵的圍牆，不但是古長安的屏障，而且是南江北河的天然分水嶺，我們從南而北，走不多遠，便到了嶺上，下嶺的時候，可夠繞灣子了，從上面看下來，公路曲曲折折，和劃圈子一樣，上下二十二公里，一共三十二道灣子，有時車頭向北，有時折轉向南，南望嶺巔，高入雲表，北望寶雞，烟霧迷離，因為秦嶺以北，已是關中平原，風沙甚大，非復蜀中景況了，過秦嶺時，四顧蒼蒼，得詩一首：

大散關頭草棘荒，寒笳遙動野雲黃，陳倉地接三邊險，秦嶺雲翻九月霜，形勝不殊風景惡，英雄老去鬢毛蒼，中原猶是盤騷虜，羽檄何時下朔方！

渡過渭河，到了寶雞，這裏更是一個交通樞紐，西自蘭州，東自洛陽，行旅貨物，都要從此取道入川，大小客棧，都是滿坑滿谷，我們原計劃到寶雞直接上車，不再停留的，無奈到時火車已開，而這一路白天並無快車，只好候明晚再走了，費許多事，大家分住幾處，才算把住處解決，我和喻汪諸位，所住的又是新新旅館，這是第四個了。次早起來，和王先生到各處走走，

遠遠看到一座小山坡上，殿宇巍峨，便同去一看，原來是第九區行政督察專員公署，我當時頗覺懷疑，因為我的朋友溫先生，正是做第九區專員，但是他在鳳翔，怎麼到資雞來了呢？試問門衛，果然是從鳳翔遷來，並且溫先生正在這裏，真是喜出望外，片子進去不久，溫先生笑容可掬的出來了，說道：「奇遇奇遇！」你是什麼時候來的，怎麼寧前連個信也沒有？」我把王先生介紹了，並略述來意，一同走進，更是意外收穫，這裏却是鼎鼎大名武當派拳術鼻祖張三丰的廟！溫先生精明強幹，也是儕輩中出色人物，據說專署本在鳳翔，因資雞近來他位越發重要，銜繁疲難，一個縣政府應付不了，所以移治於此，大家隨便談着，他又隨時接電話吩咐公事，不覺已至中午，一同到廟裏參觀各處，先到正殿，塑着張仙神像，旁邊陳列着他當時所用筵杖等物，連他的「隻舊鞋」，也用玻璃盒盛着，約莫一尺長左右，底厚約有一寸，彷彿是黃皮做的，鞋口却已磨破，據說這位張三丰先生是宋朝遼東人，在武當山修道，精練技擊，宋徽宗曾經召過他，因道梗不前，乃於夢中傳授徽宗的拳法，到明朝時候，太祖和成祖曾先後下詔請他，他都覆書不去，從此也就不知所往了，前後詔書和覆信都刻石存在廟裏，覆書中有一句妙詩是：「那有工夫捧聖人！」那「捧」字真用得極極！此外還有草書四幅，是他自己寫自己做的詩，字極飛舞，可是比十七帖還要難認，要不是旁有釋文，簡直讀不成句，但這幾首詩，到做得不錯，而且規規矩矩，絕無「捧聖人」的油味，因他在資雞很多靈異事跡，一般老百姓對他信仰極深，所以香火極盛，專署遷來以後，每逢朔望以及其他必要的時候，還是開放門戶，

讓民衆進出焚香，遊廟已畢，同至市上小飲，酒次打油一首，留別溫先生。

故人分陝久離踪，邂逅欣逢意萬重，百務相揮能灑脫，一杯相屬見從容，驚心此會翻成別，極目羣山未息烽，許國還期共努力，肯教碩鼠任穿墉。

四年來不見火車，今天居然乘坐了，而且是藍鋼皮，並是頭等臥車，當然值得欣慰！但在旅行途中，對坐夜車向無興趣，因為睡覺既不易酣甜，風景尤無法瀏覽，這次既坐夜車不可，又因避免空襲，開車以後，就把燈都熄了，窗外更是十片漆黑，直覺異常煩悶，偶然聽到隔壁人聲，不禁有所感觸，很想再來一油，藉澆塊壘，繼思唯口興戎，不如其已了。便和老噯有一搭沒一搭的，閑話片刻，居然入睡，一會兒聽到人聲嘈雜，竟已到長安車站。

五 長安一月

長安是中國歷史上著名的一個古都，又叫西安，又叫西京，自周武王克商建國，到周幽王被弒大戎，三百多年，都建都於此，那時叫做鎬京，這是長安為首都的第一次。到漢高祖統一中國，定都西京，把他改為長安，直到王莽篡位，光武東遷，中間又是三百多年，後來隋唐兩朝，先後都於長安，共計三百多年，長安為正式首都，一共四次，她把握着中國政治和文化的重心，倘若連同前秦後秦，西魏北周的短局計算，差不多一千年左右，而漢唐兩朝的文治武功，既彪炳一世，周朝更是中國古代禮教章制最完備，學術思想最發達的時期，所以我們走進這三千年以前的古都裏，就會聯想到她是中國文化的發源地，而備感興奮！

當我們到長安的時候，已是夜深一時，黃包車從一座新開城門進去，馬路很寬兩邊房屋也都整齊。只是路燈不怎麼亮，除了少數店舖和旅館外，其餘都在睡鄉，西京的偉大，暫時還看不到。我們的預計，在長安或許要有一個月耽擱，但是住的問題，事前還沒有接洽妥當，當晚只好跑到西京招待所去做一次「開老」，可是話又說回來了，這一踏風塵僕僕，成都以後，沐浴的機會都少，今夜居然在自來水，白磁盆之下洗個痛快澡，也未嘗不是做「開老」的收穫。

借住的房子有了，但還得打掃佈置一番，須要明天才能搬去，今天又是星期日，正是長安

訪勝的時候了。大家曲從了我的主張，先利用每個人的樓窗，把長安四周形勢看一看，呵！長安城確是相當偉大！在中國著名的三個大城裏，第一是南京，周圍七十六里，第二是北平，內外城合計周圍六十八里，第三便是長安了，周圍四十里，面積固居末位，但是就形狀來講，南京是個不規則的多邊形，北平是個前後開的凸字形，只有長安是最整齊最規則的長方形，同時唐朝舊城，東西長十八里，南北寬十五里，周圍六十七里，漢時舊城周圍六十五里也不算小，要說起古長安來，那更真是老大哥了！

至於她的形勢，尤其是四塞河山，千里沃野；周圍布滿了險要關隘，所謂雄關百二，當然不能一一列舉，但就東面的潼關函谷，西面的散關，南面的武關，和北面的蕭關來說，已是壁壘森嚴，使長安有若金湯之固了，函谷關在長安東四百里，為古時秦國東面要隘，日人則閉雞鳴則開，蘇秦所謂「秦東有崤函之固」，便是指崤山函谷而言。潼關負山臨河，形勢險要，更是一道堅固的內門，兩關都是東至豫魯的要衝。大散關就是我們入陝所經，在寶雞西南陳倉山附近，曹操自陳倉出散關伐張魯，諸葛武侯自成都出散關圍陳倉，因為他是入川要道，出可以攻，入可以守，所以自古就是兵家必爭之地。武關在商縣東南一百八十里，為秦時南方門戶，蘇秦遊說楚威王時，曾說「秦軍一出武關，則鄢郢動矣！」可見武關對於荆楚安危關係極大，現在還是通湖北的一個要塞，蕭關在甘肅固原，雖距西安較遠，然在古代為防禦異族的屏障，漢代的匈奴唐時的吐蕃，往往越境南侵，長安的安危，每視蕭關之是否能守為斷，現在雖已沒

有異族侵擾，而在天然形勢上，還是一備扼守陝甘甯交通的險要。

除了這些關隘屹立在四週，另外一條秦嶺從西到東，好像一張弓背，彎曲綿延八百多里，做了他的一道鐵圍牆，更有一條黃河，從寧夏繞遠折流而南，直到潼關，轉向東去，做了她東北的大壕溝，又有條渭水，橫貫東西，做了她的腰帶，同時涇水，洛水，武水，泃水，都由北而南，入於渭水，支流分佈各縣，而成爲關中平原水利的命脈。在這種隴山帶川關塞四固的形勢之下，所以歷代帝王，都夢想藉地利，把長安作爲根據，來建立他們的基業，而長安之所以能長久把握政治文化的重心，也是這些地利因素之所形成。

長安既是建都最古而又最久的地方，古蹟當特多，在長安談訪古，直如一部二十四史，不知從何處說起了。在我們沒有動身之前，大家曾一度計議，好久不得結論，我是對碑帖發生興趣的，因而提議以遊碑林爲參觀這所偉大歷史博物館的入口，經全體通過，於是打聽碑林。

從西京招待所沿馬路入中山大街，就是東大街，爲西京最繁盛的街道之一，馬路更寬於昨晚所經，兩邊人行道，都有一丈左右，道旁林也很整齊，在這裏看到東門的城樓，和城中的鐘樓，東西對峙，巍然高聳，氣象雄偉。鐘樓共有四層，約有九丈多高，據說是明朝萬曆年間所建，距今已三百多年，而完體異常，可見當時建築的工堅料實。我們從這裏轉灣向南，碑林就在南門的東城根，由北廟旁邊一條巷子進去，這座北廟據說是唐朝貞觀四年所建，那會時很想進去瞻仰，無如裏面僅有軍隊，門衛只准在柵欄門前大院內參觀，到後面時須長官許可，大家走到院

裏，只見古柏參天，殿宇宏偉，另是一種莊嚴境界，因為不大願意拿片子找麻煩，後面便沒有去，但所謂「虞世南手書的正楷孔子廟堂碑」、「歐陽詢的皇甫君碑」、「智永禪師的真草千字文」等，都因藏在後面而不會得見。

走出孔廟轉向碑林，在巷內路旁有個破亭子裏面，豎着十幾塊大碑，都是明末清初的東西，再走幾步，忽見一塊大碑，斜倚在地上，背後靠着一棵大樹，竟是皇甫君碑，我想這碑不是在孔廟的嗎？再看碑石完好，字無殘缺，才恍然其為贗本，不料再過去幾步，還有一塊豎在那裏，翻板如此之多，到使我對一般塌本信念動搖了，在這條巷裏，好幾家賣碑帖的舖子，這兩塊翻板皇甫誕碑，就為他們所有，公然作偽，固是大膽，亦見坦率！

碑林的房屋，是近年修葺的，頗為整潔，據說這地方原為唐朝國子監的舊址，宋朝元祐年間呂大忠，把唐代開成石經，和顏真卿柳公權所書石碑，集藏於此，名為碑洞，清初畢沅巡撫陝西，又搜集許多漢唐碑碣，並把聖教序和淳化帖移入，改稱碑林，後來迭有增益，近代于右任先生又把他的藏碑，捐贈許多進去，現在共有歷代碑石一千四百多方，蔚為關中金石之府。

今天星期，遊碑林的人應該不少囉，然而不然，除了我們六七人外，只有一對青年男女在那冷靜的大廈石階上坐着喁喁私語，在我們的雜沓步履之下，他們也就相攜而去了。碑是分室儲藏的，我們先從第一室起順序走到第六室，比較有價值的碑石，都用土磚封藏起來了，所可得見的，盡是些普通碑版，翻刻的，加鐫的不六而足，如懷素的草書千字文，因鏽塌過多，深

鋪再四，有些字竟是臃腫不堪，我對碑林原抱有極大希望，到此真覺興趣索然，大家商量着，既然看不到碑石，且去看看搨本吧！

到了巷內，一家碑帖鋪，架上貨色不少，几案也還整潔，一位五十來歲的確賈，坐在一張墊了皮褥的靠椅上，捧着水烟筒，很幽閒地深吞慢吐，主顧來了，他很從容地站了起來，蝦着腰讓坐，我們請他把所有名貴法帖拿出來看看，他慢慢地放下烟筒，走到架邊，拿出幾套帖來，「喏，這是嶧山碑，這是李氏先登碑，這是宋家千字文，這是鄒石如篆書弟子職……」他沙着喉嚨一套一套唱名，楊先生道：「有漢碑和其他真草書嗎？」他道：「漢碑長安不多，小舖還有幾種，可是不老好，真草書多着呢！」說着又在另外一個架子上擲了幾來，我們一面看着，他一面拿着，漢碑只有禮器，孔宙，曹全，史晨前後幾種，楷書和草書到有皇甫君玄秘塔，陽公神道碑，顏家廟，郭家廟，孔子家廟，聖教序，肚痛帖，千字文，淳化閣帖等，一共三十三種，套數雖然很多，而搨本好的却少，平均每張價錢都在二十元以上，據說比戰前增加二十多倍，紙墨且都極劣，我問他有一「空王可托」四字的玄秘塔沒有？他抬起頭來看了我一眼，說道：「有到有一張，那可就貴啦！」說着便從另一個架子底下，抽屜裏拿出一份來，確比剛才的好，索價二百元，我們只好看看而已，因為麻煩他半天，不好意思空手而去，結果楊先生買了幾張淳化閣法帖，算是應酬了他一筆交易。

出來連走幾家，都沒有什麼好東西，這陣大家肚子都餓了，但這裏都是背街，果腹却不容

易，我問噲唐兩晉遺跡附近，下馬陵和歐龍寺，都是周禮尺圖繪畫了，我和噲唐忍饒去訪下馬陵，下馬陵是漢朝大儒董仲舒先生的埋骨處，因為漢宣帝和魏文帝——曹丕——經過此地時，都曾下馬致敬，所以叫下馬陵。到唐歐龍寺，西京人題下馬陵三字，說為「蝦蟆」，因此又叫蝦蟆陵，白居易的琵琶行，所謂「白頭青黛是京娘」，家在蝦蟆陵下住，就是指此，陵在東南城根，離碑林不遠，我們去時只見一帶斷牆，就是城牆的地方，闕了個門，建有米坊，坊上有仰方子先生所建，下馬陵四面一尺見方的城牆門額，但是門却鎖住，一個人也呼不到，只得掃興而回。

歐龍寺在文廟東，指以下馬陵西北的開遠巷內，東門前一座石坊，雕鏤極精，正門三間，關着，從東面側門進去，殿宇很宏敞，也很清潔，據說寺建於漢靈帝時，又說自隋朝創始，初名福應禪院，到唐朝時因吳道子畫了一幅觀音像在那裏，刻石立碑，因而又叫觀音寺，宋朝初年有一位高僧繼果，長臥其中，時人雜呼為臥龍，宋太宗因而賜名為臥龍寺，寺裏有明朝正德年間的靈像碑誌，錢邇很詳，清末庚子之亂，光緒和慈禧避難西安時，曾經遊幸至此，頒發內帑，大興修葺，所以臥龍寺廟宇之宏闊，算得西安的首利，從前原藏有宋版大藏經一部，共計七千餘冊，現已移藏他處，在這裏只有二佛足印的碑，是我們從前所未見的，足迹每行尺長左右，每個指頭都有花紋，或是卍字，並有一段文字，說明足迹發現的年月和地點，我們對此未嘗學問，也只看着便了。

今天走的地方不多，但是相當疲倦，尤其飢腸雷動，不得不迅謀救濟，三個人商量總得去嘗嘗西安道地口味才好，於是跑到一家本地飯莊，大吃其臘羊肉，和鳳翔酒，空肚子吃酒，究竟不妥，三個人都是晃晃蕩蕩地有些醺軟，回到招待所已經天快黑了，晚上大家談到招待所設備，因而聯想到雙十二事變的一幕，喻老夫子慨然於某公之死，與某公之不死，惹動我的油興，乘醉來了兩首：

斜對新城廣廈開，幾行冠蓋秣陵來，丁公倘自歸華表，應悔求仙是禍胎。

繼絕存亡繫一身，公忠大節亦通神，萬方鼎沸渾多事，浩氣終堪屈虎臣。

喻老夫子道：「今日之遊陝也應該油以紀之，否則不使長安減色嗎？」重遠雅意，於是再

來一首：

指點河山四望時，千年王霸戰林森，平生懶向公卿揖，且入長安漫賦詩。

希冀討得重慶的家信，早起須到陝西省銀行去找一位老朋友，同喻先生約定搬到借住某公館的事，請他負責。省銀行在西北大街後梁家牌樓，路着實不近，走過鐘樓看到前面右手一座舊式宮殿型的建築，共計三層，比鐘樓雖少一層，但還要高些，上面有「文武盛世」四個字的橫扁。詢知其為戲樓，據說就是從前省政府的大門，為元朝的敬時樓，明朝洪武年間重修，到現在也是好幾百年了。下面像個城門洞，走到那邊，抬頭一看，又是城樓，像扁額，不做而整則於天，以為什麼在這裏觀看編歷朝句，不太糊口。匆匆的遊玩則到此也沒有能止去。

第二天和老朋友周先生見面，知道沒有來信，殊爲失望，不便久誤他的時間，而且想着此刻或正在搬家，連忙趕到菊菴園某公館。老遠看到樹木蔥蘢，樓台掩映，就知道這氣派不小，但是馬路旁邊是個空場子，依着門牌次序去找，竟是找不到，恰好看到一羣老少男女，在那裏說話，走去詢問一位老太太把手對空場子一指道：「打這操場過去巷裏就是張都督公館。」走了過去，赫然見張府巷「三」字，顏於巷口，滿蘇陽文，水磨磚雕的，居然考究！走進巷裏，原來是他專有的一條出路，一頭並不通外面，小巷兩丈多寬，汽車可以掉頭，十來丈長，一邊是張宅正門，一邊是西座大花園，從正門東面的二堵牆後面，連着宅內東園。到門口一看，門牌不錯，試問圍人，果是我們借住之所，這時同行幾位，正在第二重大院子裏，指揮布置，我和方喻兩先生，被安頓在大廳東首兩間上房裏，其餘各位，分住院內東西兩廂。當中三間大廳楹聯扁額，金碧輝煌，西首兩間客室，幾案沙發，無所不備，却也爲我們所借用。五六丈見方的一個大院子，東廂北首一棵大梧桐樹，正在那裏蕭蕭落葉，果然是蕭蕭爽爽，畫壁雕梁，可是我們十來個人住在這麼一所高堂大廈裏，時維九月，序屬三秋，到不免有些「高處不勝寒」咧！

住的問題解決了，吃的問題，今晚還來不及自理，打算和幾位先到街上巡閱馬路。再作道理，不可巧有人來請吃飯，生平怕赴宴會，尤怕與冠蓋酬酢，而今日爲西安地主第一次請酒，到不得不去。到了那裏，才知地點便是某「虎臣」的故宅，主人中也有認識的，也有不認識的，隨班酬答，敷衍故事，席面極其丰盛，真是水陸雜陳，長安附近雖有涇渭二水，可是魚翅雞

得，從前聽說關中請客，有用木頭雕一尾魚，放在盤裏應景，木魚腹部，並刻有「老五房公用」的字樣，可見魚在西安是極名貴的了，今日一席，居然食魚四味，據說每魚約值六十元左右，只此一席費，已是民間一年糧了，言念及此，不禁顏汗！歸來閒話，已是夜深，工友都已窩臥；口渴的了不得，和喻老夫子跑到準備未齊的廚房裏想找點開水，那知爐火早熄，只得自己覓柴引火，煎茶止渴，在烟薰欲淚之下得油一斤。

到處能安卽是家，輪蹄生活正無涯，夜來一笑寒燈下，自覓枯柴自煮茶。

第四天七事八事的混了一天，下午四點多鐘才得清閑，爲着身上衣裳已不敵長安秋氣，約着喻老夫子同到街上看看，打算對付一套絨絨衣，跑了好幾家都沒有整套的，最後在一家大洋貨舖裏看到了，索價八百元，東西確不錯，可惜我無此力，在這裏看到月份牌上赫然是「農曆九月初九」，因同喻老夫子商量，還是找個酒樓坐坐聊當登高吧！結果找到一家鎮江館子叫做「大三元」，居然有肴肉可吃。兩面樓窗，尙堪覽勝，那位經理先生，談吐也還不俗，除肴肉外，他又介紹我們兩樣菜，物美價廉，頗滿人意，酒後興來，打油一首，

去年九月客渝州，今又長安問酒樓，秦嶺黃雲埋絕壑，樽橋衰柳入高秋，河山僧羨供青眼，事業全疎漸白頭，東望故園足戎馬，一瀟聊共散千憂。

時光過得真快，今天已經是十一月一日了，因事須至杜曲一行，事前約了一位潘先生同陣，這是一位廣東朋友，在西安已經兩年多，對這古都的名勝古蹟，頗爲清楚，人羣也相當

驕。大清早起，潘先生來了，兩人坐了人力車先過南門外，走了不過三里多路，在小雁塔旁邊的一個鎮市上，車夫們要吃早飯，我們便利用時間，去看一看小雁塔，離開小鎮，向南行約一里，到了荐福寺，這裏駐有軍隊，比葭許可參觀，寺裏房屋不少，我們一則為時間所限，再則目的只在看看這古色古香的危塔，所以直到後面，據說荐福寺是隋煬帝居唐時的舊址，後來捨寔建寺，又初名大獻佛寺，崇寧密宗，到唐肅宗后時改稱今名，原來寺裏有一座小塔，到唐中宗即位以後，嬪妃們集資另建今塔，高三百餘尺，共十五級，因和大雁塔對峙着，所以叫小雁塔。

當我們瞻仰這古塔時，她已經只有九級了，基層比上層寬，但比中層又狹些，像是一條大肚子的節鞭，插在那裏，尤其可怪的，是正中一條裂縫，約摸一尺來寬，從上面下把塔分成兩片，而巍然對峙，久不坍塌，潘先生說：「這縫是明朝嘉靖年間，西京地震把地震開的，後來二次地震又把地震合攏了，自此每逢陝西地震，小雁塔的裂縫，總是或開或合。」因為這寺與福建的荐福寺同名，一個是雷轟碑碎，一個是地震塔開，兩兩對照，到還有趣，因而打油一首：

屹然高聳入雲危，五百年來一縫垂，畢竟長安城外藉，勝他荐福寺中碑。

回到小鎮匆匆登車，經過大興善寺，範圍比荐福寺大得多了，遠望一帶圍牆，黑壓壓地，出殿宇和樹木，公路兩旁許多和尙的埋骨小塔，像樹林一樣，可見建寺之古，與僧徒之衆，潘

先生說這處因關防較嚴，參觀的手續要麻煩些，今天來不及去了，並且廟裏除了唐塑佛像外，別無古蹟，只是廟的歷史悠久，為晉武帝所建，初名遵善寺，到隋文帝時改稱今名，唐時大加修葺，因有善無畏，金剛智，不空三位高僧，先後住持於此，倡設密教，所以這寺是中國密教的發源地。而且極盛時期，僧衆會達二十萬人，也是中國第一個大廟，現在却已僧人寥寥了。又說寺東為裴普公故居，寺西為種桃千樹的玄都觀舊址，可惜都已勝迹荒蕪，無可尋覓，僅為歷史上之名稱而已，我們遂未耽擱，過去到了樊川，平川廣闊，為樊噲食邑，再過去不遠，便是韋曲，為唐相韋安石別業，也就是韋后故里，泉石園林，號為勝地，杜工部詩所謂「韋曲潭無類，家家橋殺人」，便指此地，與杜曲同為城南名勝之區。唐時韋杜兩家，勳業鼎盛，所以當時有「城南韋杜，去天尺五」之謠，何將軍山林，也便在韋曲之西。但因距離尚遠，未得前往。只到了杜祠一遊，先在皇子坡的牛頭詩龕，看到唐槐一株，隔壁便是杜工部祠堂，據說這裏就是他的故居，後人因而建祠以示仰慕，近代張濬泉先生又復加以修葺，屋宇一新，裏面有少陵先生的石刻造像，極顯渾穆，屋宇都為公家借用，皇子坡上面便是沙陵原，極目四望，右面的韋曲，左面的大雁塔和曲江池故址，前面的終南山，後面的長安城，歷歷如畫，因見南山，打油一首：

終南山與拍雲齊，雙軸通衢迅翅馳，關道批中有捷徑，幾人憑此止天梯。
詩詞不與訂，連水連山杜曲，巨靈十二點多鐘，路裏料理便到鎮上吃飯，地主們特別客

氣，弄了兩樣希奇東西來，一樣是「絲酒」，一樣是「熟米飯」，據說「絲酒」是杜陵先生習用之物，爲杜曲特產，長安城及其他各地都無此酒，熟米飯是把米先行蒸熟，然後再拿來煮飯，也是特別的，經我嘗試的結果，「絲酒」好像是糯米做的，味並不佳，且有苦尾，亦復淡得利害，熟米飯到還不錯。差不多五點多鐘了，才把各事弄清，頗想到興教寺去瞻拜玄奘法師塔，因時間已來不及，沒有能去，回來再經杜祠，油興又起，再來一首：

章杜城南尺五天，只今能得幾人傳，拾遺去後風流盡，猶有荒祠古道邊。

到章曲時太陽已經快落了，在翻上杜陵原的一個小坡時，和潘先生下車徒步，以減輕車夫的負擔，不料剛剛出鎮不遠，走進一條兩邊高原中間公路的夾道裏，忽然後面來了一部汽車，畢竟潘先生是行家，只見他趕上兩步拉着我回頭就跑，那知已來不及，跑了不多幾步，汽車已到而前，風馳電掣，飛奔而過，立時灰塵蔽天，我和潘先生近在咫尺，竟不能相覿，這時只有閉目窒息，呆立路旁，過了一兩分鐘睜開眼看看，仍不能見人，我叫着潘先生，知他還在我旁邊，他說：「糟糕，這條胡同長着呢！我們只好慢慢轉向南走吧！出了夾道灰比較小些時候，足足十分鐘，我們的兩部人力車到了，坐着再走，夾道內依然和下大霧一樣，西北一帶灰大，是我知道的，但今天却是第一次領教，原來這條公路雖曾鋪有路面，也許在這夾道裏路面特別薄些，加着兩面高厚的灰塵，飛到裏面跑不出去，兩面土壁再不時崩坍着，夾道路面便彷彿香爐灰了，來時坐在車上，和潘先生談東說西，沒有注意脚下，否則爲預防遇到汽車，便應該從原

上走了，紅絲酒熟米飯一而外，飽吃了一頓灰，車上又打油一首：

韋曲風光尚惱人，寒塘雁影入秋蘋，鱗鱗一輛飛馳疾，更有沖天萬斛塵。

回到長安天已經黑了，進了南郭門，和潘先生分手，只聽到街上炮竹之聲不絕，初以為人家有什麼紅白喜事，不料好幾處都在燃放，並且街上嬉嬉笑笑，充滿了愉快情緒，進了南門，炮竹更多了，同同聽到許多「號外」「號外」的聲音，知道是一件喜事啦！那時車子走東木頭市轉灣到菊花園，街市比較僻靜，已無號外可賣。趕回寓所，才知是鄭州克復了，同行各位，正在那裏高談闊論，有的說鄭州之失，本極冤枉，要不是某某部分走私做買賣，決不會出事的；有的說這般東西無法無天，高官厚祿，養得腦滿腸肥，這時還想發國難財，置嚴疆重鎮於不顧，簡直該死！有的說鄭州雖已克復，但與師動衆，國家力量已經損失不貲了！今天油與特別濃厚，晚間爲慶祝勝利，又來可幾杯酒，乘興再打一油！

受餞翻餘握算情，藩籬一撤弁髦輕，山河玉帛甯相值，管樂陶朱兩不成，肉食由來堪作賊，佳兵不戢亦傾城，捷書此日傳河洛，已竭中原十萬兵。

一連兩天事情很忙，未得工夫遊覽，這一天下午，打算休息半天到外面跑跑，和喻老夫子約着出門一玩，剛出大門，迎到一位客人專誠來找我談話，只得回來，又耽擱一點多鐘才得成行。走到化覺巷，看到一座巍峨宮殿，碧瓦雕甍，氣勢雄偉，走到面前，原來是個清真寺從旁邊的門進去，院落極大，正中一條甬道，白石欄杆，雕鑿精巧，穿過一座六角亭子，直通禮拜

對岸，兩邊沙岸遊廊，迴廊屈曲，院中若汗珠古柏，滿天夏何惜這兩段看欄，給敵機炸毀，亭子地顯斜了，院內兩欄雕竒，像池塘一樣。兩欄舞臺却與雕齣深，右手廂房及蘇東武帶，兩邊設有一個學校，我們去時，由學校一位江波巧導着，她說禮拜堂不能進去，只在門外看看，聽着那胡雜調，不回去討氣，我們近前羨視，只見老遠的柱欄座位，放在彷彿像一間煖棚裏的講壇上，全部地板都排得清潔，光滑特和純淨，不相上下，其餘却是空落落一點設備也沒有，這時我相識者，應慶這座大殿進步如此之深呢？走側廊一看，這房子確實偉大。從前到後，深沙有六丈深，再從正面看看，又覺得高度坡度都沒有什麼特別，心理頗覺奇怪。那知出了巷子從外面一看，原來上面的瓦蓋是兩進，下面的空間是兩座，側面逼近圍牆，她的屋脊又大，所以看不出兩重屋脊來，據說寺建於唐玄宗時，內有米南宮董其昌等法書，可惜我們都未看見。

一路欣賞着這偉大建築，不覺來到城隍廟，工程更偉大了。前面臨着西大街，進去兩邊都是商店，以婦女用品為多，賣些頭戴衣的也不少，竟是一條短街，絕不像在廟裏，穿過短街，便是一座戲樓，對着大殿當中一個大院子，樓和大殿都是碧瓦青磚，十分光彩，可惜樓已炸毀一角，樓下都是測字攤和小食攤，院內陳列許多鐵錫香爐，寶塔，旗桿等等，兩廡十殿各司，神像都很生動，房層高大，材料尤堅實非常，除正殿和兩廡外，通前到後，以及東西兩院，約真幾十間大廈，大件都是空的，據說這廟是明朝時建造，所有材料，皆為秦藩邸第的舊物，所

以特別偉大，直與皇宮彷彿，乃因屢住軍隊，年久失修，加以破壞一再當作目標，迭施摧毀，致此偉大建築，日趨殘破，殊覺可惜！我們從大門進去，後門出來，這一座廟宇竟隔着兩條街，範圍可算是大的了，從後面繞到西門，時間已經不早，可巧遇到唐先生施施而來，並帶來一個消息，說晚上六點鐘有一位西安地主約我們聽秦腔，這是一件新鮮事，當然要去觀光的囉，但我們還想到太白廟去看看，唐先生說：「不必去了，我剛從那裏來，裏面現在是個警察局，既無古物，亦無神像，聽說原是個詣至廟，並非李太白祠堂，」於是相偕而回。

晚飯以後，地主放車子來接了，大家打道要樂劇院，為時不到六鐘，裏面已經人滿，但秩序倒還不錯，我們被招待在第二排座位上，主人王先生笑嘻嘻地和每人握一握手，說幾句請賜教的客氣話，接着每人分贈兩份刊物，原來今晚是他們的戲劇專修班學生公演，我們一行，都對秦腔為第一次領教，而且既是戲校學生公演，那末一切排場，劇本，當然有所改良，於是每個人都很興奮地靜候開幕。

戲劇雖然是一種娛樂性質，但也是測驗世道人心和文化盛衰的綜合藝術，現代提倡社會教育的的人士，對戲劇尤極注意，正因為他能深刻的把社會上的欺騙鬭爭，殘酷暴虐的意識，及一切信譽慈愛忠孝勇敢的舉蹟，搬上舞台，表演出來，無論愚忠愚孝，都一一繪影繪聲地描寫盡致，拿因果報應，來教化愚頑，警惕兇暴，有睚眦不免近於神權用事，然其收效，却比戲園益友，還要來得偉大，我於戲劇根本外行，對秦腔更為隔膜，便乘此時機，向主人請教些關於

秦腔的源流。

他說：「中國戲劇歷史，本極悠久，但在元明以前，很少有著統的記載。大概是從楚國優孟，特製衣冠，假扮孫叔敖而後，開了伶人扮演的先河。兩漢南北朝以及隋代，便都有優伶扮演，到唐玄宗時，更加倡導改良，於是成了歌舞劇團，同時滑稽劇也開始流行，唐都長安，所以一般士庶，耳濡目染，隨時仿效，馴至牧童樵豎，也都信口摹音，揚鞭引吭，每逢佳節，各處扮演故事，就地歌舞，久之攢聚部署，加以絲竹之樂，萬口一詞，八方同調，便成了秦腔，不過整束仍極簡單，唱詞更無脚本；到金章宗時，因雅好戲曲，又加提倡，民間戲劇，始具雛形。元時詞曲大興，戲劇組織，有白有唱，有曲有譜，秦腔也便由雛形而入於青年時期，直至清初，秦腔的唱白打作，更進一層，浸假而至壯年時代。此後由同州梆子流傳到晉南晉北的，變為山西梆子，流傳到中州的雜以豫洛聲韻，變為河南梆子，流傳到燕冀的變為北京梆子，直到現在，一般人還稱北京梆子為秦腔，便是因秦地發源之故。秦腔有「哀哀」「散板」「亂彈」幾種，現在一般所謂秦腔，大概是指亂彈而言。」

鑼聲響了，和王先生停止談話，演員陸續登台，第一齣是「搜杯」第二齣是「牧羊圈」第三齣是「春秋配」第四齣「珍珠衫」第五齣「拷寇」第六齣「哭祖廟」劇情穿插都和平劇不同，王先生說這些脚本均經修改，增損頗多，所以唱自不但不同平劇，便與一般秦腔也有差異的。我是外行，究竟改良之處何在，還不十分了然。不過像珍珠衫，春秋配這些劇目，普通伶

工們演唱，往往易於誹淫，而這裏演得頗為合理，也許這便是我所能看到的改良之處了。

陌生的樂隊，聽起來究竟有些不慣，加以劇情修改以後，更覺得穿插不同。尤感遺憾的，是生，且，淨，丑，外，差不多異口同聲，異曲同調，特別是商聲太多，令人聽着易生悲感，似乎還有改良的必要，十一點多鐘回來，枕上打油一首，紀聆秦腔。

優孟衣冠此濫觴，亂彈裏散說秦腔，中興應有中和樂，願佩韋弦正徵商。

十一日這天，和一位龐先生同陣到電話局去有事，走到端履門街，看到一家門口放着一張矮腳小桌，陳設香爐燭台，上首坐着一位約莫五十上下的婦人，黑帕子紮着頭，閉目合掌，嘴裏念念有詞，我莫明其妙的請教龐先生。他說：「這是西安的一種巫婆，據說能夠接神見鬼，專替人家看香治病，他眼睛一閉，就說已經到了陰曹，見過閻王，什麼某人作惡，就要下油鍋，某婦不孝，正在上刀山的債口開河，和另外一種叫「活小鬼」的男巫，同是西安下層社會的迷信寄生蟲，迭經官廳取締，終以一般民衆教育水準太低，還是不能絕跡」。我說：「神道設教，先民自有苦衷，這種治病方法，固然極不科學，然而只要他不亂送藥給病人吃，僅僅說些鬼話，也還與病者無妨，而且演說刀山，數陳劍樹，也是阿婆一片勸善之心，到未嘗不可輔政教之不足明小」。兩人說說笑笑，已到了柳巷，電話局事情完了，那位局長告訴我，此地乃名人樊樊山先生的故宅，說着便引導我們前後參觀了一番，這位樊老夫子，文采風流，和龍陽易實甫先生，同爲濟萊才人，時人方以元白，徘徊向往，油興又來。

元帥廟廣慶不為，身製樣樣自相親，才人老去空遺宅，漢漢秋風柳巷塵。

陝西頭。果然有開元寺。而自就離大元。清家不遠，怎麼重九那天，竟沒有發現呢？進門一個大空場，四面都是房屋，正中兩進廟宇，已為警察局借用，但是不拒絕參觀。寺裏有明嘉靖年重修碑記，敘述為唐玄宗開元二十八年所建，宋建隆中曾加修葺，也算是個古蹟了。可是除了幾尊佛像，和清代中葉的幾幅畫外，別無其他古物可尋。出了寺門，從東面把寺繞了個圈，不若差不多全是妓館。光怪陸離的服裝，賊亮賊亮的招牌，不一而足。從絕對禁婚的區域，跑到這些地方來，確實有些不順眼；過去在馬路上偶然發現些奇裝異服的女人，心裏甚以為怪，原來都是此間產品，感嘆之餘，打油一首。

開元寺裏翻新裝，為道湯柔尚有鄉，賊亮招牌書繪貫，姑蘇隔壁是纏揚。

出了開元寺，順着小飲解渴，老喻說昨天他無意中遇着一位十幾年前在上海的文友，現在則安龍廟做家應客室，他正想去請教個教，且替我和主人介紹相識，並說女主人也是個文藝家，細有著作，更是烹調妙手，經他這麼一宣傳，當然要去嘗試嘗試囉。走到那裏，原來就在菊梅園出口不遠，小小一間門面，裝潢得頗為雅緻，入門一個布帘，進去便是客座，靠牆放了四張桌子，只可三兩坐人，靠後中間一張圓桌，倘能寬德容滿，到時候不過坐二十來人。這

時電燈尙未來火，裏面點着幾盞青油燈。一位紳士階級的老人，獨據一桌，面前放着兩個小盤，在那裏自斟自飲，圓桌後面又是一個小套間，斜靠窗，放着一張寫字台，東牆放着兩張靠椅，一張茶几，掛幾幅屏條，一位中年婦女正在伏案低頭，不知寫些甚麼，當我們進去的一剎那，深覺此間確是幽靜異常，迥異一般酒肆。

那女子聽有客到，抬起頭來，見是喻先生，連忙站起說：「請坐，請坐。」我們俞先生還沒有回來呢。老喻便替我們介紹了一番，原來這位便是女主人盧女士，據說她在抗戰以後，曾經隨軍服務有二年之久，去年春季，才到西安，並有一部著作，記載軍中一切，可見是一位不平凡的女子了。當下我們揀了一副座頭坐下，老喻說明我們的來意，一面囑在訪友，一面却要領教佳肴，她笑着道：「今天五香鴿子只有一隻了，東坡肉也只剩幾塊，如果兩位先生意在快朵頤，恐怕不堪大嚼，所幸還有千張結燒肉，和燴牛肉，要吃番茄炒雞蛋，材料也還現成。」

我們聽到大爲高興，尤其是我，因爲這幾樣東西，除燴牛肉外，老實說却是闊別已久了。正在這時，主人俞先生回來了。先和那位紳士打了個招呼，並說了些今天昨天的許多事，看光景他們很熟。然後走我們這裏。和我們都握了手，老喻又介紹了一次，這時我們五香鴿子燴牛肉都到了。主人叫「阿龍」把辣醬油拿來，並且說這也是他夫人自製的。我不素愛吃辣醬油，此時當然格外歡迎，一會，那小僮拿了個中號花露水瓶大小的一瓶辣醬油來，放在桌上，老喻嘗了嘗酒，認爲不甚滿意，主人又叫小僮把他自己吃的鳳酒拿來，老喻看那神氣，怕他意

在招待我們一餐。便和他說明，不可客氣，否則我們下次再煩來。他很難脫的說：「既添如此，酒算奉敬的吧！」我們請他加入，他也不再客氣，坐着就吃，菜味果然不錯。這時壁上走了，電燈也亮了，屋內只我們三人，旁邊站着阿蘭，他夫人却在廚房替我們做菜，從差不多六點鐘起，一直吃到九點多鐘，三個人都醉醺醺地，主人把他和夫人的著述搬了出來，詞，長篇小說，隨軍筆記，無所不有，一時拜讀不完，得了他倆同意，帶回碧花園去着，歸途霜月在天，喻老夫子漁興忽起，當下爲女主人作詩一首，這是：

家庭餐室見饕餮，匹馬關河帶淚痕，今日青門蒸美酒，洗離身世老來。

我聽到老喻的幽默，因而想到剛才拜讀那位男主人所著的餐室一篇，這詩的頭兩句是道，便也接着打油一首，贈男主人。

莫怪駟橋題柱客，長門不賦作餐經，軟紅十丈京塵際，都是黃梁夢未醒。

今天是總理誕辰，照例停止工作，大清早起，參加了紀念會，同行幾位都分頭活動去了；我和老喻商量着到大雁塔曲江池一帶去玩，順便去找武家坡。計議已定，各人換了短衣，穿了布鞋，準備長行。先到東大街一家羊肉舖子吃了一碗泡饅，這是西北特別風味，老喻並開了二兩白乾，以擴氣，而助遊興。打算從東南兩門之間的一個便門出去，因爲看着方便，以打這裏走爲最近，那知有一位武裝同志擋得，原來這門是遇有空襲才開放的。經一度商量，才得通過。出城以後，一道壕溝橫在城外，上面並無橋梁，幸是一道乾河，只一尺來寬的水

面，可以一步跨過，我們下了河坎，那地正是向陽，凍泥初解，滑得異常，上坎時雖比較有些，而二上一下，已覺得氣喘。過河之後是一片平原，盡是麥地，只有東西橫貫的一條大路，向南無路可通。我們的目的地——曲江池——正在南面，又怎麼走呢？正徘徊間，來了三位行人，挑着一副擔子，由東往西，承他指示向西走不遠，向南有二條狹路，即從麥地穿過，才是正路，折向東南，經過了幾個村莊，都是圍圍高牆，裏面好幾十戶人家，如同一個寨子，圍牆四面，開四個或兩個寨門。我因而想到長安附近，許多村莊都叫做「曲」，這曲字在字典裏可作僻字解，所以稱鄉僻為鄉曲，但照我們所見村落而言，其形式却和「曲」字彷彿，所以我到懷疑西安人之呼村為曲，大約有點像形的意思呢！

過了李莊不遠，便是大雁塔所屬的慈恩寺。這個大平原，就是所謂樂遊原，為漢樂遊苑故址，唐太平公主於原上置亭遊賞，唐時京城極大，原也包括城內，因地居京城最高之處，所以嗣後每年上巳，京都仕女，咸來登臨修禊，盛極一時，唐李頎樂遊苑春望詩說：「五陵佳氣晚臨盪，霸業殘圖勢自分，秦地山河連紫塞，漢家宮殿入青雲。」未央柳色春中見，長樂鐘聲月下聞，無奈楊花起愁思，滿天飄落雪紛紛。」這原的勝處，也就可以想見了。

慈恩寺原為隋無漏寺舊址，唐高宗時改建為慈恩寺，以紀念文德皇后，請高僧玄奘，和他的弟子在寺內翻譯佛經，永徽三年，玄奘請高宗仿西域制度，建一座五層高塔，為藏經之用，後來塔頂倒坍，武后長安年間，又以建為七層磚塔，高十六丈，內設螺旋梯，可以登臨塔頂。

便是現在的大雁塔，歷代均加修補，所以一千餘年，還極完好，據說西域建塔，多於最下一層作雁形。此塔仿西域國塔形所建，所以叫做大雁塔。

塔門石刻，據云爲唐右相閻立本所畫，塔下有褚遂良所書聖教序碑，塔前許多碑碣，都是唐代以來，各朝的進士舉人題名，所謂「雁塔題名」，便是這個故事了。塔作方形，四週面積很大，下層約莫十丈以上，寺裏駐有部隊，只允許在塔下遊覽，未得登臨，想到杜工部和儲光義岑參高適他們登慈恩寺塔的詩，直是氣象萬千：倘得登峯造極，一定是眼界極寬的，無已且這裏打油一首，聊以解嘲。

一峯湧地插遙天，舊著梵音被大千，墨客題名何所益，興亡過眼不知年。

過大雁塔向東南走，約莫三里多路，到了曲江池，其實已是一片平地了，原爲秦時宜春苑故址，漢武帝鑿而廣之，因水流曲折，有似廣陵之江，稱作曲江池，隋時改爲芙蓉園。唐玄宗開元年間，更加疏鑿，周圍七里，廣植花木，建起各式的樓台亭閣，以爲京城仕宦的遊樂之所，唐羅鄴曲江春望詩有「瑞影玉樓開錦繡，歡聲丹景奏雲韶」的句子，當時盛況，可見一斑。杜工部曲江詩，雖爲自傷不遇之作，而曲江風景，仍可於「曲江漸條秋氣高，菱荷枯折隨風濤」，「江頭宮殿鎖千門」，「曲江翠幕排銀榜」以及「長歌激越」等比屋豪華」等字句中得見一二。唐亡以後，都城不在長安。曲江池便日漸荒蕪了。我們走到那裏，但見山容入畫，樹影連村，麥秀平隴，鴉翻白日，昔時宮殿樂遊燕喜之跡，已絲毫不見，除了一兩個深不

及尋，闊不過丈的小池沼外，竟是見不到水，而一曲江流飲，一尙列爲西京八景之一，未免去事實太遠囉！滄海桑田，不禁感慨，打油一首。

江水江花春恨生，杜陵野老已吞聲，千門宮殿今何在，鼓角秋風滿禁城。

野外丹楓接遠村，宜春舊苑了無痕，不須更讀城南記，禾黍油油已斷魂！

在這裏無可留戀，路傍有個小館，本打算略事休息，看裏一看面太髒了，只得再向武家坡去。曲江池故址，四面地勢略高，東南並是一帶小型的土山，在這低窪的平陸上，樹木葱蘢，村落相望，目前風景，却也不惡，向東南走不到半里路，到了土山脚下，到武家坡不知怎麼走了。跑到一個響洞裏去問一位老太太，承她指示說：「沿山脚向南，看到一條大溝，轉進去有白楊樹的就是了。」邊送前往，果然走進一條溪溝裏去，兩邊土壁，高約兩丈，溝寬也不過兩三丈，前面靠北崖脚下，有兩株白楊樹，樹杪高出溝上；靠南崖脚下，依着山勢，蓋了幾重房子；迎面向西，開了一個邊門，房屋四周，頗有林木之勝。這時正有三四位遊人，自邊門出來，我們因而也從那裏進去。未到門口，看到一塊木碑大書「寒窰故址」四字，赫然高懸於門前樹上。

老喻停在那裏看了着地勢道：「你瞧這曲江池四高中窪，而於此處忽然開條深溝，豈不是當初曲江的一個排水道嗎？如果王寶川當真住在這裏，其魚之變，如何能免？」我說：「齊東野語，本不可稽，我們只是姑妄言之妄聽之守著在一齣戲的分塗來玩玩罷了。」說着走進邊門。

繞東殿宇，塑着關壯穆神像，所謂薛平貴的紅鬃烈馬，却也塑在那裏，大約是要媲美赤兔的意思。過了這殿，折向西北，又是一所殿宇，其裏面便是寒雲了。三個道人正在吃飯，見我們站了，連忙張羅茶水。我們先坐下休息一時，原來這房子三面是牆，一面是土壁，正中一間，在壁上鑿了個門，裏面洞中塑着王三姐和薛平貴的坐像，洞門口懸着一副木刻對聯，道是：

十八年古井無波，終從來烈婦貞媛，別開生面。

千餘載寒雲向日，看此處曲江流水，尚想見冰心。

殿宇門外，又是一副對聯，道是：

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誰料丈夫出巾幗！

稗官彰其事，婦孺彰其名，廟貌彰其節，從知貞女即神仙。

兩聯都是近人高君的手筆，走進洞裏，一位六十歲左右的道人，隨着進來，演說王三姐的故事。並說這條溝叫做溝溝，陝西蕎菜，到處皆是，而溝溝兩岸，却為王三姐十八年來所掘盡，到現在還是寸根沒有的。講着到了一層燈來，照着我們從洞內一條隧道，轉出山幾層土梯，到了上面一層，左右供的是佛像和老君，正中仍是王三姐和薛平貴的塑像，極其金碧輝煌。洞內土壁，許多遊人題句，形形色色，光怪陸離，而「我家三姐，不知現在如何」的句字，到發現好幾處。這大概都是些久客在外者的內心煩悶，不覺觸機而發。回到樓下，老道士泡上茶來，我端着茶杯，幽處閒着，忽然在東首壁面裏，看到一個玻璃框子，罩着一篇墓相小

磨，駢四個六，甚爲工整，而於寒終筆故，寫得不黏不脫，通篇大意，不外傳聞如此，姑妄聽之，勝跡荒蕪，宜加修葺，十幾個字，但他却鋪敘得有聲有色，只是稱武家坡爲五典坡，不知何故，看到末了，原來是耆梅的大筆，老道說：「幸得景先生做了一篇好文章，才把這廟又重新修理起來，不然早就坍倒了。」上聽到此裏，不禁油興大來，因而又打了兩首。

武家坡下問靈巖，猶籠黃金鑄阿嬌，漫道文章真有價，由來禮教重貞操。

自古紅顏等擲梭，可憐人世別離多！我家三姐知何似，多少征人發浩歌。

老喻也技癢了，接着來了一首。

個仄寒窗寄斷蓬，人人爭說安英雄，榮華富貴尋常事，不值三娘一笑中。

早起一碗泡饅，來得雲霄貫注，一路玩到下午三點多鐘，只覺得渴，不覺得餓。歸途經過南崖古墓，丰碑華表，森列道傍，欣然以爲又發現古蹟了。跑到面前，原來是明朝王用賓和他父母的墓。這時又渴了，急忙就道，在路旁一個茶棚裏小坐，一個十幾歲的青年，捧着兩大碗麥草，遞來歇下。草細比他的頭還高，蕭蕭插在草裏，像個和尚鬍子，其人更是瘦得可憐，邊輸和他攀談起來，知道他今年十六歲，四川重慶人，住在羅家灣，二十八年拉壯丁，把他拉來了，此路從軍到河南鄭州，被拉動時候年紀雖只十四歲，但是身體很好，像個筋強力壯的木墩子，所以怎麼說年齡不夠，拉他的入總不相信；家裏又沒有錢贖，從此就離鄉撇井了。去年秋天，實在吃不下那種苦，一直病得兩個多月，他的連長就讓他走了，輾轉來到西安，已是年

底及無錢不能回家，幫在鄉裏一家做伙計。他聽到我們說是來自重慶，很迫切的打聽羅家灣是否被炸？聽到俄大使館附近受創的消息，他不禁流下淚來，原來他家就在俄大使館山脚下，我們很想把他帶回重慶，無奈歸期尚遠，只得安慰他一番，並略有餽贈，叫他買點郵票，和家裏先通通消息。

經過這麼一幕，兩人心裏都覺不甚痛快，回到城裏，已是五點多鐘，正要開晚飯了；老喻主張再去買個鴿子來下酒，今天中午沒吃東西，肚子空了，酒後更是覺到疲乏，一枕黑甜，醒來已是次晨了。

接連又忙了四五天，在西安的事情快完了，打算要到同官煤礦和宜君中帶去看看。爲着交通關係，須要等候隴海路局的消息，才能確定行期，同時此行將與老唐同陣，唐先生因事尙未完，希望遲幾天再去，喻老丈子甚爲高興，說：「你這幾天沒事，正好同陣暢遊各地了」。因而和他約定，儘今天下午把各事弄清，明天起陪他巡閱城廂，搜尋勝蹟。午後到合作局去有事，事畢閒談，知道這裏正是古蹟，且有兩通極有價值的古碑，這真是有偏老喻了！原來合作局前面，便是秦穆公的雍宮故址，唐時設中書省於此，後來改爲宰相府，又改爲郭子儀的家廟，顏真卿所書郭子儀家廟碑，就立在這裏。清初把這裏作爲臬署，臬使襄平楊勳，曾於瓦礫中發現了顏書扶風王馬璘碑，因亦安置廊下。楊勳並有碑記一方，敘述甚詳。旁有光緒間秀水陶模碑記一篇，郭廟碑巍然矗立，字跡大都完好，馬璘碑嵌在牆上，却已殘缺，而兩碑之爲魯

公真跡則毫無疑義；便是楊陶兩塊碑記，亦極生動秀麗。這時空庭寂寞，四顧蒼茫，走到顏碑面前，摩挲仰讀，雋文典雅，大筆淋漓，郭令勛名，魯公書法，真是一時無兩，相得益彰！臨眺之餘，得油一首。

唐時臺省舊秦墟，靜瑣蒼苔落照餘，猶有貞珉昭百代，汾陽勛業魯公書。

晚上回來，桌上發現一張請帖，是一位湖南某先生約我和老喻到他家小吃的。據說有老梅在座，這到非去不可了。因為這位梅老夫子，和我自南京分手，已是十年來不見。前幾天在寒窗讀到他那篇妙文，知道他在西安，甚思走訪，而傾離懷；同時稱武家坡爲五典坡，證以西京人的每稱村落爲「一曲」，我到以爲是「王曲」坡之訛，這一個疑團，也亟欲折證；乃連日事忙，竟未得暇前去。某先生據云是師承梅公的，聽說我們相識，所以一併請了他來，此時到似以先去一晤老梅，再行同往某家，比較禮數週到，喻梅兩位，也是十幾年前舊友，此時亦以先晤老梅爲快。於是我們兩人，先到「長安學巷」去拜訪梅翁。

梅翁是山西人，從事革命，垂四十年，和我的年齡，雖相差二十以上，然承以小友相看，交誼頗厚，他的學問文章，固然在當代賢豪中不多讓人，他的不伎不求，尤足以砥礪末俗；但也正因坐此，所以他當年夥伴，儘管一個個都飛黃騰達起來，而他依然是窮途潦倒。「長安學巷」，真是一個陋巷，梅老夫子却居之甚安，見面他喜得說不出話了，坐下以後，談起別後情形，而今狀況，才知道他老夫子現正忙着「精神食糧」的事，他認爲前方將士之慰勞，是物質

與精神並重，措大生涯，對物質殊難供獻，至於搜集或製造些精神食糧，他自命還行有餘力。正談着，某先生來了，他們居住甚近，於是相偕而去，某先生婦夫，不但都是文人，並且都是酒人。這一局僅是三客二主，幾樣湖鰱菜，分於不丰不齋之間，口味雖然辣些，但是我們三人都滿不在乎，主人更覺高興，席間談起五典與王曲坡的話來，老梅說：「五典二字，見長安志」，他亦疑為王曲之誤，但無考據。又談起從前他所著的「腐化記」，和現在的「石頭記真諦」兩部遊戲文章來，「腐化記」是未幾年前在南京就承賜過的了，石頭記真諦，却尚未拜讀，老梅便把王蔡的索引，和他的真銓，歷舉異同，旁徵博引，我們一面聽書，一面吃酒，歡娛夜短，不覺更深，從老梅家經過，送我們每次一部書，啖着酒與油以謝之。

不見梅翁十載餘，依然高儼託迂疏，向來才調會無敵，老去窮愁尙著書，小腐化一篇稗史記，精神萬斛食糧儲，燈窗偶讀紅樓夢，真諦般般說太虛。

第二天早起，天氣冷得狠，穿上皮大衣，依然不抵事。匆匆吃了點東西，因踐昨日之約，便和噫先生開始巡街，走出菊花園，談議今日遊程，以城西此一帶的公園為主。便從倚德路轉到森林公園，地面甚大，遍疏林，南部隙地，現為公共體育場，設備也很簡單，從園裏穿出去，適一條馬路，便是革命公園，面積約方圓二里，內有陣亡將士墓數座，及革命亭，革命館等建築，另有二十四年冬季，第十七軍所建的剿匪陣亡將士及死難烈士紀念碑，一壘，革命館已為水利局借用，據云園址原為荒地，民國十六年才闢為公園，除了少數建築，及若干株樹木

外，可算毫無其他點綴。從水利局後面出去，已離灤海鐵路不遠，我提議去找那位內負責的老鄧陸先生，打聽到同官的車輛問題。見面之後，承他見告，三日後咸同鐵路試車，他們局裏有一位副局長，和幾位處長，都要去看路，最好請我和老唐坐他們的專車而去，並約定後天下午，准以電話通知。當下興辭出來，時間已不早，胡亂吃了點東西，繼續去遊公園。由崇禮路過北大街，經王家巷，一路到遠湖公園，這道兒可遠了，好在我們一則都很健步，再則天冷跑路正所禦寒，一口氣走了五六里，全身雖已溫暖，兩腿却不免有些酸軟了。

到了蓮花池街，未及遊公園，先去吃水餃；這在不知道的人，一定懷疑我們餓得太快了！然而不然，我們此時腿酸口渴，亟思休息，而西安市，找不出茶館來，墜於森林革命兩園之蕭條，知道遠湖公園，未必有休憩之所，不得已想了這個主意，借板凳以歇腿，飲餃湯而止渴。在此耽擱片時，跑到園內，果然一無設備，但風景却比森林革命兩園好得多了。以上兩園，只是幾頃荒地，一片疏林，池沼是談不到的；這裏則以水為勝，分南湖北湖兩部，據云原為明季秦藩的放生池，引通濟渠水，灌入池中，池植蓮花，岸種楊柳，池旁並有蓮花菴，元慶寺，蓮花寺等。到清康熙時，曾加修葺，為長安城內風景極勝之區，民國改元，將蓮花池東北空地，闢為體育場，後來馮將軍駐節西安，便設菴寺以為公園，現在園內的國術館，就是蓮花寺的舊址，尚有水榭山亭，木石花草之勝，可惜碑碣俱無，關於他的沿革變遷，只是聽人說說便了。

在這裏前後轉了一遍，本打算再去玩一玩建國公園，因他逼近西門，超越了今日遊程範圍，決計留待後圖。於是轉回北大街，走出北門，索興走到郭門外，這地方我因到紅土坡去，曾經來過一次，市面並不繁盛，也沒有名勝古蹟，可是老喻沒到過，只得陪他再跑一跑，回來還沒有到鐵路橋時，聽到車聲隆隆，便趕上幾步去着火車，那知到了橋頭坡上，車子是由東而西，開往寶雞去的，還離着里把路呢，看着上去彷彿不動，等了約莫五六分鐘，才慢慢地爬到面前，「哈！哈！」喻老夫子笑了！他接着說道：「妙極妙極！你看這一列車，一共不過十幾節，差不多全國各路的名稱都全了。」我注意一看，果然「滬杭甬」「北甯」「魯漢」「津浦」「正太」「道清」「膠濟」等各路車輛，應有盡有，隴海路本局車子，也不過三幾節，同時這些車廂，絕不一律，客車貨車，鐵棚棚廠車，無所不備，更都是殘破不完，狀極搖樓，這種積勞成疾的車廂，配上一個年高德劭的車頭。無怪其五分鐘走不到一里囉！打油一首：

集腋成裘事可師，集車成列亦何奇，獨憐積瘁都成疾，無復風馳電掣時。

晚上北風大作，天氣更冷，這幾天因為酒吃的比較勤些，加以圍爐取暖，不免火氣上升，牙齒又隱隱作痛了。但在這種嚴寒之下，獸炭無靈，狐裘不燥，不借酒兵，如何禦冷呢？於是捐廉十金，叫一位工友去沽酒備肴，老喻又添買一隻五香鴿子，準備兩人對嚼，不料工友去後，下起大雪來了，這時已是下午六點鐘，室內反而光明起來，自從跑到四川，四年以來，沒有見過雪，直如故友重逢，喜不可喻。雪勢來得極勇，一轉眼間地下已厚幾寸，在重慶時，一位朋友

曾說他的牙齒，是用冰冰好的，我想雪大約也可當冰，這時也不怕冷了，跑到院中，淨淨地擻了些雪，送到嘴裏，漱漱果然很好，大爲高興，可是沽酒的工友，老不回來，只得和老喻坐爐旁等他，喻老夫子極言今晚不可無詩，我於是灑毫呵凍，打起油來：

「四年蜀道不見雪，一夕長安雪盈尺。」剛寫兩句，老喻道：「出了韻了，雪字是六月。」尺字是十一月。」我道：「怎麼好通呢？」我道：「別打岔，橫堅打油，管他出韻不出韻，要不出韻，你來。」說着接下寫道：

「新城樹禿亂鴉啼，灞橋道阻行人絕，太華已失數峯青，清渭翻成一綫墨；禹甸丰隆無險巖，玉壺皎潔同堅白，漫天鱗甲闢光明，匝地疏離響蕭瑟。」老喻道：「寫得有聲有色，但老是鋪陳雪景，看你怎麼轉到等着吃酒上來！」我也不理他，又接着寫道：

「鐵骨寒風隔戶鳴，侵人冷氣窺窗隙，青州從事久不來，枯坐自撥爐中灰，獸炭狐裘渾不暖，亟思對飲瀉白醅。」老喻看到這裏，又插嘴道：「轉是轉上來了，可是十二句才一轉，恐怕要冗長了。」我道：「閒住也是閒住，多寫幾句也沒甚關係。」於是又往下寫：此時忽念窮愁客，敗絮空囊釜生埃，飢腸百折幾欲斷，結舌不靜心自哀，亦有豪華貴胄子，揚鞭買笑走章臺，玉貌直欲登嶺較，金樽正爲消寒開，殘宵幾處異涼溫，世事紛紜那可論？」這時我歇了一下，吸一支烟。老喻從頭又看了一遍道：「老兄，怎麼轉到『該死十三元』上去了！這個韻可夠討厭呢？」我道：「無非是戲，廢稿再說。」接着又寫：

「野粟惟教山雞啄，黃壤不禁蚯蚓吞，高門盛壽足酒肉，石田無恙長兒孫，天地何曾私意重，乘除離復真理存，男兒得志當兼善，豈徒叱咤轉乾坤，黃鶴高舉動千里，偶然鷓鴣休斷魂。」正寫着沽酒的工友回來了，滿身雪花，手提着三鞭酒，兩個鴿子，和牛脯，老喻喜道：「真是白衣人送酒來了。」這時墨凍手僵，就此把筆放下，對酌起來。三杯下肚，遍體生溫，老喻道：「這就結了嗎？怕還收不住呢？」我勸他吃酒裏藥，何不乘此藏拙？」老喻一定主張再來六韻，以便終篇。只得接再寫：

「筆僵墨凍寒空手，正索橫腸爛舌支，眼前突兀是何物，赫然雲滿鳳翔酒，辟寒且復潤詩脾，活脈尤須溫兩肘，醴泉酒國暫優遊，豹采龍文若何有，但城飛盡燕三觴，未許清才分八斗，陽春白雪古難賡，斌也何妨詩句酬，我寫完把筆急丟，將稿子甩到喻老夫子面前，道：「五百斤油拿去下酒吧！」老喻雅量不淺，從頭再看一遍，竟把「斌也」三字改為「此夕」他的理由是把自己的名子入詩，究竟不雅」。我道：「老杜以己名入詩的例子甚多，如『前也』諸侯老賓客，『南尋陽』見李康，這兩句詩今如何？」等語，可見自名入詩，原非創格，就是自我作古，亦復何害呢？」老喻強我不過，只得罷筆，兩人且談且飲，直把酒菜掃蕩無餘，然後就寢。瓊花隱散，庭院雖已似堆雪，海國長春，衾褥却非如澆水了！

某日大雪彌途，無法出遊，在家把到同官一帶舉行準備事件，先予料理，接到洛陽友人轉承內子自重慶來書，甚為欣慰，離家一個多月，我已無暇第八號信，才接到她第一封覆書，交

通困難，於此可見！她以為我們在西安或已動身，所以寄由洛陽轉交，當中又不免轉折稽時，老喻和我開玩笑道：「這信幸而是今早才到，要是昨晚到的話，那一瓶酒也許不夠呢？」當下很興奮的回了一封信。接着又來了三份請帖，乃是西安地主之一，約我們到他家小聚的，今天雪雖然止了，仍是寒冷異常，在午後五點多鐘的時候，主人放車來接，六個人擠在一部車裏到很暖和，從菊花園轉到中山大街，兩邊馬路的雪，都已掃盡。而房上却厚敦敦地絲毫未動，當中的道路花園和四圍的冬青籬，都埋在雪裏，街上行人甚少，頗為幽靜，車子轉入新城，看到事件趣事。

這新城原為明季秦藩故邸，舊有土城一座，俗呼皇城。和成都的皇城一樣來歷，滿清順治年間，把牠擴大，重築新垣，為八旗演武教場，也就是滿人叢居的特別區域，辛亥革命事起，城內一切建築，都為民軍所毀，一片廣場，鞠為茂草，到民國十年，馮將軍督陝，動員正兵，開草萊，除瓦礫，栽樹木，建營房，並就此設署辦公，後來歷任陝督，都駐節於此，現在的省政府，也就設在這裏。新城的形式，和西安同為長方日字形，也異常整潔，不過是南北長東西短罷了。省府及其所屬各廳處，辦公房屋，都在北部，而南部整個是個大操場，我們從自強門——新城南門——進去，轉過司令台，進入大操場，在此廣大平地上，雪景應該是美麗的了，那知一片都是黑的，在初大家還不在意，車子走過，衝起一陣烏鴉，可真了不得！這一片廣場，竟被烏鴉遮黑了！少說些，當在二百萬頭以上。除車行之處。參差飛起而外，其餘安然不

動，太家不禁異口同聲的，驚爲奇跡！據說長安老鴉，原以巖座城樓爲棲止之所，自城樓駐兵以後，老鴉的巢穴失了，便喬遷到新城樹林裏去，所以新城老鴉的數字，確實足以驚人，當下打油一首以紀其事。

十二瓊樓晚照斜，凍雲積雪靜無譁，駟車直入新城路，衝起差差萬點鴉。

第二天早起，陸先生的電話來了，說大雪蔽道，新築路基不固，同僑專車，改到二十七日的早六時再開了，請我們准時前往，恐我性急，所以提前通知。沒有辦法，只好等着了。跑去告訴老唐，他到一得其所哉的，正好趕完手續，我却開得難受，無已再和喻老夫子商量，踏雪出遊，決議今日遊東外八仙巷，及城東一帶，兩人先把早點吃過，鞋子換上，大踏步走出東門來，東北風迎面吹着，地下一走一滑，鼓着勇氣，直奔前程，到了東門口，朝北一看，發現一座碧瓦泥銹脊的大廟宇。隨即轉了過去，原來是一座東獄廟，範圍到不小，可是年久失修，殘破特甚，大殿和東西兩廂，都由公家借用，在那裏縫製棉衣，院子裏鋪滿了篋席，坐着許多婦女，老的少的，一個個都忙着裝棉舖絮，我們站在那裏，看了一會，見她們手續都很敏捷，只是每件衣服，都只鋪了薄薄一層棉絮，就縫起來了。我想這樣單薄，怎能叫前方弟兄們禦寒呢？向他們詢問，據云上衣幾兩，下衣幾兩，大衣幾兩，都是有規定的。老喻拿起一件，在手裏試了兩下，有一位老太太又說：「每件衣服，都是裏面裁好，絮也綳好，一同捲着發下來我們只管裝縫，夠不夠分兩，却管不到，只要我們不再尅扣，就算有良心的了！」我和老喻，只好

默然而去。到了後面，有一所小學，一位女教師正在那裏上課，我們旁聽了兩分鐘，到這講解清晰。一會兒，一位老道從旁邊過來，蒼顏鶴髮，道貌岸然，見我們站在那裏，前來問訊，邀我們到客堂小坐，原來他便是這小學的校長：據云，廟爲宋徽宗政和年間所建，距今已八百餘年，廟內原有元人壁畫多幅，惜已不存，大殿上的壁畫，乃是清初袁江的手筆，頗有價值；說着引我們各處參觀，大殿上那兩幅壁畫，果然極其生動。而且精緻異常，是否袁江所作，固不可知，但是那兩座大山牆，每牆一幅畫，上下左右，面積都在兩丈以上，章法布局，都配合適宜，自非凡手所能，每幅下面，做了一個木柵隔着，使遊人不能以手摹壁，保護甚爲得法，所惜年代久遠，顏色多有剝落。據云前年有一個什麼團體，曾去參觀鑑定，這牆下木柵，便是他們所立。至於那個小學，據云純由廟產支持，創辦已二十年，現在百物昂貴，經費頗覺支絀，加以校舍多爲公用，學生也無法多收，倘教育當局，不能予以協助，將來恐非停辦不可。言下感嘆再四。我和老喻對他深具同情，慨然允許爲之轉達當局，當下與辭而去。

出了東門，從菓子市轉入長樂坊，經過興慶寺，這是唐時溫國公蘇長嗣的故宅。唐開元二年所建之內有「西方極樂世界」石碑一通，因住有軍隊，未得遍遊。由長樂坊向北一轉，便是八仙菴，又叫八仙宮。右手民房牆上，刊着一塊石碑，題「元許魯齋先生講學處」九個字，這位許先生單名衡，字平仲，河內人，學宗朱程，元世祖時，官國子祭酒，慨然以道自任，學者稱魯齋先生。元時詞曲盛行，義理式微，魯齋先生起而振之，遂爲一代宗師，我們過其故居，鑑

樣想來，不勝感喟，得酒一嘗。

聯莊有術尚傳薪，周孔依仁漸委淪，義理誦詰皆絕學，振衰起弊更何人！

八仙臺原爲唐興慶宮的一部分，老前一座大牌坊製的大門。正中豎有一塊石碑，刻唐呂純陽先生遺像，先生廬。十四字。這位鍾離權先生是漢成陽人，據說生而奇異，美髯俊目，身長八尺，遺棄世事，在縣東四十里的正陽洞修煉，便是八仙中的「漢鍾離」。而呂純陽先生，則爲唐懿宗廣通年間的進士，兩爲縣令，得道終南山，兩人年齡，至少相差六百歲以上，果然相適於此，那位鍾離權先生，當真是長生不老了！旁邊又有一碑，刻着「長安酒肆」四字，門旁一塊大碑，亦刻此四字，爲近人楊將軍所立，字極飛舞，千百年後，儼然可望成爲古蹟囉！

我們在這裏徘徊瞻仰，對着幾塊石碑，不禁聯想起杜工部所歌的飲中八仙來，我說：「既然這裏有『長安酒肆』的石刻，則所謂八仙者，或即飲中八仙，市井不察，附會爲漢鍾離他們八位了！」老喻道：「李太白賀知章等，飲中八仙，除杜工部一詩而外，別無所傳，當然聲名不如韓湘子何仙姑囉！其實中國之所謂八仙，另外還有兩套，一是四川的八仙，見譙秀蜀紀：二是你們貴省的淮南八仙……」他話未說完，我急着插嘴道：「四川八仙，我未前聞，至於我們淮南，亦只有八公，未聞有八仙哪！」他道：「蜀紀八仙，都是生於四川，或在四川得道的，所以外省人不大留意，我敢給你聽來，一是容成公，隱於青城山；二是李耳，生於蜀；三是董仲舒，也是隱居青城的；四是張道陵，得道於鶴鳴觀；五是嚴君平，卜肆在成都；六是李

八百，得道於龍門洞；七是范長生，得道於青城山，八是爾朱先生，得道於雅州。所謂淮南八仙，就是八公囉！你並此不知，未免使八公減色！」我道：「劉安好古，八公之徒，慕德歸仁，因往詣之，各竭才智，著作篇章，分道誦賦，是八公乃文學之士，未必就是神仙，這八仙尊號，又是你上的了！」他笑着說道：「你知道王逸招隱士序，就不知道「淮南八仙之圖，瀨鄉別井之絕」的兩句沈炯文了，是見孤隨纂聞！」我道：「得拉得拉！多記僻典，敬佩淵博！」說着笑着，走進門來，甬道很長，離門還遠着呢，邊老喻之囑，打油一首：

蓬島方壘渺渺然，人間何處有神仙，青蓮亦是餐霞客，自向長安酒肆眠。

老喻道：「你總是不放棄主張的。」說着兩人進了八仙菴大門，宮殿雄偉，庭院修潔，果然有些洞天福地的神氣。院內碑記，載明窳始於宋，因當時有窳生者。於此得遇八仙，乃建祠宇，元時安西王祈禱獲應，奏請增修，於是琳宮丹室，佔地極多，前清慈禧和光緒蒙塵西安時，曾再撥帑修理，所以現在還是煥然一新，菴內東院的呂祖殿，為長安婦女祈福之所，香火尤盛，據說每逢朔望，大家爭着來進頭一柱香，有半夜就到窳門口候着的，靠着呂祖威靈，秩序甚好，如第二人來時，見已有人先到，只好站在次者，否則就下次請早，決不敢搶到前面去。從呂祖殿轉回大殿，殿門關着，門前豎了一塊朱地黑字漆牌，上書「戊不朝真」四字，我們深以碰到這個日子為不巧。經與管殿道人商量，得其慨允，把門開了，讓我們參謁至清，敬觀仙籙，並承他介紹了一位知客道人，引我們各處周覽。在後面發現一口鍋，直徑是有六尺來

實，據云遺米百餘人，非此不足供應。又云用這鍋煮飯，鍋相厚及二寸，酥脆異常，平時他們都保留着，以備每年四月半廟會時，分饗那些香客，因為這是香客們所必須分得的。老喻笑道：「前那些燒頭香的太太們，當然更分得多些囉！」一知密笑着點頭，我於是再來一油。

雞求火棗大如瓜，空進頭香專道家，贏得年年四月中，八仙菴裏吃鍋糰！

出了八仙菴，已是中午了。胡亂吃了點東西，轉由炮房街回城。無意中發現了唐建閻極寺，這到又是一個古蹟。大門關着，從左手巷內進去，內部甚為頹敗，殿宇僅餘一進，祀如來佛。據云後面原有寢殿一進，供睡像石佛，因先年尼僧不戒於火，已兆焚如。其他屋宇，亦因此殘燬。到民國二十三年，才由朱子橋先生，捐資重修。廟內已無古碑可考，朱將軍重修碑記，亦未得見。據住持尼僧所言，廟係唐中宗復位時，太平公主建為武后祈福的。題名閻極寺，便是深願閻極的意思。玄宗時，曾改為興唐寺，到明朝正統年間，仍復舊名。在初原為比丘住持，嗣因不守清規，才改由尼僧管理的。這位比丘尼，年在五十上下，談吐不俗，大概是個善知識者，只是中宗復位，武后已八十二歲，當年即崩，究竟這寺是否那時所建，到不無疑了。

秋末冬初，天時漸短，今天玩的地方雖然不多，而路却走得不少。我們隨處逗留，儘說廢話，不覺便把一天混過去了。第二天早晨，喻老夫子尚未起床，我因想到上次從陝西省行周先生那裏所借的參考書籍，應該送還了。便一人獨往梁家牌樓，周先生尚未到行，於是找到他家

裏去。他們正在吃早點，周夫人和她的男女公子，都是一兩年不見了，見我到來，都表示熱烈歡迎，周先生一面讓我加入，一面來拖椅子。無奈我已經偏過了，只得坐下勉強加些，周夫人問訊我的內人，和其他友人的狀況。她的那位女公子，記望着她的小朋友，也忙着問我家的兩個小孩近況。我本意速去速回，以便與老喻出遊的，這時到因主人情致殷殷，不便就走，只得和他們絮絮叨叨地談起家常來。

「生活困難，到處都是一樣！」周夫人發表意見啦。「我們在重慶時，不是愁着米珠薪桂嗎？到西安來，收入雖不多些，但以爲日常生活之需，究竟比重慶便宜，那知初來到是不錯，現在也和重慶相差無幾了。加上來時一筆旅費，平白又填上兩千多元，算起來還不如當時不來呢！」她說着表示失悔。周先生插話道：「不相干，這問題不在物價的高低，而在生活的需要，如果能把生活水準降低，在西安所受的威脅，到底比在重慶好些，同時也可以說不在生活的需要，而在業務的性質，如果我們感覺到現在的業務，比在重慶爲有興趣，那麼精神上的收穫，當然超過物質的損失。如果再進一步，以爲現在的業務，是積極有裨於抗戰建國的話，那麼縱使生活比現在加倍或加十倍的艱苦，也還值得！」

周夫人把嘴唇一撇，鼻孔裏哼了一聲道：「別唱高調啦！就說你的業務吧，現在通貨膨脹，實物增值，影響到一般人的生活，這是當前的一個嚴重問題。照你平時的理論，是西北地大物博，人口稀少，貨棄於地，同時西北大陸，爲國防要區，無論在政治上，經濟上，都有開

發的必要，又說空談開發，於事無濟，必須握有經濟實力，所以你跑來幹這個，其實在我看來，夫子之志則大矣，夫子之力則未逮也！」她話未說完，我不禁哈哈大笑起來，周夫人忙問我道：「王先生，我說錯了嗎？」我道：「不錯不錯，我是高興聽到你的妙文，所以笑起來了，請你繼續發表宏論。」周先生正要開口，周夫人連忙止着道：「別忙，讓我說完了，你想開發西北，談何容易？區區省行，資力幾何？即使你善於運用，局部的事業費不成問題了，但是你的機械在那裏？人才又在那裏？抗戰已及四年，艱苦階段。逼近將來，物資應用，迫在眉睫，而你一切準備，都還八字不見一撇。靠着你的業務，來補助抗戰建國，恐怕有點俟河之清吧！」

我看周先生躍躍欲試，生怕他再來一番理論，那可真要在他家吃中飯了！乘着周夫人話才落着，便接上道：「你們兩位理論都對，先生雖偏於理想，但他正向事實的路上猛進，比那些只唱高調，毫無實際的人們，畢竟不同！據我所知，他並是腳踏實地，逐步漸近的在幹。我認爲他這做法，是切實的。至於功效方面，當然不可求速，國家興亡，匹夫有責，他能盡他的力量，犧牲他在重慶的社會地位，而來從事於開發西北，這精神就相當偉大，現在把握經濟力量，而雄厚於周先生至少百倍以上的人們，不知凡幾，如果都能像周先生這樣，整個中國，都可於最短期間建設起來，何況西北呢？好了，我還有事，候從中部回來再說吧。」說着拿起帽子就走，剛好周先生送到東門去有事，便坐了他的車子，回到菊花園。

喻老夫子已經出去了。等到飯後，還不見回來。獨坐無聊，打個電話問問同官專車，接復

明晨六時，一準開行。於是決計獨遊。消此半日。走到中山大街，雪融化得很利害，地下更不好走，只得順着人行道向東而去。忽然想起一位馬先生，此來尙未見着，他就住在東門外，何不去拜訪？不料馬先生公出了。一位老年關人，談吐不俗，禮貌甚周，和馬先生身份到很相稱，向他訊問附近古跡，他道除了八仙巷外，東郭門內有沈香亭故址，據云那地方爲唐時與麻宮所在，勘政務本樓，花萼相輝樓，九龍池，都在那裏，現在的龍王廟，便是沈香亭故址。麻都已湮沒，但地點大約不錯。我聽了甚爲高興，一口氣跑去。除龍王廟外，其餘一無所見，生平愛尋古蹟，明知住處成虛，僅供憑吊，然而足履勝地，也覺悠然神往，今天我居然跑到「南內」來了，如何不樂？於是打油一首：

南內西風雪正晴，沈香亭畔不勝情，吟鞭遍指長安道，未枉飄蓬過此生。

在這裏徘徊片刻，獨行踽踽，究竟無聊，加之路濕且滑，拖泥帶水的走起來亦復興趣減少，回到住處，唐駱兩先生說隴海路局的陸先生來過了，爲着我們歸途便利計，並留下一封介紹信，以便隨時與路上人員接洽，這樣的關照周到，實在可感。

六 中部巡禮

第二天黑早，和老唐前去趕車，依然是藍鋼皮，今天因是路局驗路的專車，除了我和老唐以外，車上都是該局重要職員，並無他客，所以雖只三四節車，但極鬆動，而且陳設也格外考究，絨絲窗幔囉，絲絨地氈囉，雍容華貴，使我們也得叨光享受，殊覺榮幸！我和老唐住在一個臥車間裏，坐下不久，陸先生來了，替我們和車上的一位副局長，幾位處長分別介紹，大家談了一會，吃過早點，已是七點鐘左右，陸先生下去，然後開車，過三橋鎮時，一位孫老先生從車窗裏指着西南一帶告訴我們說：「瞧，這一帶地方，就是秦始皇的阿房宮故址，現在已是禾黍離離，一點痕跡也沒有了，」說着又轉過來向北指那遠遠的兩座小小的土山道：「那兩座墳就是『周文武二陵』」我很想同時一往展拜，因問他路可方便？他道：「你同時如在咸陽下車，去玩是很便利的，不過二十里路，來回也得半天呢。」

老唐看着孫先生對一於古蹟，路程，都很熟悉，便請教他一些關於長安故城，及其他附近古蹟的歷史和方位。孫先生道：「西京古城，首先要數鎬京，就是現在城西斗門鎮地方，可是遺址已經沒有了。到秦始皇時，因鎬京荒廢已久，乃建都咸陽，故城在現在的咸陽東面二十里，應該就是此時我們車行所經稍北的地段了，可是也看不出什麼遺跡。其次便是漢長安城，在今城的西北十二里，秦時叫做長安鄉，漢高祖就築爲長安城，惠帝時予以擴大，象南北

二斗，所以到今還叫北斗城。光武遷洛，漢城又廢，到隋文帝，才就現在的西京地址，建大興城，唐因隋城，再予擴大，隋唐以後，城的範圍大小，雖有懸遷，然而方位不離，到明朝洪武年間，重新改築，就是現在的長安城了。——他說着略一停頓，又道：「至於附近古蹟，因長安建都千年，可說隨處都是，一時也說不清，現在我們走到城西，即以西郊而論，秦時都於咸陽，二百里內建宮觀二百七十，複道甬道相連，這是據史記所載，現在不但建築無可考，連名字都湮沒了。其次便是漢未央宮，在舊漢城裏，清畢沅曾爲立碑，尙有遺跡可尋，漢長樂宮，在漢城東南，就是現在的關老村，漢建章宮這地位應該就是我們所經過的一帶地方，此外在這附近宮張村，有個倉頡造字台，其實就是三會寺裏一個台字，何以得名，就無考證了。前面不遠，渭水河邊，有個「咸陽古渡」，是西京八景之一，爲自古以來長安到咸陽必經之路，因爲數千年來，這個渭水渡口，就沒駕過橋，現在才因鐵路交通，而有新式橋梁。但是一般行人車馬，仍是在此過渡的。……」

正說着，車子已到咸陽，並且正過着木橋，孫先生把手指着靠東的那個渡口說：「喏，那就是咸陽古渡了！唐時多事西域，行役以出陽關爲苦，渡了渭河，到了古渭城，便是西出陽關的起點，所以古人送別，常以渭城入詩，如王維的『渭城朝雨浥清塵』，劉禹錫的『更與殷勤唱渭城』；一語未完，車已停下，站上的人來迎接了，這是今天停車的第一站，原來他們此行，還附帶着考察各站，他連忙站起來，和我們作別，同一批人下車去了，我和老唐也走下車來，

在月台上徘徊片刻，站上人來約我們進去坐坐，我們因不在任務範圍，便婉謝了，聽說開車還有一會，於是兩人跑到河邊，時值秋深，皎日曠曠，驛路河橋，頓生離思，因又打油一首：

日滿咸陽古渡頭，城衰柳動高秋，此身未出陽關道，已覺蒼茫萬斛愁。

回到車上，孫先生他們已經回來了。繼續行程，老唐要去請孫先生續排龍門陣，我道：「不必，他們沒有事，會自己來的，」果然一位吳先生來了，他在隴海鐵路務已經二十多年，是一位老工程師，也很健談。三個人忽然談到汪傀儡身上去，吳先生說他曾經聽到一個笑話：「有人說汪逆夫婦，乃是秦檜和王氏轉生，不過是男女易位罷了。因為王氏從前怨惡秦檜，賣國求榮，殺岳飛，竄張浚，力主和議，致亡宋室，墮泥犂地獄，受千載罵名；秦檜心裏好生憤懣，無如冥罰太嚴，直到一千一百多年，才得轉世，但又不得男身，無已乃要求閻君，把王氏託生為汪傀儡，而自為陳氏，也來蠱惑他使受同一孽報，所以在王陳秦四個姓，不但中國字是同在七陽和十一真兩韻，就是英文併音，也是一樣的。」說着大家都笑起來。

過了一會，車子進入涇惠渠的灌溉區域，平曠萬頃，阡陌相連，麥棉棉田，一望無際，文渠四達，夾岸白楊，遠遠望見涇陽塔，吳先生說：「就是古時的文塔寺，」塔層七級，壯麗玲瓏，配着這白版人家，着個對岸，頗有些故鄉風景。關中平原，本是天然農區，惟以地勢較高，水利問題很大，長安以南，因距河流較遠，多屬高原，大都靠着鑿井灌溉，效率甚微，還是所謂「靠天收。」到了涇惠區來，就顯然光景不同了，吳先生說：「這渠原名鄭白渠，始於

秦時，因用韓水工鄭國之策，引涇水入洛，灌田四萬多頃，故名鄭國渠。到漢時用趙中大夫白公策，改渠東行二百里，由機場入渭，爲白公渠，合稱鄭白渠，班固賦所謂：「下有鄭白之沃，衣食之源。」就是這裏了。後來涇水屢淤渠身，漸至圯廢，到民國二十年，才由故水利專家李儀祉先生，設計整理，重引涇水，河身築堤，河旁穿洞，至老龍王廟入舊渠，加寬濬深，至王橋鎮名爲總幹渠，自下分爲兩道，一道是北幹渠，經三原入渭，又由漢堤洞引水東行，入舊白渠，中道另開新渠入三原，爲南幹渠，經涇陽入渭。三原高陵涇陽等縣，農產特丰，尤以棉麥爲最，大部受了這渠之賜。李先生粹志水利，一共計劃了八條渠，名爲八惠，可惜沒有全部觀成，便已作古，但是他功在人間，已經不朽了！——說着不勝感嘆！他們兩位，都是苦幹實幹的工程家，同氣相求，自不免黃壤成遊，而李先生的功業不朽，到確非一家私評；這時車子到了涇陽站，吳先生他們又下去了，老唐睡着着書，我獨坐無聊，想到故鄉也是平原，水利尙未考究，今年聽說又旱了，對此膏腴之地，不禁感慨系之，打油二首：

涇渠秋漲拍堤平，萬頃良疇供雜耕，八惠桑麻成樂土，至今人憶李先生！

棉田麥隴戴新霜，風景依稀似故鄉，待禱已聞千里旱，何人更爲策淮黃？

過了涇陽，到三原站午餐，經石川河，莊裏鎮，晚七時至耀縣，晚餐，十時才到黃堡鎮，因路甚新築，不能開快車，加以他們每站耽擱，以致進程甚緩，據說過去都是山路，不能再走了。只得夜宿車中。第二天早起，到同官驛廠了，山下鐵路兩旁，都是存煤，運煤的牲口，來

來往往，成羣結隊，動輒百頭以上，一個個礦工和運輸工友，都面目黧黑，偶然想起詠黑子的詩，「忽然看不見，站在炭旁邊」兩句打油詩來，不禁發笑。先到礦場休息一會，談了些礦場情形，然後各處參觀，據說他們這裏共有三個廠，都相離不遠，這個第一廠，現有兩個井口，一井還沒做好，目前只有兩井出煤，都是用機器昇降的，當時很想下去看看，因為下去先得換衣服，上來又得洗澡，恐怕來不及趕到縣城，於是作罷，二、三兩廠，也順便去參觀一下，工作都很緊張。

晉城途中，和老唐談起同官礦廠的一切，覺得他們在資本不多，器材缺乏，工人不易招致，運輸無法充實的種種條件之下，負着供給西安全市，和隴海鐵路的燃料大責，這工作當然相當艱苦，同時西京各小工廠，因豫煤不能西運，一切動力，大都仰給於此，關係後方生產，也極重要，不過據一般批評，說同官煤裏硫磺質太多，所以燒多來常會凝成大塊，不發火，不大合機器之用，這一點困難，倒是值得研究解除的，在路上遇到若干運煤的驛馬，和背煤的勞力，據說都是附近農民，以販煤為副業的，由同官到耀縣，每踰可賺一天的食用，可是冰雪在地，也就苦不堪言了。在這時又打油二首：

資源已漸阻干戈，寶藏能興計則那，不廢長安烟火食，同官煤礦厥功多。

天賜窮人度命錢，販煤日日走荒烟，朔風吹滑遼山路，和雪和冰負一肩。

晚上住在同官縣城，這兩天正有一部分軍隊換防，會到一位王司令年紀已經五十多歲，而

精神極好，談論之間，很能表現他軍事學術的湛深，和經驗的豐富。車馬都事先被軍隊徵用，我們的交通工具，成問題了。王司令打算勻兩匹馬給我們，但他的牲口已不夠用，當然不便再讓他爲難了。結果承礦廠的情，借給我們一部騾車，用兩頭騾子駕着，兩位趕車的，一位四十多歲姓張，一位二十幾歲姓陳，都是附近縣份的人，不但路途很熟，而且像是經過相當訓練，常識都還不差。次早別了衆人，四人在車上走着談着，頗不寂寞。出了同官北門路旁山腰，有一座太白廟，老張說裏面有個孟姜洞，塑着孟姜女和范喜郎的像，我們主張下車去看看，老唐放出教育家的面孔說：「無稽之談，不看也罷了！」老張說：「前面還有個烈泉呢，原先叫做苦泉鎮，後來改做烈泉，據說是孟姜女當年尋夫回來，過路此地，口渴無水，坐在那裏哭，路旁便湧出一股泉水來，現在還有碑文暨在那裏，可見這事是有的了。」說着車子一直沒停，我只好犧牲主張囉。小陳道：「你老說孟姜女是那裏人吧！」這話到把我住問了。他接着說道：「那等我到河南杞縣，有個地名叫孟莊，據說就是孟姜女的老家，還有個范郎廟呢，裏面也有塑像。我聽了想起周樵的北轅錄上，曾一段紀載，說雍丘有范郎廟，塑孟姜像，偶坐配享者爲蒙恬將軍，而杞縣就是雍丘故地，大約就是小陳所見的了。老唐聽我們引經據典的太談孟姜，便也插話道：「孟姜如果是杞縣人，那麼一定是杞梁之妻所訛。」我說：「不見得，俗傳孟姜女弔長城，是說她的丈夫，因築長城遠役離家，她所以千里來尋，致送衣服。如果屬實，應該是秦始皇時代的事，北轅錄所載，偶坐者爲蒙恬將軍，可爲一證。華周杞梁之妻哭善哭其夫，

而楚國俗，乃是孟子的話，杞梁戰死於齊莊公襲莒之役，其妻無子，因就殯屍，哭於城下，十日而城崩，這是戰國以前的事。年代差得很遠，已未便混為一談，而且所崩之城，無論為莒為杞，都不會跑到陝西來，可見或許另是一事。總之，齊東野語，雖無可徵信，而豆棚瓜架，資為談助，亦復無傷大雅，儘可妄言妄聽，不必問其有稽無稽了！老唐笑道：「好了好了！事出有因，查無實據，就此結了吧！但是孟姜女千里尋夫，伉儷之情，深厚可想，怎麼會與蒙恬偶坐呢，這種附會也未免太不近情，」談話結束了，我本着他的意思。來了一油：

千里原為憶范郎，齊東語亦屬繚常，不知何事雍丘廟，蒙恬居然偶孟姜。

不知不覺間，車子走了二十多里，已到了金鎖關，同官以北，東西兩面都是山，中間除了一條公路而外，剩餘的田地很少，地瘠民貧，於此可想。到金鎖關口，兩山竟是合攏起來，左手石壁上，刻着一雄關天塹四個大字，右手一條山澗，既寬且陡，形勢極險要，這當然是百二秦關之一了。老張說當初這裏是一個千總住守，他的祖父，從前做過都司，就是管着這一帶地方。現在關門已因開闢公路，予以放大。但伸入山澗的城垣，還完好如故，營房的遺址，也隱約可指，關內麥地甚廣，據云原來是個操場，想見當初這地方也是相當重要的。金鎖關山上。出一種大塊烟煤，比同官礦煤質好些，藏量也還豐富，可惜還沒有大量開採，否則這地方人民生計，一定要寬裕許多。出關又在山峽裏走了一會，兩山漸漸遠了，前面便是一塊大平原，到平原之上，一頭小驢子不肯走了，我們乘便下車，伸伸兩條腿，回頭一看，直是奇觀！

原來我們由南而北，迎面山上的雪，因為向陽，都已融化，一路只見些荒山衰草，古木寒鴉，在這裏偶一回首，羣山萬壑，一白如銀，彷彿是到了塞外！老唐道：「真是不堪回首呵！」我不禁油興又來，因成一首：

關前一笑覺天寬，入口霜風作曉寒。極目西南千嶺雪，不堪回首望長安。

下午兩點鐘到烈泉鎮，驛的右手，果然有一眼泉水，左手有一座孟姜廟，並有近人所立一碑，敘述孟姜故事，也是人云亦云，並無史籍根據。這時王司令的部隊正在鎮上休息，大小商店住戶，都住滿了武裝同志，我們匆匆的喂喂牲口，便趨着前面去了，地勢越走越高，車子也越走越慢，下午六時才到達宜君縣城，兩面皆山，城在山窩裏，小得和同官彷彿，而氣候卻比同官冷得多了，據說這裏海拔在三千公尺以上，今年已經落過三次雪，早起我們所見那些雪山，便是新的歷陳的這層積下來的，晚上睡覺，主人替我們每人加了一床皮褥子，睡到床上，頗為溫暖，以為這一床褥子功效實在很大，漸漸地覺得暖氣是從下面來的，才懷疑道莫非睡的是炕嗎？為好奇心所動，毅然起來一看，果是一張炕床，裏面用土磚砌成，外面加上木櫃，並有架子，從床頭牆外生火添煤，裏面既無煤燭，又無氣味，所以絲毫看不出是炕來，一向沒睡過炕，今晚偶然試新，高興之下來做一滿。

爐火熊熊地下藏，絕無烟穢襲衾裳。任他瓦冷霜凝重，一枕甜甜入夢鄉。

老唐起得極早，跑過來說：「哈，我們早點起吧，主人好像在那裏大動干戈的預備招待我

們吃飯，這耽擱，便到不了中部，而且厚擾又何必呢？我果然不安，於是匆匆洗盥告別，這是出乎主人意表的。雖然堅決苦留，我們也只好有辜雅意了，在沒有到備橋鎮的時候，路旁發現了一塊石碑，刻着「商大夫彭祖故里」幾個大字，旁邊還有些小字，我看不清楚，老唐說：「遠呢遠呢？」那小字是說地名彭村，距此還有三十里路，墓也在那裏，當然無法去瞻仰囉！於是我們便談起彭祖來了，老唐道：「此地的人很有點偽造古跡的習慣，彭祖究竟是那裏人，更無可考，只說是堯的臣子，封於彭城，歷虞夏至商，年八百歲，而所謂彭城，乃是現在的江蘇銅山縣，怎麼這裏會跑出他的故里和墳墓呢？」的確，我所知道的，也只是這一點，一時無法爲立碑人辯護，不過想到彭老夫子居然活到八百歲，當時不知得了什麼長生祕訣，或吃了些什麼滋補的物品吧！心裏想着，嘴裏哼出一首油來。

石火年華一瞬過，鶴陽亦自枉屢戈，長生畢竟操何術，爭道彭篋八百多。

老唐瞧着我笑了，笑道：「你大半是很羨慕老彭，希望長生的，來我替你相相面。」「噢，閣下原來原有這一手，可惜我不懂，因而也不信，」我接着說：「老唐道：『這倒是科學的，你不相信，我看了講給你聽，如果過去一切，毫不準確，你再不信，』說着便瞪着兩眼向我看了會，又把我的左手拖來捏一捏厚薄，每個手指都捏上一下，然後說道：『恭喜恭喜，包你活到彭祖的十分之一。』」我道：「那麼頂多不過八十歲而已，有什麼可喜？」他道：「怎麼！人生七十古來稀，難道你活到八十還不夠嗎？」我道：「你橫豎無憑無據的信口開河，便是開一

張八百歲的支票，又有什麼用處？一老唐有點兒急啦，急於要逼出他的證據來。於是地角天堂山根筆頭的來了一大套，又是十幾歲如何，二十幾歲如何，三十幾歲如何，現在如何，滔滔汨汨，像煞有介事的，說了許多。平心而論，過去的確實，到被他碰對了幾件。後來又回復到年齡問題上來，他便把與人中的關係，演說一番，我聽了不禁大笑起來道：「照此說來，彭老夫子一張尊臉豈不比『諸葛子瑜之驢』還要來得長嗎？」老唐也忍不住笑將起來，我於是再沖一首：

一寸人中百歲長，麻衣相法語能詳，人中果時關年壽，彭祖應爲八寸強。

一路談笑，把晨趨榜腹的事忘混了，到偏橋鎮，覺得肌腸雷動，於是停車進食，軍隊還未過完，一共只有三家小館，都是滿座，老唐提議弄點酒擺擺寒氣，這時拖車的牲口已經拉去喂料，車子的在一家草藥店的院子裏，館子既無坐位，只好把東西買來，在車上負暄對飲了，在偏橋耽擱了一點多鐘，繼續前進。這一路本來都是高原，剛才只顧談笑，沒有留心什麼，走過了兩個大橋，方發現北方地勢，與南方確有不同，這些橋並不是架在河面，而是架在地溝上，接連兩片高原的。原來這些高原，都是縱橫十數里，乃至數十里，兩原之間，隔了一條大溝，往往深至幾十丈，十崖壁立，險峻異常，下面連一點水也沒有。未關公路以前，並無橋梁設備，行人至此，上下頗覺麻煩，現在一橋相通，本來平往，當然便利許多，在橋上又來一首：

油油麥秀滿平曠，野嶽天晴出曉收，此景江南渾不見，高原爲比隔深溝。

又過了一個高原，走到一處依山傍水的路上來，前面來了一批隊伍，攔架隊驛馬大車，伙食擔子，拖了三三里路，路狹車大，我們只好停在路傍讓他們過去，在車上看到他們一個個服裝齊整，武器精良，尤其那種雄糾糾的氣概，雖然正在跋涉長途，而絲毫倦容都沒有，看着令人起敬。和老唐談起孔老夫子每過來人必式的道理，覺得這些都是國家干城，此時雖無式可憑，而高據平視，究有不安，於是兩人下車拱立，足足站了一個鐘頭，讓他們過去完了，這才繼續前進。下午四點多鐘到了一座土山，山下設了個檢查站，照例的停車驗照，試問中部遠近，有一位武裝同志用手向後山一指道：「拐過這小山，下去就是了。」聽着頗為高興，連忙登車前進，轉過小山，走不多遠，這一片高原已到盡頭，原下地勢低窪，南北不過五六里，東西却在十數里以上，遠山合抱，一水前橫，迎面山上，幾萬株翠柏參天，氣勢雄偉，山腰裏一條依山修築的城牆，繞成一個半圓形，再下面便和城邊的房屋混為一色，直到河邊，才看到一座城門，正對着一條大橋，城裏近河的半段，房屋櫛比，靠山的一半，却疏散了許多，老張把手指着道：「那就是中部縣了，許多柏樹的地方。正是黃帝陵。」乘便謁陵，乃是我們此行計劃中的一事，此時已是橋山在望，氣象非常，如何不喜？於是再油一首：

鼎湖龍馭已難攀，喜見陵園一破顏，萬笏遙岑爭拱立，接天蒼翠認橋山。

在這裏停車片刻，詳細的把橋山形勢，端相一番，因為我們站在高處，覺得橋山主峯，並不高峻，然而四圍培塿，都替他作勢，在這衆山之內，已是唯我獨尊了。一條沮水曲折環抱。

除了南門外的河身，顯然可見外，來蹤去跡，老遠的都看不出來，老唐雖通相法，却不解堪輿，我更是外行了，但在同官專車上，吳先生曾經說他和一位某堪輿家同陣來遊，據云如何山環，如何水抱，此時回憶起來，覺得果然形勢不凡，時間不早了，連忙趕進縣城，走下高原，橋山漸漸高起來，沮水的來路，也看得分明，原來竟是由西轉南，和縣城包在裏面，替他做了個天然濠溝。

當晚住在中部招待所裏，房屋頗爲整潔，設備也還不差，我們每天只是在路上最爲閒適，而且自由，一到達某一縣鎮，就不免七事八事鬧得人頭痛，在這裏當然不能例外，夜裏十一點多鐘才得安睡，第二天清早，又紛擾起來，一直到午後三時，各事算大致清楚了，便和老唐約着同去謁陵，中部地主朱先生知道了，忙和洛川的一位周先生，以及當地的幾位地主們，同來嚮導，並叫人拿了香爐臘台紅氈之類的東西，這到把我們鬧着了，他們這裏，因爲每年國府都派有大員前來祭陵，就是平常往來謁陵的名公巨卿，亦復不絕，所以有此一套設備，可是今天我們香燭未備，要此何用呢？只好說我們但以虔誠敬禮，用不着這些了。當下七個人從縣政府後面，走出一個城牆便門，逐步登山，走到柏樹林裏，一株株都是拔地參天，盤青盤翠，大的須四五人合圍，小些的也都是兩人合抱不過來，比較梓潼道上所見的桓侯柏，又偉大和整齊多了。我因四圍不見垣牆，便道：「這些古柏，沒有垣牆保護，不怕樵採嗎？」洛川周先生接着道：「沒有關係，中部人有一種迷信，說是動了黃帝陵的樁，子孫便不發旺，所以叫他砍他都

「不敢」我道：「好，這個迷信，到不必破除，不過專靠迷信終難持久，還是能設法築起一道圍牆的好。」說着發現一個大土墩，正在黃帝陵的面前，不到一百步遠，比黃帝陵還要高大，墩上也都是古柏，旁邊一塊石碑刻着「求仙台」三個大字，據說是漢武帝所築，他因為黃帝陵風水絕好，想來攫取地形，所以建築此台，以求漢室江山之永固，這話雖不可信，然在陵前弄這麼一個土墩，究竟有些討嫌，當時因登台的路被雪封了，不能上去，否則登台臨眺，風景一定不差。過了求仙台便是黃帝陵，土墩一丘，高大不過求仙台的五分之一，陵前有明時的一橋山龍馭」一碑，再前有清畢沅所立軒轅黃帝之陵的碑石。上覆瓦亭一間，碑側刻着陵地畝數等等，此外便沒有其他設備了。我們七人一排兒站起，恭恭敬敬行了三鞠躬禮，並虔誠的禱告了幾句話，大意是一願我遠祖在天之靈，佑我民族復興，國家強盛，領袖健康，世界和平。」禮畢又繞陵走了一轉，這時大家嚴肅敬慎的心理，和國家民族的思想，都充滿了胸坎，短短的數十步行程中。除了整齊而輕微的步伐外，絲毫沒有其他聲息，在南京時，聽到祭陵的人們說，到了黃帝陵，愛國思想，沒有不油然而生的，今日身歷其境，果然不錯！其實呢，黃帝去今已四千多年，鼎湖升天，事難遽考，甚至疑古派的歷史家，對於他這個人，還成問題，況且這裏又是個衣冠塚，那麼何至便影響人們思想，一至於此呢？這真是一種不期然而然的心理，中華民族之所以能永遠卓立於世界，也正是這種心理的永不磨滅之故。

在這裏徘徊一會，廬先生說：「橋隄風水，國人之所歸稱，別的我們不懂，這條沮水的過

繞，和後面一條山崗的坐直，確實有點意思。上說着便引導我們從陵後上去，經過一個駐有守軍的房舍，踏着山雪，上到一座高約三尺的土牆上，彷彿就是陵後的一段垣牆，果見對面一條山崗，從橋山通到陵園後面，沮水由西順着橋山脚下流來，為山崗所阻，又折向西南，把陵園和中部縣城都包在裏面。就是我們昨日所見的那條天然深溝了。由南轉東北，再轉向西北，又到了山崗的右手，才直向東去，因為有此山崗，所以使沮水兜了那麼一個大圈子，否則把山崗鑿通一洞，那水便直移過去了，這一點天然形勢，確是值得留戀。

太陽漸漸低了，我們還想到黃帝廟去看看，於是從東首的小路下去，忽見野火熊熊，黃烟彌漫，趕忙走去一看，竟是燒山的火，這地方雖已在黃帝陵下，並且相去甚遠，但柏林還是連着的，朱先生隨即派人去集衆撲滅，一面查詢究竟，我們一面走着，一面談着，我道：「由此看來，陵園圍牆更不可少了，現在才是秋末，星星之火，已可燎原，便在隆冬，草枯木脫，火乘風勢，這一片柏林。還堪設想嗎？」朱先生和當地幾位地主，都深以為然，並說一定要設法修築，這件事到是希望他們能努力促其實現的，一時到了黃帝廟，右手一個宅子，像是從前奉祀宥的住所，左手便是廟的大門，門前坎下是通洛川的公路，路南便是沮水，廟額三個大字寫得極其飛舞，進門三面屋子，碑碣甚多，過來一個大院子，古柏十數株，靠近大門的一株，真大得嚇人，我們七個人中間，除朱周兩先生比較是中人身材而外，共有五個彪形大漢，而這棵大樹的下面，七人竟不能合圍，高頭土觀，沖霄百丈，覆陰數畝，鄙人孤陋寡聞，對此不得

不歎爲生卒未有了！尤其可愛的是骨幹奇古，而枝葉茂盛，以他的體格而論，似非三四千年，不能長養至此，而它的容貌却似尙在中年，這就難能可貴了。院子北頭是黃帝廟的正殿。結構並不怎麼偉大，最多是百十年以前的建築，裏面現在封存了許多棉花，除了正中的木主香案外，餘無設備。在太殿西南角上又有一棵大柏樹，比前面那株略小些，我們五個人已把他圍過，可是在這廟裏，要算行二了。通體都是長方形的小孔，叫做「漢武帝挂劍柏」，據說漢武帝當年祭廟時，在這樹上釘了若干顆釘子，以爲本身及侍從挂劍之用，所以迄今還留下若干釘眼，這當然是附會的，無論掛劍裹不了這些釘，而且釘子更不能釘得這麼密，尤其不能連最高的樹枝上都釘滿了。我想這大約是柏樹中的另一種，可惜同行沒有植物學家，只好留待將來再爲請教高明了。

出了廟門，沿着沮河北岸回到縣城，在離城不遠的路上，依山旁水，山石上刻着許多前人的題句，真草隸篆，無體不備，只是散漫得無法保護，將來風雨侵蝕，這一些點綴風景的藝術，恐怕不久也就完了。路上朱先生說狄青墓也在中部，從追遠門——南門——過河，東南山坡上便是，當時因天色已晚，未及前往，晚上照例的紛擾到十點多鐘，因爲我們約定八號以前趕回長安，尙有三原和涇陽兩縣，非去一趟不可，時間迫促，決定明天回去，所以本晚談的話更多些，興奮過度，睡不着了，利用枕上時間，湊了四十韻油詩，以爲謁黃帝陵廟的紀念：

制作尊初祖，千秋敬服膺，乘除明數理，醫藥靖黎蒸，縫掖纓章體，文書代結繩，和聲成

律呂，量物得權升，演陣握奇古，指南破霧會，端居宮室美，交易貨泉勝，器用斯爲備，
文明此順承，鼎湖龍去矣，華夏世相仍，漢運遂蹉跎，軍情急調徵，蝦夷窺上國，狗彘搏
雲鵬，納粹貪怙固，蚩尤暴力矜，灼膚臨赤日，播毒厥蒼鷹，老弱兼凋喪，賢愚有戰兢，
豈徒關險失，不啻祀天崩，浩劫盡砂化，哀兵勝算應，垂亡驚國族，奮起抗侵凌，危難三
年久，聲威百戰增，自強原不息，英勇競相稱，得道欣多助，同仇喜會朋，讜言伸正義，
盟約貯金滕，陣地聯歐亞，儲蓄供矢矰，和平茲可企，勝利庶堪憑，破虜看時近，考功舉
有恆，農桑資勸勉，政績望超騰，赫赫公孤選，區區郎署丞，寧堪當大任，何以佐中興，
半豹窺難盡，全牛恥未能，輜軒空夢擾，羈旅漫愁凝，野路侵霜月，勞薪碾石稜，蕩胸豁
兩目，行脚類孤僧，遍歷長安道，還敲白水冰，孟姜遺孽迹，彭祖大年登，旣探同官礦，
來瞻古帝陵，衣冠留故塚，松柏蘊長初，沮水流環抱，橋山蠶屨增，高風薄隴蜀，佳氣接
崑瀾，形勝誇雄偉，堪輿說上乘，三楹存廟宇，五祀備嘗蒸，追遠崇先德，開來講勸懲，
大明忻復旦，吾道待東昇。

清早起來，和老唐正在收拾行李，預約同行的余先生，和送行的幾位地主都來了，大家吃
可點心，作別登程，余先生帶了幾匹馬，我和老唐均試坐了一程，我的騎術本不高明，加以久
不據鞍，寒山滑路，不免有些慄慄爲懼，所幸幾匹馬都走得很穩，果然比車子快得多，下午兩
點就到宜君了，剛剛住下接到兩份帖子，乃是駐軍長官請我們吃晚飯的。我和老唐因與主者初未相

戰，不打算去奉擾，余先生說：「這位某師長到邊疆將風流，品學都好，他宴請兩位，純粹是結識朋友的意思，到不可不去，」五點鐘左右，同官會的那位王司令來了，說：「某師長恐怕兩位見外不到，特別要來替他面邀，說着連聲催促，我在同官與這王君一陪之下，對於他的見解談吐，印像頗佳，此時便也主張去走一趟，」老唐無可無不可的大家同陣去了，那主人已經迎門出來，彼此謙遜了幾句，開始談天，由政治而軍事，由現在的戰局，而將來的希望，主人發言不多，都很扼要，同時態度亦極從容，想起余先生的批評，覺得此公果然有點道理，約莫六點鐘了，勤務兵通知飯已擺齊，於是到另外一個廳上赴宴，起初我以為就只我們幾人，不料到了廳上，居然三席之多，宜君地主也在那裏，主人把我和老唐分別向大家介紹了，然後入席，主人的酒量不大，而他的酒代表某某兩處長却都了不得，有位張先生是我們准上老鄉，他利用鄉誼兩字，灌了我好幾杯酒，當我們正在糾葛之時，不意老唐和那一位代表忽然有了小誤會，兩人都有醉意啦，我和主人連忙岔開他們的話頭，移轉他們的目標，邀同大家轟飲了一陣，這才了事，終席而後那位張先生跟着來了，極力解釋某先生確是酒醉，並且一定要我們明日再留一天，他們隊伍裏有個俱樂部，平劇甚好，明早准於綵排招待，以示歉意，這位張先生口似懸河，老唐被他弄得無法，只好含糊應允。第二天早起，王司令一定非留着吃頓早飯不可，情不可却，早飯後已是九點鐘了，剛要動身，張先生來請看戲，我們因時間實在來不及了，而又不便峻拒，只好在台上台下參觀了幾分鐘，並贊美了幾句，就此告別。

今天動身太遲，加上氣候溫暖，路上冰雪，都已融化，有的地方一陷多深，有的上面滑下面硬，走起來東歪西攆，拖車的牲口，固然吃力，坐車的人也覺難受，老唐便歸咎於這班武裝同志的糾擾，我說：「他們的蠻勁固然令人頭痛，而他們的誠摯也使人可感！我以為這正是軍人的本色，到也不可深責。」他談起那位酒代表的傲慢無理，因而由驕橫不法演繹到紀律問題，足足發了半天議論，我想他這點鬱積，到是讓他發洩了的好，於是不贊一辭的靜聆高論，下午六點多鐘，月亮已經出來了，離同官還有十來里路，老唐的話匣子已經關起，老張和小陳忽上忽下的忙了一天，此時正在車轅上跨着喘氣，四個人都靜悄悄地對着這一輪皎月，我因老唐今日感慨，不禁由世路崎嶇，感覺到征人痛苦，屈指離家，已是蟾圓兩度，而行程未半，莫計歸期，遙憶閨人，頓生離思，隨口打起油來：

萬斛羈愁壓馬鞍，一鞭霜月過同官，遙知此夕深閨裏，北望長安正倚欄。

車子到了同官北門，有兩位地主，在這裏步月相待，告訴我們礦廠已經兩次電話來問，候着到那裏去就宿呢。於是便不再入城耽擱，逕向礦廠而去，今天在九個鐘頭之內，趕行了九十里，路極泥濘，車極顛播，實覺疲乏不堪，晚飯以後，住到一個窯洞裏，生着一個火爐，溫暖如春。這一夜睡眠，其酣甜真爲若干日所未有。第二天早起，把礦廠未完手續弄清，已是八點左右，今天剛巧沒有開西安的煤車，三原距礦廠一百多里，普通煤車，萬難不到，同時非五日內回到長安不可，到三原的途程，勢不能分做兩天，無已用礦廠拉車專送，雖然鐵路線比公路遠

多幾十里，而拉車比火車還快，到三原自無問題，計議定了，車子和車手都已備齊，一車可坐六人，用四人手搖，後面帶着行李，我和老唐坐在前面一張長靠椅上，旁邊坐着礦上兩位司事，一共四人，加四名車手，人既少行李又簡單，所以車上共不擁擠，而且走得很快，我和老唐都是第一次坐拉車，起初覺得有些頭暈眼花，過一會兒也就好了。縱目四顧，毫無遮欄，反覺得比火車來得痛快，可是兩腳放在前面，一無掩蔽，車子越快越是風大，直凍得若非已有，於是我們商得押車司事和車手同意，每到一站都小停片刻，一面讓他們下去吃點茶，喘喘氣，一面也讓我們下去走幾步暖暖足，午刻到了耀縣，吃過中飯，換了一部車子，據說拉車只能短程，因為這工作是非常吃力的，如在三十公里以上就得換人，而且來車仍須趕回礦廠，因而到此人車俱換，約莫三點多點，到莊裏鎮，又換了一次車手，兩位司事，都已在此下去，車上只有我和老唐兩人，行李也減了一部份。於是車手也減去一名，不過這一段都是上坡路多，車行反而甚緩，到五點多鐘太陽落了，難三原還有幾十里路，這時風侵短服，霜冷長途，千里寒雲，一丸明月，道傍村落，都低低地罩上了一層暮靄，所有竹樹，上半段到還看得清楚，下半段却似圍了一條白絹，有的上下都很清楚，而中間好像打了一道白箍，景物清幽，頓忘疲乏，經了幾個村莊，過了兩個高原，遠遠看到許多燈火，車手說那就是三原了，喜而成油。

烟凝薄霧層前村，月入層雲夜色昏，擊鼓衝寒二百里，萬家燈火認三原。

「今天真凍夠了！」老唐一下車便這麼嚷着。三原車站離城遠有一里來路，晚間沒有火車

經過，站上冷清清的連個人影都不見，攬車回去了，月台上剩了我們兩人，路都問不着，更談不到搬夫了，只好順着剛才車手所指的大路，各人扛了自己的行李，夾着皮包，往東門走去，約莫半里多路，兩人都氣喘呼呼地，身上發汗，我向老唐道：「要顯不冷還得出力纔行，」說着前面來了一位行人，承他慨允，替我們扛送行李，代覓客棧，而索價只銀兩元，當然高興囉，那知走不多遠，一拐彎便是城門，再一拐便是一座「北平大飯店」，老唐嫌地方孤僻，主張另找，那一位說：「裏面人多着呢，東關客棧就數它大，」我這時不願再走，便生張進去看看，再說，果然房屋整齊，旅客衆多，老唐也相當滿意，着定一個三號，乃是兩間通做一間的，兩張大鋪，屏對鮮明，几案清潔，當下茶役送過茶水，又生了一盆炭火來，可是房間太大，西北風颼颼地從窗隙門縫鑽來，一盆火確不夠調和室內溫度，加以兩人剛剛出了些汗，此刻更覺得身上發冷，這時兩人肚子都餓了，問了問茶役，據說「這裏飯已開過，只好炒桂花飯吃，要換館子必得到大街去，」此時已是八九點鐘，怕的都已關門了，老唐道：「不行，今天凍了一天，這時又這麼冷，不吃點酒必得生病，」不管他遠近我們去找，「說着勇氣十足的站起來要走，我看他猴急得有趣，便和他踏月而出，路上來了一油：

榮榮霜華壓帽簷，西風瑟瑟更穿簾，爲言却病當謀醉，且向街頭問酒帘。

東關內確是相啻荒僻，過了些空地才是街市，走了好幾十門面，竟無酒家，只有兒穢倒雲裏，街燈不明，行人稀少，這時不免有些失望，好容易發現一家髮理店，點着一盞汽油燈，光

影四射，走法一開，店裏一家外館，在他對對門，可是門已關了，而且不規招牌敲門而入，店裏人勉強招待，似乎頗有不願接此真寶的神氣，只好捺着性子坐下，隨便要了兩三個菜，酒酒室官廳着法訂，我們和店主談談，原來他們正為負擔軍餉問題，準備明天要罷市了，他於是把本縣負擔總額多少，各界如何分配，他們茶酒業負擔多少，攤到他們每家又是多少，說了一遍，老唐義形於色的道：「那麼，這種分配確是不平，不過罷市也不是求取解決的途徑，最好先由同業公會向政府呈明理由，要求重行分配，當然可以得到平均負擔的結果，明天我可以先替你們說一句話，但是希望你們不要輕於罷市，以免影響地方秩序，」這話老唐聽了頗為入耳，無如罷市乃是今天公會議決之案，因而躊躇起來。當時我們要的茶已來了，酒也來了，於是邊吃邊談，我道：「罷市乃萬不得已之舉，結果還是你們同業，先蒙損失，同時市面上因茶館酒肆都已停業，勢必呈着不安現象，和平解決之門既沒有關閉，當然不可用最後一着，如果你能聯合若干同行，去和同業公會的負責人商量，把罷市的決議遲三天執行，在此時間，進行和平解決方法，如果不能得到圓滿結果，再實行前案，只要大家同業多數如此主張，公會當局自無問題。否則政府大可振振有辭的，說你們事前並不聲明理由，只據以罷市相威脅，輕輕地加上你們一個鼓勵風潮，擾亂治安的罪名。倒反弄得自己理屈了。」老唐這時頗以為然，便計劃去找某某幾人，同去公會建議，又要求老唐明天替他主張公道，老唐三口答應了，他又轉到後面咕噥一會才欣然晝夜而去，當下我們深喜一場罷市風潮，可望打銷，不免兩人都

多吃了兩杯，我們的菜都到齊了，忽然來了一碗紅燒羊肉，堂倌笑着道：「這是老板的敬菜」。我笑着對老唐道：「賄賂來了，人賊俱獲！」老唐指着堂倌道：「不敢當，我們菜夠了，請你拿回去，謝謝你們老板，」堂倌一定不肯，說是「老板因為明天不做生意，原留着自己吃的，剛才招呼送給兩位先生下酒。」當時兩人酒興未闌，得此佳肴，也不願意放棄，於是姑且留下，我由無意中問明了這碗菜的價格，酒後還是照價付了，兩人醺醺然，回到客寓，一轉眼老唐失蹤了，過了好一會，他笑嘻嘻的走了進來道「奇蹟！奇蹟！我剛才到後面去，忽然聽到許多鶯鶯燕燕之聲，在一個房門口，偶停脚步，裏面兩個妖姬，公然招呼我進去吃茶，我連忙走了，這不等於上海四馬路的野雞嗎？」我道：「閣下名士風流，何不逢場作戲呢？」他道：「你這傢伙，豈有此理，你纔出去，找爽來風流一回，」我道「明天我去涇陽，你在這裏儘管風流吧，今晚恕不假借，」兩人正說笑間，忽然脚步輕盈，歌聲曼妙，約末兩三個人來到我們房外，趑來窺去，我道：「引誘良家父老的來了，閣下還是去吧！」老唐儘是裂着嘴傻笑，只不做聲，我便把房門拍的一聲關上，當下打油一首，然後就寢。

旅思繚繚久斷腸，可堪一瞥杜韋娘，玉昌仍在東牆住，未許高唐覓夢鄉。

第二天清早，我僱了一部人力車到涇陽去，老唐也搬到另外一個公共場所去住，約定八日晚間同在長安菊花園聚會，兩人出了客棧各自東西，涇陽離三原只是三十里路，車在涇縣灤灘區內行走，來道白楊，盈科渠水，青苗壓隴，曉日當門，真有太平富庶的氣象，不料走了半來里

路，隱隱聽到機聲，車夫說：「長安又有警報了。」過了一會，機聲漸漸地大起來，彷彿很沈重。可是數量似乎不多，趕到前面大渠的道路林下，剛把車子停下，便聽到高射砲聲和炸彈聲，看那方向，就在涇陽以南，這時林下先有兩位行人蹲在那裏，據說恐怕是咸陽附近，不過那裏並沒有什麼要緊東西，仍是擾亂性質罷了。不到十分鐘機聲由漸漸小而至於無，我們繼續行，到涇陽才是已未午初，住在一位地主李先生那裏，略事休息，地主高先生也從耀縣途中趕回來了，開始把應辦之事，予以料理，這幾天和老唐同陣，各事分工，還不知怎樣，今天把兩付擔子併在一個人肩膀上，多說好些話，多跑多少路，傍晚因為要想證明南門外瀆地變為良田的原因，在疲勞之下，又來回跑了好幾里，覺得很累，晚上只和高李兩先生把明天到幾個農場去觀光的途程定了，便去休息。

第二天清早，高先生電話來，說因事擬九時後騎馬趕來，讓我們先走，於是和李先生先到西北農事試驗場，走了半里路警報又來了，今天可比昨天討厭，彈聲仍在昨天的方向，但是敵機在上空經過了幾趟，今天車子既大，人又多些，更不敢冒險行走，直至十一點多鐘，才到目的地，這這個試驗場是由金陵大學的幾位先生主持，屬於該校的農學院，以試驗及推廣棉麥為主要工作，因為涇惠渠可以利用，灌溉不成問題，管理也很得法，所以成績甚好，午飯時間到了，高先生還不見至，意必為空警所阻，遂不再相候，飯後又到農業改進所的農場去參觀，與金大農場任務相同，地區和經費或許還要大些，而成績方面似尚不及，因而想到一切事業私營

和官辦的利弊，不禁有所感慨，但念關中高原之地，自涇惠開鑿以來，利溥萬家，得此兩農場，提倡試驗。使農作的方法種籽，日漸改良，其功效亦不可沒，歸途所見農村，都覺生氣勃勃，較之同官以北所見，確不啻天壤，興會所至，又來一油：

十日山行半野原，涇陽喜見好田園，麥苗處處清連陌，渠水家家綠到門，驛絮登場嬉婦孺，縷絲繞灶走雞豚，一畦寒菜饒蔬蕪，留供村翁覆瓦盆。

回到涇陽，已是五點多鐘，高先生來說，今天又是炸的威陽，因而談到明天途程問題，他們兩位都主張我坐驛車回長安，免得火車上危險，李先生道：「涇陽有兩個古蹟，也可以說是名勝，一個是李肅敏所建的涇陽塔，在東南十五里，一個便是瀛洲台，為唐十八學士傲遊之處，在東南二十里，要是坐驛車去，叫他把腳程趕快些，都可以繞道一遊，」我道：「涇陽塔我來時已在車上遠遠得見，果然是玲瓏壯麗，不知道瀛洲台還有什麼遺蹟沒有？」李先生道：「瀛洲台俗呼甫下，在涇陽塔的南原，有台原故址，東西相望，殘礎猶存，可惜現在已近冬季，要是春天，那裏草色芊綿，風光蕭瑟，景物確是不差，」我想：「瀛洲乃是縹渺無憑的海上神山之一，所謂仙人之居，至唐太宗命閻立本為杜如晦房玄齡等十八人繪像，精亮為贊，題名字爵里，藏之書府，號十八學士，時人榮之，謂為登瀛洲，不過是比喻之詞，他們何嘗真到過瀛洲？而這裏居然有瀛洲台，未免附會了。」當下不便言明，只得說：「明日有暇，當往瞻仰。」並託李先生代僱快車一輛，以便明日早行。這位李先生並非本地人，因在涇陽服務已有

九年，頗能深入民間，從事下層工作，所以涇陽縣無論城鄉婦孺，認不得他的人真是很少，關於這一類瑣事，原不應相煩，然而經他代僱，可以保險快而且好，路上更是絲毫麻煩也沒有的。

一宿無話，次晨五點光景，車子到了，吃了早點，作別登車，車夫道：「你老到不到涇陽塔呢？」我道：「要繞多遠？」他道：「往長安直奔正南，過河，上畢原，要到涇陽塔，得轉向東南，差不離多二十來里咧！」我道：「那末算了吧。」於是直向長安大道而去，走不多遠，到了涇河北岸，正有一隻渡船剛在攔岸，這時水小，河面不過十來丈寬，碧澄澄的水，一浪一浪的打着岸的渾冰，聲如擊磬，對岸上山壁立，樹木葱蘢，據說上面便是畢原，因思此時要沒有渡船喧擾，而是一個人策杖尋幽，這境界真美極了。一時時渡到對岸，我鼓着勇氣跑上山坡，一轉灣進入一條狹路，兩邊俱是陡崖，正在坡中小立候車，忽聽上面車聲隆隆，雜着叱咤呼嘯，知道是大批馬車來了，連忙閃到一旁，只見十來輛大車從上面直衝下來，龐大的車輪離我近的不過五寸，一陣風擦了過去，幸而我的車子還沒有進入夾道，否則非衝個馬仰人翻不可，這地方道路，真有透透加寬，和改良坡度的必要！

到了原上，眼界頓然開闊，畢原一名畢陌，一名咸陽原，一名石板原，又叫咸陽北坂，東西二百餘里，南北數十里，除了麥地之外，便是許多大墳，可惜都無碑碣可考，車夫指着路東的兩個高塚，說是周成王和康王的陵，又指路西的兩個說是文王和武王的陵，我來時原有便講

博陵之意。此時聽說尚在十里以外，只得遠瞻而已了。在原上經過幾所村莊，到了渭河北岸，河面比涇水寬到兩倍，兩岸淤泥淺灘，都在一里左右，想見洪水泛濫時，局勢一定異常洶湧。到了河邊，渡船還沒有過來，脚下淺灘泥濘，坐在車上候船，忽然想到清涇濁渭之說，注意一着果然水流不若涇水之潔，大約正是漲泛無常，淺灘淤泥，時被沖刷的原故，車上無聊，打油一首：

渭源發鳥鼠，驚浪下嵒潼，二華成襟帶，三秦此貫通，關中擅形勝，淘盡幾英雄。

渡過渭河，車夫說前面不遠就是漢城了，這時已是十二點鐘，肚子有些餓了，到了一個小鎮歇下，胡亂吃了點泡饅，獨自一個先向前走，遠遠看到一座村莊，垣墉高聳，氣勢非凡，趕到那裏原來是一些不完整的土壁，但牆基極厚，懷疑這便是漢城的故址了，當時生怕和車夫走岔了路，只好回到一座小廟前面坐候，約末二十分鐘車夫唱着來了，我連忙問道：「漢城就是這裏嗎？」他用鞭子順着村莊向西南一指道：「這一帶都是漢城，喏，那些土墳不都是城牆腳嗎？」我說：「那末未央宮在那裏呢？」這話我初以為不該問，因為這傢伙粗裏粗氣的，恐怕未必曉得，那知不然，他又用鞭子指着南首一個大廟道：「那就是未央寺，後面便是未央宮，咱們到長安從這裏向東，你老要去玩，從這裏一直奔南，不到廟就向西轉，裏面有未央宮的大石基還有碑呢，我在這路口候着，因為那裏不通車子，不然我陪你老去了。」我聽了大為高

鄉裏連忙叫他候在路口，大踏步直奔西南，離廟還有半里路，遠遠看到土埂一個缺口，便斜岔過對裏面一片荒涼，荆棘滿目，除了畢秋帆的一座石碑而外，所謂白石殿礎，並沒有看見，至於所謂宣室殿，柏樂台，玉拜欄命台，更向校書閣，更是連影子都沒有了，小立片刻，打油而返，油道：

霜風野色入歸程，榛莽蕭蕭滿漢城，別館聯宮三十丈，未央殘礎獨留名。

一再耽擱，下午四時才到長安，驛馬車不能進城，因在北關換了人力車，拖到菊花園，那知十數日來，情勢大變，竟有了令威化鶴歸來的景象，問了問看門的老何，他道：「你們的人都走了，只有喻先生還獨自一個住在這裏，現在也出去了。」再問到他們的去向，他除說了一句「走了四五天」以外，其餘便一問掩口三不知了，喻老夫子房門鎖着，又不知何時回來，無怪只得把行李放在門房，招呼老何一喻先生回時，告訴他我回來了，唐先生今天也要回來的，我現在家裏餐室等他，請他就去，一談完便到家裏餐室，因為這是老喻每日必到之處，路上想着道真希奇了，不是約定八號以前齊集西安，九號同陣到洛陽嗎？怎麼忽然撤下衆人提前走了呢？又怎麼連王友也不留一個呢？難道他們各位都早已回來，而一同走了嗎？越想越莫明其妙，到了家裏餐室，問知喻老夫子五分鐘以前還在那裏，現存着幾瓶酒，說等一會來吃晚飯，這才放心，餐室主人見我滿面風塵，知道我才回來，便和我寒暄了幾句，一面招呼打水泡茶，在這沒歸歸宿的時候，陪着他們賓客如此殷勤招待，心中有說不出的感慨，盥洗已畢，

時間還早，據說喻先生每天總是六點多鐘才去晚餐，枯坐以待，未免無聊，乃獨向鐘樓一走，說明喻先生來時，請其候我，那知未到鐘樓，喻老夫子迎面來了，見面之下，才知道究竟。這裏面文章儘多，言下不勝慨嘆！當時我也好生納悶，但舉已如此，只好候他們幾位回來再說了。喻老夫子道：「此刻吃晚飯還早，不如先回去把行李舖好，並且告訴老何，如果唐先生等回來一律請到家庭餐室見面，」於是兩人再到菊花園，老何道：「剛才楊先生回來了，正在打舖蓋呢，」三人見面，楊先生也是一肚皮不高興，各人把東西略加整理，再同至家庭餐室，大家都不快，一個勁借酒澆愁，回來已是八時左右，唐先生等都還沒有到，我告訴老何，請他今晚睡醒些，恐怕他們今夜都是要回來的，果然在夜十一點多鐘唐先生回來了，早三點多鐘閻先生回來了，五點多鐘王先生回來了，六點多鐘周先生也回來了，因為掃帚器具都已分別送還，大家都擠在我老喻原住的那兩間套房裏，他們陸續回來，又都各有一番牢騷憤懣，鬧得我和老喻都一夜未能睡眼，次晨集議都在氣頭上，便有了許多激烈的主張，喻老夫子在一行裏雖不負什麼實際責任，但與先走的那位先生既為至交，而與我們幾人又都相處甚得，對於此舉心不謂然，力不能挽，深知同人回時，必有一番僵持局面，所以自告奮勇，願在這裏守候，原是一團好意，要把大家仍舊團在一起，顧全大局的，見此情形，當然十分焦急，於是作攬右左打躬，好容易把重慶的電報暫行緩發，並由他飛函洛陽申明衆意，且謀轉環之道，大家也因老喻獨自一人，相候數日，情誼可感，便都平了一平氣，打算等洛陽來個消息再說，這事才算告一段落。

第二天上午八點多鐘，空襲警報發了，大家餓着肚子下防空洞，因為工友都走了影響到各人的一切飲食起居，對昨事更增許多不滿，幸而爲時不久便解除了，接到蕙第貳封信，慰悉渝寓一切安好，正打算寫回信，老唐來約上街吃東西，於是，和喻唐同陣出去，午後把回信寫好，再到街上，那知警報又來了，昨夜睡眠不足，今天又接連進了兩次防空洞，晚上甚覺疲倦，默計洛陽之圍，非三四日不能回來，株守西安，日愁空警，也不是辦法，不如乘此時間，到華清池一游，免得無聊，經我這麼一提議，際闈先生因爲前次已到過臨潼不必再去，和周先生另有他事外，其餘幾位都一齊贊成，於是商定周闈二位留守，我們五人明晨乘拉拉車出發準在臨潼一宿即回，并公推喻老夫子經理此行各費，計議已定，各自就寢。

七 驪山攬勝

九日五點鐘起身，大家收拾一切，把應帶的簡單用具，各自帶了，剛要動身，警報聲又響了，「糟糕！今天光顧特早，未免有意和我們搗亂了！」大家於入時洞，不約而同的這麼說着。我道：「好在這裏離臨潼只四十華里，只要上午動身，頂晚總歸到了，」八點多鐘解除，連忙跑到東大街早餐，餐罷到東關外僱了一輛膠皮輪的雙馬拉車，五個人坐在上面甚爲舒適，一位趕車的姓馬，是個回教徒，約莫五十來歲。稀稀的幾根鬚鬚，頗有點滑稽風度，同時滿嘴的大人老爺，却也俗得有趣，我們要他改稱先生，他說：「那個叫不順口。」大家只好聽他，據說會到過上海南京，也到過江西湖南，畢竟見過一些世面，所以到也三教九流的無所不曉，這時天氣極好，薄薄的浮雲，把陽光調和得不強不弱，車子走得也不甚慢，大家隨便閒談，忽又談起昨日事來，王先生義形於色的道：「國家之敗，由於官邪，這種半間堂的作風，不料還存於今日！」我接着念道：「惆悵半間堂上客，尙傳衣鉢誤蒼生！」楊先生道：「對對！打他一斤油！」我尙未回答，那個老馬插話道：「大人！半路要打油幹嗎？油要到前面灑橋鎮才有呢！」大家聽了不禁鬨然大笑起來！老喻見他頗有意思，便有搭沒一搭的逗着他說笑，才把剛才話頭打斷，不多時過了灑橋，再行十里，到了灑橋，一條灑水，由南而北，這條有名的灑橋，橫跨水上，全長三十來丈，約莫三丈多寬，橋身平直，老遠看去，仿佛壓在水面

上，橋不橋爲漢時所建，王莽篡漢，更名長存橋，旋復舊稱，故事都人送客，至此折柳贈別，彼此黯然，所以又叫做銷魂橋，我們尚未走到橋上，先看到一帶長堤衰柳，絲牽淡水，腰舞冷風，也不禁有些黯然若失，到了橋頭迎面一座牌樓，上書「西通關隴」四個大字，橋上石欄，多已殘缺，北首離橋不及半里和灞橋平行的是隴海鐵路橋，大家在橋上下車，徘徊片刻，走到東頭，又是一座牌樓，上書「東接階函」四字，過橋便是灞橋鎮了，老唐道：「剛才趕車的說油要到灞橋才有，現在可以打油了，」我於是呈油一斤：

一笛西風萬柳條，長堤冰雪已全消，此行莫怪無佳句，暖日趨車過灞橋。

喻老夫子油與也來了按着又打一首道是：

古驛灘聲漲灞流，灞橋遠接隴頭秋，長堤衰柳年年在，多少行人爲汝愁！

在鎮上吃了若干炕紅茗，風味極美，休息一會，上車再走，約莫十里右右，經過一個小村莊，路旁看到一座大塚，碑上刻着「漢宣帝肅太后慶陵」，幾個大字，停車下來小輩徘徊，老馬道：「大人們要看這些古墓，單這御平店附近，一天也看不完，老喻道：「這裏就是御平店嗎？你且把這些古墓名稱，說幾個來聽聽。」老馬於是曲着指頭如數家珍的道：「王太后的安陵，章太后的顯陵，另外一位王太后的壽陵，韓信塚，老汾陽王墓……」我道：「慢來慢來，那裏有什麼老汾陽王？」老馬把幾根鬍子一撕道：「就是，就是，郭子儀他老爹嘍！」說着大家又笑了。我道：「老馬肚裏到底有些寶呢！」老唐道：「從前人說江南賣菜儲都有六朝烟

水氣，看起來西安脚夫，也都有古蹟氣了。」王先生道：「不然，這是他們着家本領，他幹的這行生意，全靠着記些古蹟名稱，招攬遊客，其實他那裏懂得欣賞和憑吊呢？」我道：「果然如此，那麼老馬以後就應該不要再叫老汾陽王墓而改為郭敬之墓了。」老馬立即應聲道：「噫！大家又轟的笑了一陣，王先生不但對辯論真理感覺興趣，並且對經世之道，也極留心，因為我們由仰平店而談起種瓜的東陵侯，王先生乃發了一番高論，我於恭聆之餘，拾其牙慧，再來一油：

鼎沸中原走蝮蛇，銅駝荆棘漫興嗟，河山未復家何在，不取東陵學種瓜。

一路談笑，下午三點多鐘到了臨潼，由西門外迤至華清池，池在臨潼南外門驪山北麓，現由陝西省府委託中國旅行社代為管理，範圍並不甚大，所謂清華宮，觀風殿等建築，早已連基址都無從指認了。據說唐太宗貞觀十八年，便在那裏建築溫泉宮，天寶年間，又復踵事增華，環山列宮室，增築羅城，置百司十宅，廣池湯為十八所，想見當時的華清池，一定是彤庭青鎖，星拱龍蟠，但是現在除了「貴妃池」還留個名稱而外，其餘什麼「御湯」「太子湯」等，都不知究在何處，當下大家賂事遊覽，便去接洽住所，那知我們幾人住的，竟是五年前我們領在蒙難之所，牆壁和楹柱上，都還留着彈痕，這時各人又未免感歎一番，隨即準備沐浴，浴池分大池和單人池幾種，第一池第二池，都是多人可以共浴的大池，貴妃池也可以三兩人共浴，我們先到貴妃池去看了一看，覺得共浴究嫌狹小，於是各據單人池一間，池用白磁磚砌成，水

作綠色，溫度適宜，據云這溫泉所含的成分，有碳酸鈣，碳酸鎂，碳酸鈉，硫酸鈉，鉀化鈉，鈉，氫化鈉，氧化鐵礬，有機物等，各百分之幾不等，所以能治療皮膚病和各種疾病，且其中並不含有毒金屬如鉛銻銅等礦物質，尤為一般溫泉所不及。我們一月餘來，風塵僕僕，暫得抽暇，澡身休憩，格外覺得暢適非常。晚間喻提調招呼些酒菜，同時得了美國對日宣戰的消息。大家興奮之餘，飽食一頓，暢談有頃，然後安息。我和老喻同住一室，他把池中所打之油見告，油道：

秋老斜陽畫角哀，華清無復舊樓台，傷心一勺溫泉水，曾洗凝脂玉體來。

我當時很想也來一首，轉思不如弄首俚詞玩玩罷，枕上來了一闋賀新涼道是：

寂寞驪山路，問華清舊時宮殿，劫灰飛舞，一笑回眸空百媚，便爾美人黃土！漫指點凝脂洗處，水滑泉溫猶似昔，甚風流轉眼成千古，七夕盟，總虛負。君王已誤容嬈虜，任豬龍，巖疆據守，飛揚跋扈；更誤翠華西幸日，無主六軍似虎，便竟把紅顏輕誤！錦繡河山成破碎，儘淒涼風雨牽愁緒，南內恨，從誰訴！

第二天早起把油詞寫給老喻改正，他正在推敲，老唐來找吃早點，說吃了好去遊山，於是五人闖入餐堂，吃過點心，便從山後先去瞻仰。委座避難的那一塊復興石，我們從東首的側門上山，穿過中山林，老遠看到靠近山頂的石壁上有許多紅紅綠綠的顏色，原來都是些當代寶賤的題刻，這時暖日初昇，凍泥正解，一步一滑，頗覺難行，大家都勇氣十足的一口氣跑上上

來，這種感召力確實偉大之至！這是驪山北面，正在溫泉的東南，後面是個石壁，前面有幾塊大石蹲在那裏，居高臨下瞭望甚遠，而且離我們所住之處甚近，想像當時，當然以此處暫避爲最安全也最方便，不過從住室到這裏，路既難行，又復掩蔽甚少，途間的危險也就大極了，據說這裏原名虎叛石，這正與某將軍的尊篆相合，到也奇怪！石刻除戴季陶先生所題復興石數字外，其餘有「存亡關鍵」「復興之基」「至大至剛」「險夷一節」「正氣凜然」「乾坤正氣」「正氣感召」「天地正氣」「正氣浩然」「仰之彌高」「震爍古今」等語，都能道着是處，這幾塊頑石，也得從此不朽，可算是幸運極了。在這裏瞻仰些時，轉向西南，繼續登山，至朝元閣故址，現爲老君廟，李商隱詩所謂「朝元閣迴羽衣新」，同時李龜年嘗於朝元閣教習霓裳羽衣曲，想見當時一定是一所壯麗道觀了，現在却只有兩進破屋，一位老道，不過那座老君像，約莫三尺來高，連同寶座都是一塊藍田玉石雕的，到也相當名貴。那位老道蕭雲陽，今年已八十三歲，據云自耕山地六畝五分，納七畝稅，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食糧蔬菜，都是自給，擔柴汲水，都是自理，所需購買的，只是食鹽而已。那件百衲道袍，據云已三十餘年，未曾更製，亦且數十年不知油味，老唐問道：「那麼，你點燈怎麼辦呢？」他道：「那是施主們敬神的，只夠照亮，就是有得多，小道也不敢吃的，」說着燒了點開水給我們，我看他行動便捷，臉上綉紋雖多，而頭髮還是黑的，更是耳聰目明，頗覺豔羨其健康，只見老唐拿了幾元法幣遞給老道說：「請你吃點油吧！」他道：「我還是買點香，替先生們造福！」說着大家走了出

來，在門前大石榴樹下，徘徊良久，我在此時，便調了一闋詞，寄調「少年遊」

羽衣何處降神仙？往寧渺雲烟，一斛珠殘，霓裳曲罷，海風蕭閒，白雲深阻音塵遠，纔泊自年年，太息流光，頻搔絲髮，攬勝意茫然。

出了朝元閣，正打算折上東峯，參觀驪山老母廟，這時蕭老道還跟着送行，他道「前面有個古蹟，是隋楊廣的喂馬槽，各位可去看看，打那裏上老母廟路更好走」我們請他抄前引路，走不多遠，果然見路邊山坡上斜臥着一個大石槽，彷彿一只大澡盆，大約六尺多長，二尺多寬，內外都雕有花紋，靠路這一頭，緊靠槽底還有個圓孔，究竟是個什麼器具，當時大家都不敢斷定，只是看看吧了。從這裏再向南走，老道又指西南一座平頂小山說道：「這是秦穆叔駕處，也是個古蹟，」看到上面並無遺迹，也只略一停足，未及往視。由此別了老道，折向東南，逐步登高，到了老母廟，這是驪山高峯之一，除了烽火台外，要以此處為最高了。門前一對鐵旗桿，乃是明代故物，廟宇也不甚大，不過房屋比老君廟要整齊得多，一位六十多歲的老道出來招待，據云：「過去這裏一連多少年都駐軍隊，把個廟的香火，幾乎弄絕，房屋也幾乎折完，現在才算安靜了，」言下不勝感歎。我們因為這位驪山老母是赫赫大名的女神仙，便問他關於一些老母的故事，以及現在有無什麼靈驗。這時王先生笑而不言，老道肚裏本可以擺雜貨攤的，這時有意搬出一點東西，大約是要表示其所問，乃是拆證史籍，而不是迷信仙踪，她道：「漢書所謂殷周之際，有驪山女為天子，大約小說的驪山老母，便是導源於此了，怕是做

天子是一事，做神仙又是一事，究竟是一是二，到要請教老道。」王先生不笑了。那位老道更是不做聲，我笑着說道：「集仙傳謂唐李筌遇驪山老母，爲釋黃帝陰符經，看來這位女神仙，先憑着精通兵法，所以能威臨天下，貴爲天子，後來天子做厭了，又去做神仙，恐怕一身神通不傳於世，於是又收了樊梨花等一夥門徒，據我看來，定是十人。」那老道接着道：「是的是的！」這時大家都笑了一陣，老道又道：「此處原爲秦穆公的關寶台哩，」王先生道：「噢！大約就是戲上的臨潼關寶了。」於是大家又東拉西扯的亂談一氣。早起吃了三碗麵，跑了許多山，肚子有些餓了，老唐主張下山吃飯，但是烽火台邊沒有去呢，大家議論未決。那位老道說：「烽火台就是左手這座高峯，上面任便沒有，山高路滑，可以不去！」我們走到門口，老道又指着東邊說，那裏是始皇陵，那裏是坑儒谷，比因路遠無法往遊，也只站着看了一時，作別下山，路上老噲道：「關寶台不可無油的。」我於是來了一首鷓鴣天，油道：

高特西峯關寶台，臨風岸幘漫徘徊，未逢老姥傳符籙，空羨羸秦謝繡才，烽火熄，犬戎來，傾城一笑事堪哀，驪山畢竟非佳壤，虎叛魚沈總禍胎。

老噲道：「魚沈二字難湊」，我道：「雁落魚沈是指褒姒之美而言，因爲要對虎叛，只好把落雁二字割愛，並顛倒爲魚沈，以求對仗之工囉，你一挑剔，就玩不起來啦！」正說着忽聽臨潼城內，人聲嘈雜，紛紛四散，我道：「有警報嗎？」這時王唐楊三位都走在前面，王先生走得更遠，只見他轉身回來，向着我們搖手喊道：「不要走了，緊急警報已經發過啦！」大家

便停在上山，各人找了一個安全處所，靜候解除，今天油與甚濃，初爲油詞，更覺有趣，坐在山溝裏，再來一闋生查子：

野色襯楓林，尋勝舒襟抱，霄漢忽鳴雷，鐵翼驚梟鳥。長嘖颯風霜，肆虐無昏曉，作俑詭新奇，流毒知多少？

在山上坐了不到一個鐘點，警報解除了，想着此刻各家都才回去，一定沒有現成東西可吃，於是順便去訪問長生殿故址，問到一位在山上躲警報的本地人，據說中山林下面那塊種韭黃的地方，就是長生殿，現在已沒有什麼好看了。大家走去看，那地方是山脚平地，在溫泉之東，和溫泉平着，一徧都是菜園，臨潼縣韭黃很有名，大半都是這裏出的，在這裏無可留連，便回到溫泉，算清房飯各費，大家帶着東西緩步入城，準備吃過午飯，再在城裏觀光一番，然後乘午後二時火車回長安。

出了溫泉，先在傍邊小鎮上巡禮一周，沿着夾道大樹的馬路，過了「大地陽春」的牌樓，便是臨潼縣的南門，城垣除城門口一段爲磚石所砌外，其餘都是土築，甚爲齊整，郭門內城牆上嵌着明景泰時碑石一方，字跡秀麗，可惜無法擷取，否則到是一本絕好的小字帖。進得城來，街市並不繁盛，却還相當清潔，先找到一家館子，大家飽食一頓，特別是韭黃肉絲，一連吃了兩盆，老臉問我道：「你一路打油，而獨使長生殿向隅，怕的楊貴妃生氣咧，」我道：「她有這種好韭黃吃，還氣什麼？」於是又湊了「首桂殿秋」：

歌舞地，已滄桑，凍雲殘雪朔風狂，憑君莫問長生殿，野草悽迷雜韭黃。

這時已經下午兩點多鐘，聽說晚車要到十點才有，老喻和楊先生主張回溫泉休息，王先生已去了，我和老唐便開始巡街，先到文廟遊覽，後面駐有軍事機關。未便進去，只在櫺星門內瞻仰瞻仰，看到一口大鐘，古色斑斕，懸在那裏，上面鏤刻着雲龍鳳凰，工頗精緻，那位守衛士兵，說是長生殿故物，以其體制而言，似是宮闈之物，然而天寶迄今，一千幾百年，而剝蝕甚少，又覺不像。出了文廟，轉到中正校去參觀，無意中發現幾塊北魏碑石，和經幢，可惜字多漫滅，亦且作者姓名不著，據云當初都側臥荒地，建校時才移置一室，予以保存的。在這裏略事耽擱，出門再走，臨潼城實在太小，我們花費不到兩個小時，已經把它跑完，只好回到溫泉聚齊，老喻他們都已打了一個午覺，可巧這時有幾位住客來了，我們賬已算清，自不便久佔人家房間，便大家決議先到火車站看看野景，仍從西門外的馬路向北走去，王先生走路，向來是打前哨的，老唐却也不弱，我和老喻及楊先生以為車子橫豎還早，慢慢地踱方步，那知遠遠地王唐兩位在那裏叫啦，路遠聽不清楚，看手式是叫我們快走的，接着看到一列軍火車，正從東面慢慢入站，我們知道火車來了，加快馬力，跑到面前，老唐等已將手續辦好，大家登車，居然弄到一個房間，五人坐入，大為高興。原來這是一列煤車，本不搭客的，經他們兩位試與交涉，竟蒙慨允，這比半夜到長安，當然好得多了，車在站上加點水立即開行，到西京還不過七點左右。

解翌天早上，洛陽的電報到了，大家商量結果，接受喻老夫子「顧全大局」一語，決計明晚乘車赴洛，老喻自告奮勇，獲電通知，並往路局接洽購票，我們各人儘午明兩天，清理在長安各種公私未完手續，晚上老喻回來知道車票已經買好，包了兩個半房間，到東泉店後的一段路車，也由路局代為通知留座了，這一天各事都已清楚，十二日早起，到反覺無事可做，我想再到碑林去買兩份碑帖，帶到洛陽送朋友，老喻道：「洛陽新近出土的東西儘多，而且若干漢石，都極名貴，那裏稀罕這些贗品，不過此時機豈無事，我們到碑林走走，到也可得。」於是兩人直奔柏樹林而去，在那裏混了半天，還是無可當意，只買了一張朱楊「福壽」二字，是明朝嘉靖時人的手筆，兩字各有直徑二尺大小，一張六尺寬，排得滿滿的，字體端莊，筆力鬆勁，我想將來抗戰結束，拿回去獻給堂上老人，或可博得一笑，珍重持回。又順便到鐘樓一帶去買了一些零物，再到家庭餐室，來了一個臨別紀念，同寓已六點多鐘，聞滿階的陸先生送行來了，大家談了一陣，他要用自己的車子分批送我們到站，我們因時間還早，再則不願多費人家汽油，他才去了，十點多鐘大家前往登車，三個聯號的房間，我和老喻王先生一室，周閻唐構四位分住另外一個半房間，幾位送行的朋友下去了，車子開始行動。我不禁說了一聲道：「再會吧，長安！」老喻道：「依依惜別，却也不可無油，叫我因而又來一首：」

長安一月漫觀光，又繞西關下洛陽，風笛一聲離別地，渭城衰柳灑橋霜。

八 潼函一瞥

第二天黑早，陳先生醒了，連忙叫我起來，說車子已停，大約是到東泉店了，這時王先生亦已醒來，看了看時計道：「才五點鐘沒有那麼快吧。」說着大家起身拉開窗簾一看，天才微明，隱約間看到烽火台高，老君廟古，赫然驪山也！噫，老夫子把玻璃窗打開，半身探出窗外，左右再看一遍說道：「奇怪，果然是臨潼，大概竟是火車拋錨了。」這時隔壁幾位也起來了，老唐披着大氅，呵着手，跑來說道：「車子出毛病了，據說要幾個鐘頭修理呢！」大家相視無語，相坐以待，一直到九點多鐘車子開了，走得極慢，這條路關先生曾經走過，沿途古蹟多曾遊覽，大家坐在這裏擺起龍門陣來，車行不久，關先生指着路南說道：「這個小山便是始皇陵。」又指西南山窩裏說，那裏便是坑儒谷，據說秦始皇焚書而後，恐天下儒生不從其所更法令，說使人種瓜於驪山坑谷溫處，待瓜長成，詔博士諸生往就視之，伏機劇毒，壓之以土，所以叫坑儒谷，王先生道：「秦法嚴酷，要坑儒就坑儒，何必弄此花樣呢？」這話關係附會了。關先生道：「這是否文尚書序所載，好在論語不是我造的，附會不附會到也不管。」我看這空氣透着不大和順，便道：「如果坑儒是事實的話，那麼留個遺跡也許可能，至於當時如何坑法，大家都未曾目睹，只有人云亦云了。」老喻接着道：「我想起唐朝賈至的旌儒鄉廟記，有什麼『秦坑

儒耶儒坑秦耶」的兩句文來，這到是好油料，老王來一首！」正說着車子到了新豐，閻先生又指着東面一帶高坡說道：「那裏便是鴻門坂，又叫項王營，中間一條道，乃是藍原成路，兩頭像門一樣，所以叫鴻門，便是劉項會飲之處了。」車子在慢慢爬着，我們便從閻先生的手指以途中，把鴻門的地勢，看得甚清，當初劉項爭雄的情形，彷彿都擺在目前，老喻喟然歎道：「鴻門一會，爲劉項存亡關鍵，使范亞父之謀得遂，則秦鹿正不知死於誰手咧！」老唐正待發話，忽然傳開飯了，於是大家一閃而散，我和老喻叫了兩客蛋炒飯，便在房間裏坐候，我把坑儒谷的油乘便打了起來道：

由來儒術豈謀身，秦術乖張更虐民，經絕儒坑秦祀覆，秦坑儒亦儒坑秦！

正膳錄聞，一碗鴨蛋冒充雞蛋的炒飯來了，少油無鹽，老喻一面嚼飯，一面看油，說道：「這才油味十足呢，比這飯高明多了！」胡亂吃了一頓，下午打個中覺，不覺到了兩點多鐘，據說少華山已經過去了，想着太華當已不遠，便兩人對着窗戶瀏覽風景，約末四點多鐘，到了華陰，太華諸峯，映入眼簾了！這時風號古木，鴉背斜陽，葉墮嚴霜，山添積雪，景物確極幽麗，可惜我們都未到過華山，所謂玉女蓮花，竟不知何者爲是，據聞由華陰上山，以登北岸爲最近，便是所謂雲台峯了，而陳希夷先生修真的玉泉院，就在雲台峯下，可是因無嚮導，也無從指認，匆匆一過，負此名山，只好油以紀之了。

雲台峯上夕陽遲，玉女蓮花想秀姿，雪滿無憂亭畔路，不知何處訪希夷！

車子過了華山，天漸漸地黑下來了，七點多鐘，才到東泉店，風高月黑，人地生疏，下車第一件事，當然是投宿了！我們在長安時，曾由路局代為電話通知，東泉店站長，煩為代訂旅館房間，不料昨晚為車子拋錨所誤，未能到達，預定的幾個房間，時效已失，無已只好摸着黑，冒着風從車站跑到鎮上，東一家旅館西一家客棧的亂問，無如都是客滿，好不容易仍由車站站長代問昨日預定房間的旅館，勻了幾張舖，燈火茅簷，大家算是得個安息之所，當東西碰壁的時候，心中不免小有焦燥，隨口打得一油，也把它寫在這裏：

輪鐵蠕蠕壓厚坤，風高月黑入荒村，此身今夕歸何處，筇杖頻敲野店門。

當晚把汽車票弄好，第二大清早大家上了車，同陣開了兩輛，都是無篷卡車，我們七人被指定在第二輛車上，先把行李堆起，然後坐上，起初還較有秩序，後來愈來愈多，長不滿七尺，寬不過四尺的車廂裏，擠了三十人，連插腳的空間也沒有了，第一輛車子已開，後來的人還要往我們的車子上擠，而路局的壓車人，並不阻止，問了問售票有無限制，他豎起眉毛說：「擠下多少是多少，沒有一定，這年頭出門，只好受點罪，要圖舒服，最好坐小包車！」辭色之間，極其傲慢，依着同行某先生主張不走了，一定要打個電報到隴海路局去請教請教，經大家勸阻，總算裝到第三十二人，便停止售票了，車輪於八時許才得轉動，東北風迎面吹着，確實夠味，一會兒到潼關了，車從西南城外過去，關內情形，未能得見，只是這關勢雄偉，在車上看得親切，城牆包住了一個山頭，北面便是由風陵渡轉向正東的黃河，形勢果然險要，過去不

遠，看到一座被燬的鐵路橋，據同車人說，敵人炮燬這橋時，一共發了兩千多炮，其實第二炮便已命中，此外的兩千多炮都是白費！大家聽說，都道：「要這樣才能達到消耗戰的目的呢！」車子進入閔華交通溝了，我回憶潼關的形勝，油興又來，於是再來一首：

鎗鏑三秦一綫通，長河左拆抱關雄，山連峭谷吞平野，水隔風陵扼九壘，列幕旗翻衰草白，斷橋雪映劫灰紅，西來腰形茲爲最，路繞陶亭更向東。

喻先生也打了一首是：

朝發東泉店，潼關冒險過，孤城餘瓦礫，一路勢嵯峨，喜見熊熊守，甯虞敵寇多，中原未收復，遊子恨如何。

潼關到洛陽的汽車路，本來是沿着黃河的南岸，因爲河北爲敵人竊踞，時常用大砲轟擊，或機槍掃射，所以另外闢了一個閔華交通溝，繞道潼關東南，從閔鄉直達華陰以策行旅的安全，但是比較舊路要遠八十幾華里，我們的壓車和司機，爲着要揩這八十多里的汽油，在溝內走不多遠，一出潼關範圍，竟把我們開到老路上去，我們幾人都是生路，當然不知道，車上那些認得路的，也因懼於壓車人的威嚴，明知進入險途，亦只內心惶恐，而不敢作聲，同時第一輛車也是走的這路，車衝灰起，灰乘風威，大家都用圍巾之類的東西，把頭臉蓋住，就這麼糊裏糊塗到了函谷關，各人聽說函谷到了，反有些提心吊膽起來，因爲在長安時陸先生曾說：「此行只函谷附近有半里多路，正對着敵人的炮位，相當危險，而又一時無法改道，所以在此

短程中，大家要多小心些，」這時心理作用當然不免，所幸路程很短，一霎時平安通過了，第一輛車揚長而去，我們的車子停在一個高坎下加水，可巧有一位賣山芋的到來，大家一面點飢，一面閒談，才知函谷以前大半天走的路都是有危險的，賣山芋人並說昨天敵人還隔河打了一天炮，我們想起，如果前天夜裏火車不拋錨，不正是昨天打這裏經過嗎？如果那位司機，其荒唐與今日之車夫相同，豈不正遇着危險嗎？哈！奇怪啦！這位司機聽我們正在談論，他說：「先生們不知道，小鬼打砲，是頭一天打，第二天準不打的，我們往來跑慣了，知道他昨天并砲，所以今天大着膽子走老路，到底先生們運氣好，要是昨天從這裏過的話，也許盤頭鎮就過不來呢！」說着自鳴得意，我們覺得事已過去，只有聽着再說罷了，然而函谷關的形勝，却因充滿了恐怖情緒，未及瀏覽，便匆匆過去了！

午後三時光景，到靈寶了，車子直開到火車站附近，離城已有里把多路，問了問火車站，要夜裏兩點鐘才有，車站附近，又沒有旅館，幾人的行李箱子搬進城又嫌麻煩，無已找了一座飯棚子歇下，這是適應候車旅客而新興的職業，用高粱糝築成牆壁，上面蓋着茅草，前面支灶，後面坐客，客座後面，又接了一段蘆席棚，土磚砌地，比客座約高尺許，居然像是土坑，上面鋪着蘆席，這便是牀舖了，我們七人把行李放在一處，店小二遞過擲子來，大家走到門外，雙拳拍拍地互相拂去灰塵，然後洗臉泡茶，這一天真擠夠了，吃飽了灰，喝飽了風，這時才算得稍安慰，但是糟了，我覺得有些頭暈發冷起來，自恃素來身體甚好，便和老哈同去巡街，意在藉却

病魔。走了一會，了無可睹，而頭暈越發利害，只好回到飯棚，吃了點八卦丹，弄了點炭火，斜靠行李上與老喻對坐取暖，他們幾位利用我們看東西，便都出去了。到七點多鐘諸位回來，車票已經買好，並採辦了若干酒菜，又在飯棚裏湊了幾樣，拉開桌子大吃起來，因為我不大舒服，周先生特別把自帶的道地鳳酒打開，要我多喝一點，攢攢寒氣，那知竟是不能下嚥，只得中途退席，可是喻老夫子却是大得其所，並說今晚得此美酒，實闢下一病之功。飯後各人假寐片時，聽到火車汽笛響了，於是趕去上車，不料為時尚早，喻唐兩位扶持我這病漢，得了站長的同意先開了一個房間讓我睡下，到下兩點鐘各人才陸續登車，我和老喻一室，這時我已出了一身大汗，頭也不痛了，只是今天飲食進得太少，肚裏覺得餓的利害，嗅到車上蛋飯香，更想吃，老喻却是中藥以餓為主的主義者，說我發熱才止，不但不能吃蛋飯，就是其他一切東西，也不宜吃，一定要我忍耐到洛陽時再圖大嚼，真正把我苦煞了，氣悶之下，油他一首「餓火中燒百沸煎，從知枵腹絕堪憐，聞香正要供饑吻，畫餅空教滴口涎，不入耳言偏有理，最難遣事是無眠，撐腸且喜油詩在，一首權當食萬錢。」

九 洛陽小住

十二月十五日的上午八點鐘，車子到了洛陽西站，我們剛下車，忽然聽到有人叫我，注意一看，一位故鄉親友葉先生來了，連忙趨前握手，據說他已經接了我兩天了，實在可感！這時先行到洛的孫陳兩先生也來了，告訴我們住所均已備好，叫我們先坐車子前去，把一切行李等等都交給他們代為搬運，我便把葉先生和同陣的各位一一介紹，然後請他嚮導着我們到預定住所去。當下和某先生及洛陽若于地主相見，寒暄酬應了一會，各人便分別安置行李，我因這個住所，含有招待性質，覺得諸多不便，單獨搬到靠近牙科醫院的一位邨友家去，約定明早再來會商一切，仍由葉先生嚮導去找那位朋友，「這是我多年不見的一位老盟兄」見面之下，彼此都覺娛快異常，他家屋子很多，承他爲我騰出一個房間，煤爐沙發一應俱全，因看我的行李已和紅燒醬炒一般，又叫拿去拆洗，另外換了他家的乾淨舖蓋來，休息片刻，略談別緒，吃了早點，便去剃頭洗澡，上午的時間就這麼過去了。下午葉先生又來了，據說故鄉旅居洛陽的親友，十之八九，都住在西工，我因這裏還有一兩位長親，理應先往拜謁，好在今天沒事，便和葉先生打道西工，路上商量到治牙問題，他道「容易容易，黃先生早已準備了，等到西工後，打個電話通知他，約定明早去看，他的醫院，就在周公廟旁邊，和你的住處，近在咫尺，你去

他來，都極方便，」我聽了更感欣慰。

汽車坐不起了，現在洛陽一般軍政高級人員，大都有自備的人力車或自行車，迎面一位少將製服的武裝同志，駕着自行車，飛馳而來，「噢，老偉來啦！」他見面時這麼叫着，原來又是一位葉先生，他家兄弟四人都流寓中州，而住在西工的到有三位，替我做嚮導的一位行三，和他家五先生都是家鄉教育界的聞人，在這裏也還幹舊業，不過五先生却不在洛陽，駕自行車這位行四，和我少小同學，是一位英國碩士，現在軍界服務，還有一位大先生是個革命先進，也正是我要先往拜謁的一人，當下他轉過車頭，和我握一握手，然後說道：「我聽講你要來，不曉得你已經到了，甚時到的，住在那裏？」我約略告訴一遍，他又道：「那麼，晚上在我家吃飯，我到城裏有點事立刻就回。」三先生道：「不吧，他去看大先生，大先生一定要留他的，好在他還有幾天住，我們改日再請好了。」我道：「請是不敢當，不過奉擾的機會總有，你現在請辦公，等一會再見吧。」於是分途登程，我因對於西工這個名詞有些不解，便請教葉三先生，他道：「西工原稱西宮，為唐高宗西上陽宮故址，民初袁氏專政，竊懷異志，自厚兵力，在鞏縣設立兵工廠，在西宮建置營房，佔地一百多頃，東西六七里，南北五六里，周建營壘，可以住好幾萬兵，並有營市街，就是現在我們住的和平新村，昔日規模，着實不小。後來帝制失敗營地空廢了，頂到吳佩孚虎踞中州的時候，洛陽又變成軍事中心，便把舊日營房，重加修建，現在的西工的營房規制，和樹林道路，都是吳氏的遺規，但是範圍却比從前縮小了。從

前連這飛機場都是營房咧！」說着，一面用手指着路北的廣大機場，一面又道：「你是好玩古蹟的，右崇的金谷園遺址，就在那個飛機場後面，改一天我同你一陣去憑吊憑吊！」

車行不久，到了西工，他也是自備車子，車夫問：「先到那家？」三先生轉以問我，我道：「當然先行投府了。」他道：「也好，先到我家吃點六安茶休息休息。」到了他家，許多故鄉親友的太太，都在那裏，他夫人黃先生便來替我介紹，我道：「不消不消，都是認得的。」三先生笑道：「你們今天好像特爲聚齊似的，真是一網打盡了！」他家四太太道：「我們聽說王先生來了，你去接他去了，知道會到這裏來，所以約齊來問候他夫人！」我道：「這話可不敢當，却也不相信。」四太太把眼一猴道：「怎麼？」我道：「我剛在路上碰到四先生，他還不知道我今天來，你怎麼就曉得了呢？」四太太撇撇嘴唇，接着哼了一聲道：「哼！你太瞧不起我們女子的偵探能力了，早晨三先生打電話到總部要汽車，有沒有這事？實不相瞞，你住在那裏，上午到那裏去剃頭洗澡，我都一本全知！」當時我頗覺奇怪，坐談之下，才知道四太太近來從事政工，頗爲活躍，竟是一員精幹的「包打聽」，我的一切，她已於電話中向某公館中探明了。

大家把二十六年分散以後的情形，約略談了些時，各人都要我去吃晚飯，我道：「慢來，等我分別拜訪之後，再真饌食諸侯！」冷夫人道：「他這踫來寒情忙，我們向機再請吧！只是此行不與夫人同陣，難道就不想會會這些老朋友嗎？未免使我們失望！」四太太接着道：「是

呵！他們安居後方，那裏想到我們，連我們聚齊候駕，恭問夫人安好，他還不相信呢！」我聽這幾位夫人唇槍舌劍的有些不好應付，只好說「她時刻思念各位，無如此行不便同來，而且事實也不能同來，所以只叫我代為問候了，」楊夫人道：「哎呀！事實不能同來，怕是有喜了吧！這喜蛋我們是要吃的！」大家又說笑一陣，我便和三先生同到大先生家去，路過汪。劉、冷、郭諸家，明知太太們都還在三先生家，而先生們都值公未回，但也都留了山張名片表示業已登門，到葉大先生家時，四先生已經先在那裏了，晤面之下，少不得互訴離情，暢談時事，大先生留在那裏便酌，居然有家鄉鹹鴨和許多鄉味，正吃着女僕抱了大先生的孫子來了，啼笑聲雜，到是一個英物，抗戰時他的少君尚未結婚，現在居然娶妻生子了，大家於欣慰之餘，又未免感歎到人生倏忽，大太太又問到我家的喜訊，大先生道：「子息遲早不可強求，現在男女都是一樣，他家那幾位小姐，將來都極不凡，再進一步說罷，這年頭多一口人就多一重負擔，到是遲生幾年反落得眼前輕鬆，袁子才六十生男字阿遲，他還早呢！」我們四十無子，一般親友本着宗法社會是觀念都異常掛念，這當然是安慰我一種說法，可是在我却滿不在乎，晚飯以後，回到周公廟，老把兄見告，牙醫處渠已代為約定，明晨八時前往就診，這才把我提醒，到西工時竟忘却和黃醫師約會，當晚在住處又會見幾位同鄉，快談至十點多鐘才得就寢，臨睡時感於今日西工所見各位親友的熱情，於是打油一首：

執手爭邀置酒漿，入門瑣瑣話家常，洛陽親友多情甚，直把西工作故鄉。

第二天早起，吃了點心，和一位老友楊先生同往訪牙醫士黃君，這位楊先生也住在周公廟，現和老把兄同事，我的代步問題，經昨晚老把兄吩咐，在我留滯洛陽的時間，就用他的車子，因為他另外還有一部可以自用，我想在此期間，是要常到外面跑的，僱街車也有不便，好在既不妨害他自用，那麼將來對於車夫給他一個相當酬報就得了，所以也就答應下來。楊先生是有車的，當下兩人到牙科醫院，黃醫師是廣東人，久在北平，醫道高明，是我在重慶便經過友人介紹的了，其人十分豪爽，同時凡我所有洛陽親友大概都是他的朋友，我要到洛來治牙，他早知道了，所以見面之下，稍事寒暄，他很痛快的說：「牙病痛苦，我所深知，直如芒刺在背，時刻不安，我們先把牙看一看，治好了再暢談痛飲！」說着邀我們到了診療室，原來另是一座新屋，裏面共計六間診室，都非常整潔，許多穿白衣的醫師和女護士，都忙忙碌碌在那裏工作。我們找了一間空室坐下，黃先生穿了白衣，戴了口罩，護士送了一盒消毒的器皿，又給我一杯紅色的漱口水，於是開始檢查，據說我的牙病甚深，滿口牙都不健全，嚴格的說，應該一齊拔去重鑲，但因時間和材料關係，非立刻所能辦到，經他復查決定，先把那毛病最深，而為我最感痛苦的一顆拔去，次要的一顆，施行治療，如能暫時保留，則俟抗戰勝利後，和其他各牙一併解決，並預言此牙拔後的病態，至少有膿包兩枚至三枚之多，我同意他的辦法，立刻施用手術，果然有三顆膿包，而最為滿意的，是拔時我絲毫不覺疼痛，當他打麻藥針時，我希望他打兩針，因為過去我在南京上海以及重慶，已經拔去大齒三枚，都甚感痛苦，他道：「放心放心，包

「你不痛！」這時果然兌現了，痛快之至！創口上了藥，把次要的一類，再行檢查一番，斷定可以醫治，又上了些藥，總共花了不到三十分鐘，手續都完了，約定在一星期以內，每天早晨去上藥一次，臨別時黃醫師道：「今天中午，請暫不吃酒，晚間可以開懷痛飲了！」楊先生笑道：「好，這正是入耳之言，今天晚上，就在我那裏便酌，黃先生也來好嗎？」黃先生答應了，我因昨日約定今天要進城去。商量我們自己任務分配問題，便和楊先生分道而行，到後知道他們各位也都搬出了招待性的住所，中午在方先生那裏和同人聚餐，大家見我咀嚼毫無所苦，以為我慶幸，工作已訂於十八日開始，不能不先行準備，忙到一下午，和同仁約定明晚五時同在洛陽地生公宴處相會，然後回到寓所。楊先生已在相候，同到他那裏打個電話給黃先生，還未接通，黃先生信來了，說今晚臨時發生要事，不能前來相陪，改日他補請誌歉，一會老盟兄和葉三先生來了，於是四人便斟酌起來，楊先生根據醫師之言，要我暢飲，老盟兄則謂創口未復，少飲為是，葉三先生拆中其說，為「適可而止」，「我遵了三先生之囑，吃得比平時稍微多些，也就止了。這一頓飯雖說便酌，却也肴饌甚豐，我於雞肋鴨掌都能咀嚼無妨，覺得此時滋味，直為三年來所未有，高興之下便於飯後，打油一首，道是：

昔讀放翁脫齒詩，取觀自謂成大喜，竊疑此老誠何心，漫言偶託滑稽耳！吾昔亦曾拔齒三，痛極治標罪得已，臨餐吞吐難濟勝，對鏡豁落亦可恥；不圖此齒相累深，一觸苦楚入骨髓！非疖非鱗惟髓髓，完整更非頰蛀毀；衆醫束手但含辛，朋友交詬誤浮蠹；猶冀小極

會當差，因循因頓三年，直教生越日蕭條，那復人間有甘旨！洛水良醫久識名，登門不遠臨千里；伸針一掣起沉疴，拾芥拔茅真絕技！使我失喜如放翁，始識歡忻有至理，尤妙知我嗜醇醪，爲語傾觴不禁止；今宵饕餮淫無妨，入口鷄豚似剪紙；晚菘白菜彌芬芳，糜爛何有黃河鯉？從知徒舌不爲功，濟美還須仗厥齒！

因爲還有一天閒暇，老唐曾於臨別時，約我明早同遊龍門，言定八時以前，在周公廟會齊，當晚和老把兄說了，承他概允借車一部，楊先生願作嚮導，老盟兄道：「你們明天最好先到趙村找到老余，邀他同陣，那才一切便利，」原來這位余公，也是我們同鄉，和我既會同陣，又曾結鄰，而且也是酒人，交情頗厚，更是幾年不見了，現在他監司軍糧，往所距龍門不遠，那一帶公共處所，都有他們的所屬機構，有他同陣，才可暢遊無阻，這消息當然更是喜人囉！葉三先生道：「明天我上午有兩堂課，如果你們十一點以後，仍在龍門，我一准起來，」當下言定各自分散。

次晨七點鐘老唐來了，吃了早點，先到牙科醫院上藥，八點多鐘從周公廟動身，車子轉過廟外西垣，看到一座牌房寫着「九朝都會」四個大字，引起老唐的考據癖來了。他道：「洛陽自周公營建以來，從周平王東遷洛邑，歷東漢、魏、晉、元魏、隋唐，以至五代的梁唐晉已經十朝，其餘王世充安祿山史思明等的短時篡竊還不在內，而獨云九朝，究應去掉那一朝呢？」我道：「這個眼兒挑得也對，不過後晉都洛，只得年餘，尚不若王世充的鄭國享祚之長，大概

立功諸公也就因此割愛了！」正談笑間車已到了洛河，上了森林橋，橋長數十丈，乃是近代的建築，可惜北頭數孔已經大水衝毀，現在接修的一段，橋面既狹，工料也都大不如前，楊先生道：「就只接修這麼幾孔業已花了二三十萬，而且包工的人還屢因賠累而逃避，本來現在材料也太貴了！」我於建築工程雖未嘗學問，但頗有研究興趣，當時主張下車略一瀏覽，老唐說今天已經遲了，五點鐘還有約會再一耽擱，龍門之遊便不能盡興，主張留待後圖，楊先生道：「也好，這裏離周公廟近，改一天我們專誠來看『隋橋』並看看洛河水勢，於是驅車而過，轉入趙村。」

余先生住所，離他辦公所在還隔了幾家人戶，我們到了辦公處才知道他在家裏，於是搖了個電話給他，他在電話裏對我說：「我知道你到了洛陽，但是不知道今天光顧，我在家泡茶等你，到家裏來坐，等一會好吃酒！」老唐起初因為和他不熟，不大願意找他同陣，現在得知電話所云，到反覺此公風度不差，於是三人同至余府，見面先把老唐介紹了，只見余先生穿了一套灰布面黑羊皮軍裝，戴了一頂黑頭繩便帽，依然是當年鄧雲調兒，剛剛坐下，三碗六安茶就泡上來了，他自己一把嘴壺，我道：「你的手脚好快呵！」他道：「我那把『雞毛報』水壺，是行動不離的，三分鐘便是一壺開水！」說着和老唐略事寒暄，然後談到遨遊龍門的事，他欣然願往，但要我們給他二十分鐘時間，以便到辦公處看一趟，他換了製服去了，老唐問我「雞毛報是什麼？」直把楊先生問笑起來了，便叫勤務兵把那傢伙拿來，老唐忙着去看，原來是七寸高

的一把紫銅水壺，當中一個空堂放炭，下面留個風洞，爐底是斜的，近着風門，壺嘴上一個小活葉蓋子，使熱氣不易漏出，壺把用藤條纏着，制作頗為精巧，他認為這東西特別，但不解何以叫做「雞毛報」，楊先生道：「這是他們安徽當塗縣的產品，形式大小不一，而做法是一樣的，這和菜館裏的紫銅火鍋相同，不過他的四圍容水面積和當中容炭面積，配合比較合理，而且爐底是斜的正對風門，只要對着風，裏面當然容易火旺。古人所謂羽檄，是把雞毛插在檄上，要他急行如飛的意思，所以謂之羽書，在他們那裏就叫雞毛報，這東西煮水極快，因而上了這個尊號。」老唐這才明白，我道：「好了，你又學了一個乖去！」大家正談笑着余先生回來了，這時已是十時左右，他主張飯後再去，我們不肯，他便招呼討魚，殺雞，括菌子，蒸鹹鴨，用巢湖蝦米燒白菜，巢湖銀魚做蛋湯，等回來再吃，我一聽許多鄉味，連說太費事了，他道：「你們遠在後方，那裏吃到這些東西，今日相逢，我當然要殺殺你的饑蟲了，可惜我內人在盧氏還沒回來，不然弄幾個家鄉圓子吃吃，那才得味呢！不過我還有猴頭菌黃河鯉，也可以抵得過了！」說着同去上車，他的一位勤務，提個籃子也跟上車來，當時大家也沒留意。余先生招呼司機，先到關林，一會兒看到公路兩旁人山人海，牛馬成羣，路西大廣場上幾千頭羊，黑的白的擠在那裏，路上的人更是穿來穿去熱鬧非常，余先生道：「今天巧得很，剛剛遇到廟會，不過車子進去要費事些了，」說着車子進入街市，兩邊的攤子都排滿了，車子幾乎走不通，我和老唐主張下車步行，楊先生道：「不行，下去更擠不過去，只得坐在裏面慢慢走，」好不容易擠

到廟門口，大家下來了，外面人太多，四周形勢無從瀏覽，余先生的部下又迎接出來了，於是相將入廟，進了大門，那位出迎的軍官，邀我們到東廂他們辦公地點去小坐，我們謝絕了，我告訴余先生說：「你如果有公事要談，請你自便，讓我們一面進廟，一面等你。」他點頭去了。那位軍官派了一位弟兄，引我們三人各處參觀，我們先在院內四面看了看，又進了一重儀門，也是三間，過去便是正殿，殿外廊下，豎着鐵鑄青龍偃月刀一把，殿內塑着關公神像，長髯鳳目，王者衣冠，氣象極其威嚴，左右塑關平周倉王甫廖化四人，這時正有許多男女老少，跪在神像面前唸經，香案上燈燭輝煌，香烟繚繞，我們走了進去，唸經人們誦聲不絕，但是手裏都無經本，不知究竟念些什麼。楊先生附耳告訴我道：「這都是昨夜子時起，一直跪到現在的！」我想這些人愚則愚矣，而其誠也不可及！由大殿右首，進到後殿，正中塑着戎裝神像，較前爲小，可以抬着出會的，東間塑着睡像，據說從前製有機關，一撥動那睡像會坐起來的，西間塑乘燭閱春秋像，都塑得栩栩如生，在後殿香案上，另外用玻璃框罩着一張雲中像片，說是某年月日關公在某處顯神時所照，那照片不甚清楚，據云爲雲霧所掩之故，這就太近於神話了！從後殿旁邊繞出，再後便是關帝塚，從前關公在江陵遇害後，孫權函其首以致曹操，操以王侯之禮葬於洛陽城南，就是此處了。廟的前後，都有圍牆環繞，到這裏又把墳墓用一道牆隔着，裏面幾千株古柏，蒼鬱蔭翳，正中一座陵門。上題「鐘靈處」三個大字，陵門爲青石所製，雙扉齊闔，每扇門上有一個小圓洞，像是鑿銅環的遺迹，據云從前可以開啓，並可看到棺木，現

在已經封實了，陵門之前有一座石碑碑上大書「忠義神武靈佑仁勇威顯關聖大帝陵」十五字，碑前好幾座石坊，刻了許多聯額，我們走到這裏，余先生也來了，他說：「曹操葬公元於洛陽城南五里，那時漢城甚大，把洛河都圍在城裏，現在洛陽城向北縮小許多，所以變成距城十五里了，當初並無祠宇，這廟乃是明朝所建，經清朝歷代修葺，兼以地方人民的崇拜，不但一直沒有什麼摧毀，而且香火極盛，廟會每月兩次，遠近鄉民，都負載而來，一則進香，再則做些買賣，叫做趕會，就和四川的趕場，家鄉的趕集一樣。」經他的說明，我們才知道今天人和騾馬牛羊特別多的原故！我正在這裏計劃要打油一首，老唐看了看表，說道：「十一點鐘了，龍門還沒逛呢！」於是匆匆別了關林，直奔龍門而去，車上談起關公封號，侯王帝聖，應有盡有，我因把油詩湊將起來道是：

清明神武尚如生，廟貌巍巍峙洛城，兄弟君臣同骨肉，王侯帝聖等尊榮，獨持義勇千秋節，留得綱常百世名，極目萬方弛漢紀，緬懷威烈豈勝情？

車行不久到了龍門鎮，今天的人都被關林廟會吸收去了。鎮上甚為冷落，車出街市向南一看，兩山對峙，一水中流，便是所謂龍門，也就是伊闕了，我道：「這裏風景已經好了，我們在那裏下車呢？」楊先生道：「有老余同陣你請萬安吧，他自會嚮導！」說着到了一座大橋，余先生招呼停車，大家跟着他走回幾步，繞到橋下，他道：「遊龍門要從這裏起才有趣。」於是從靠西的一個橋孔穿過，他指着岸上石壁道：「那上面一座石樓看到嗎？」順着他

指處一看，果見一個石台上，建着方形石室，題有「石樓」二字，他說：「這是清朝河南知府文愷所築，內部並不好玩，從岸上看也覺得不怎麼高，所以要從水邊看上去才有意思，」老唐裂着嘴點頭，當然是讚美這嚮導耍得囉！在此稍一停留，又前行幾步，便是一個池子，剛才攜籃隨車的那位勤務正提着一尾一尺多長的鯉魚要走，余先生道：「獸傢伙！趕快放下去換一條小些的！」那位勤務果然又重新撈了一條約末一尺左右，余先生認爲正好，他才去了，余先生便對我和老唐說：「我不是捨不得請你們吃大魚。因爲黃河鯉大到一尺多長，味道不如小些的好！」接着又道：「這池子名叫禹王池，又叫石盆泉，水是溫的」說着指那水源道：「喏，你看水從那塊大石下面湧出，噴到池裏，好像跳珠一般，有如蝦蟆吐水，所以又叫蝦蟆嘴！我前次買了幾條黃河鯉魚養在這裏，這些魚都歡喜聚在噴水處，不信你瞧？」我們走近一看，果然見幾條黑背大魚，躡來躡去，有一條見有人影，大概是剛才被那位勤務撈驚了，居然跳出水面又沉下去。我笑着道：「真是鯉魚跳龍門了！」余先生道：「可惜這龍門不是那龍門，但又安知道幾尾魚不是從禹鑿龍門跳浪而來的呢？」這時老唐和楊先生正在欣賞聳立池邊的那根石筍，余先生便道：「龍門古跡，確是指不勝屈，別看這根石筍，還是個骨董呢！據說這是大禹鑿龍門的石甬，禹鑿龍門，既在黃河而不在伊水，那麼這當然是附會，不過宋歐陽永叔却曾欣賞過此物而加以題詠，詩我記不全了，只記得有「巨石何亭亭，孤生此岩側」的句子，可見其爲年湮代遠了！」

這晚余先生他們龍門辦事處的一位主管人接訂下來，於是大家往去小坐，原來是座廟宇，據說是宋朝的潛溪寺，從前牡丹極盛，獻陽德牡丹花品，說上葉緋紅，而出於潛溪寺，就是指此，可這現在却都沒有了。裏面有一個壽藏堂，另一個大石佛龕，上去便是賓陽洞，平列西洞大裏面各有大佛一尊，都是就着山石鑿成，又於龕身，莊嚴偉大，龕頂以及四週壁間，滿雕佛像，以流的小佛，低眉的，合掌的，跌坐蓮台的，往來雲間的，形狀不一，意態生動，可惜佛首大都毀碎，名山勝蹟，遭此整喪，實在令人憤慨！據說這便是北魏的石窟寺，但據余先生考據，則謂爲唐時的龍門三窟，觀於龕外所刻褚遂良的三窟記，似是余說可信了。在這裏瀏覽片刻，時間已到十二點，余先生預備了些餅乾之類的東西，說道：「今日遊程才及十分之一，這點心再玩吧！」於是大家回到臨河閣上，吃過茶點，再從賓陽洞向南，在石崖中又看到一個小洞，前鑿數洞，據云因有泉水懸流下注，風激泉響，和打鑼鼓一樣，所以得名，這時泉水甚小，只是滴瀝有聲而已，鑼鼓之音，却沒聽到，從這裏再南行，在路旁大石岩下，有個槽斜裂縫圍約末一寸多寬，俯身內視非常幽邃，而石的上下許多天然痕跡，像一瓣一瓣的蓮花，就和天生雕鑿一樣，這叫做蓮花峯，我在此時很懷疑是陵谷變遷，池替時佛龕坍倒了，所以石刻花紋尚在，可是看着上面整塊山石，又竟不像，只好付之莫明其妙了！過了蓮花峯又有南洞並刻在左手一個叫八仙洞，僅刻有佛像，並無八袖，右手一個叫千佛洞，洞內密密層層，都是小方格，格內各刻佛數程一千以上，重程既細且大！可惜佛首亦都破碎，過去所見佛首被毀。

有的還用石灰補塑，弄成許多白頭老佛，千佛洞則因佛像小而且多，真是補不勝補了！再過去是萬五佛洞，較千佛洞尤爲瑰麗，據云這些佛像，都是唐人所造，所以作風更覺不同，洞南經郭愛洞，沒甚可觀，再南行至蓮花洞，左手石壁刻着「伊闕」兩個大字，說是北魏人手筆，說之老余，他却不敢肯定，洞內佛像甚多，都已殘毀，惟龜頂蓮花寶蓋，方廣丈餘，尙屬完整，而圓刻「大唐永隆九年十一月三十日造」十幾個大字，則與「伊闕」二字同其遒勁。過蓮花洞向南，山壁中有個缺口旁刻「龍門」二字，缺口只一尺來寬，上通山頂，據云昔時有龍自此飛出，故曰龍門，這話當然無稽，但缺口處頗多北魏永安以後的造像記，大約這缺口年代也很久遠了。

從缺口過去，忽然縮進去許多，三面合抱，氣勢甚偉，步上若干石磴，看到一尊大佛像，那便是奉先寺了。從前讀到杜工部遊龍門奉先寺詩「林盤生虛籟，月林散清影，天闕象緯逼，雲臥衣裳冷」，不禁心嚮往之，今日親臨其境，印象當然更深，獨是古寺邱墟，惟餘瓦礫，已非復當時的招提勝境了！中間那尊大佛，約有十幾丈高，負山而坐，走到前面，反而不見佛頂，其偉大也就可覓了，蓮座之下，刻着「唐大歷十年蓮座舍那大像功德碑」，他如張九齡書牛氏像龕記，魏公殘碑，宋丁裕等題字，都刻在石壁之上，大佛左右，依着南北兩山壁，共有四座金剛石像，也都有的光丈高，右手面南的那位金剛，一隻右腳顯，都被遊人抱得亮得明亮，據云這條金剛腿，雖長臂人也抱不過來，我爲好奇心所動，便跑去試了試，果然不能合抱，老唐

和楊先生各人試了一下，也不能合圍，余先生笑着道：「抱佛脚也要會抱才行，這是有訣竅的。」說着走將過去，爬到那位金剛的胯下，彎着腰從右手插進去一抱，居然抱過來了！原來由下面抱，胸口爲足尖所阻，胳膊便縮短了一些，這倒是經驗所得！再在這時，葉三先生和幾位武裝同志來了，內中有一位是教育部的溫先生，今天才到洛陽，大家打了招呼，三先生道：「他本想下課就來，因爲溫先生到了，所以來遲。溫先生說他下午三時要往鄭州，抽暇來一看，不能陪我們慢慢鑑賞，說着流水行雲的看了一看，便要下山，余先生要三先生同我們一陣，他因要陪溫先生而不果，他們一陣風的去了，我們還逗留於此。我看左右石壁，在金剛像的上面，有許多長方石洞。像是當初架梁建屋所用，因而想到常此毫無掩蔽，這些佛像一任風雨剝蝕，未免可惜！便問余先生，他道：「這裏又叫九間房，初建於北魏，到唐高宗時，重新建寺造殿。費了三四年時間，才得完工，武后還捐了兩萬多貫脂粉錢以助其成，就是有名的奉先寺了。這些石洞，當然是昔日造屋所留，不過此時要蓋這麼一個大屋，那真不容易了。」老唐道：「這事應由教育當局負責，我使中當促其注意。」一下了奉先寺山坡，回到岸上，再向南走，經過一洞，壁間刻了許多醫病的藥方，可惜字多漫滅，不可辨認，余先生說：「這叫藥方洞。」再向南到了老君洞，洞內有老君塑像，塗以丹粉，彷彿不像石刻，相傳老子曾煉丹於此故名。余先生道：「這裏原名古陽洞，又叫撈金洞，說是昔時有人在此撈金，現在把撈金兩字說爲老君了，這話到或者近是。」在塑像後面，據云有個洞穴極深，我們去時已經堵塞了。老君

洞不以造像勝，而老君洞聲名獨大，據原有名的龍門二十品，到者十九品在此洞中，琳瑯滿壁，縱橫洞頂，壁間的捶拓固易，鐫刻也不甚難，而洞頂的若干方，當初鑿鑿，到真不容易，到此已是勝跡盡處，余先生說上面還有個牛骨洞，路不大好走，內藏龍門二十品之一，其餘沒甚可觀，大家因時間已不早，便把它放棄了。

從老君洞回走，看到一個河灘，余先生道：「從前沒有修造那條大橋時，要往香山，乘渡船必須經此，這叫做八節灘。」原極險峭，唐時白樂天予以開鑿，灘勢纒年，但是大水時仍極洶湧，所以歐陽修詠八節灘詩，還有「亂石鶴溪流，跳波濺如雪，往來川上人，朝暮愁灘闊」的句子。現在有了橋梁，來往行人，已無風濤之險了。」說着從大橋過河，到了龍門東山，又叫香山，上面有應香山寺，據云北魏所建，到唐時才為名寺，武則天時，宋之間獻詩奪錦袍，就在這裏。白樂天居此甚久，既開鑿八節灘，又重修香山寺，再修藏經堂，並把居洛十數年間所作詩賦十卷，名爲白氏洛中集，都納於香山寺藏經堂裏，又曾聚合了李元爽等百歲以下，七十以上的人位老人，連他自己成爲九老會，風流韻事，未一而足，所以香山寺的聲名更以人細，可惜香山古寺，早已圮廢，現在的山香寺乃是清康熙時所建，而我們遊時，連修建之寺也變成現代的建築物了。裏面有武裝前忠駐守，余先生拿了一張名片，才得進去，裏面所有石刻詩銘，書畫都不可見，只有清乾隆帝題詩，還在寺後御碑亭下一個大碑上刻着。在此處一徘徊，便走了出來，余先生道：「南首還有兩個古跡，一爲萬佛洞，一爲看經寺，看了西山各洞，萬

佛洞已不必再看，看經寺相傳爲唐僧曬經處，事蹟無考，廟亦荒廢，似可不去了。」大家此時亦已意興闌珊，於是洗盥割髮，而由白樂天墓回去，下香山寺順養來路，不到橋頭，又上一小山坡，便是白香山的墓了，查南隱所撰的白公碑，已不可見，墓塚一塚，惟餘短碣，到此不勝感慨系之。

兩點多鐘了，既疲且餓，急赴歸程，老唐邊客氣邊送回城內，我道：「不必，這是我的好朋友，沒有關係的。」他才允了。車子到了金先生家，桌子都已擺好，余先生拿出自製的白蘭地來，他說：「今天我來波斯獻寶一番，把特別的都拿來給你們吃。」四人開始坐下，這酒果然不錯，據不就是寶靈酒，不過配了幾味藥草和甘肅枸杞，泡了半年以上，味道確和白蘭地有點彷彿，菜中除余先生所吩咐的應有盡有外，還多了一碗辦菜圓子，余先生也覺得是意外，原來是他那位家鄉王友的手筆，居然味頗道地，我乘肴三杯下肚，羅列佳餚，打油一首！

主人倉卒亦豪華，小酌居然美臚除，當縣猴頭蟹包酒，吳湖蝦米六安茶，鯉魚才出龍門水，鹹鴨新乘故里糕，齋菜肉圓尤可壽，分明客地當還家！

五點鐘還有應酬，此時似不宜吃得過飽，但是鄉味當前，也就不管了。饕餮而後，略事休息，四點鐘了，道謝回城。和老喻見面，他深悔今日未得同遊，便問我有龍門油沒有？我想這似乎是不可少的，無奈酒吃得草草，一時油不起來，只得胡亂弄了幾句奉責，道是：

伊爾暗光曉望開，白雲隱映石樞台，莫言負尺黃何難，也自龍門跳海來。

石窟三窟尚可尋，賓陽洞口幻晴陰，出山泉水已多事，猶作輕煙撲客襟。
題壁唐書字絕逾，奉先法像屢千秋，剎那生滅知何極，石佛而今亦白頭。
風流元白並聲名，石火年華痛死生，顛倒香山九老會，墓門低首不勝情。

晚七五點鐘，臨時至洛陽地住們公宴之處，主人還有沒來齊的，揖讓酬對，比較遊名山瞻古佛，風味當然兩樣。盛饌兩席，水陸雜陳，比較余先生的寥寥六七簋，豐簡也自不同，可是興趣方面，到成了反比例。飯後七點鐘，接着舉行一個談話會，交換交換意見，九點多鐘才散，今天真疲倦了，明天就要開始工作。到寓所略談片刻，納頭便睡。

從十八日起，到今天已經三天了，都是黎明即起，日暮始歸，住在周公廟旁邊，而周公廟邊沒有去看過，未免遺憾。今天星期六，回到寓所，已是四點多鐘，找到楊先生，帶我去周公廟一遊，向南的大門閉了，依我們路走，也以從後門進去為近。門口掛着一塊「中原社會教育館」的牌子，進門一片空地，上面植了若干棵菓子樹，道路四達，略有園林布置；向西轉灣，便是社會教育館主事的一位陳先生，和楊先生是朋友，承他引導我們各處參觀，庭前小院有一株古槐，狀如虬龍，一半已經枯死。一半還是枝葉茂盛，據云為唐時故物，不知確否？小院之內，有摩崖數間，裏面都是洛陽新出土的唐人畫誌，約有數百方儼然是個「唐碑林」。再向南便是定鼎堂，現為公家借用，堂額三個大字，為戴季陶先生所書，堂內供有石鐫周公，召公，畢公，伯禽，幾位的靈位。據陳先生云，洛邑為周公所營，管蔡之役。周公東居二年，對

於洛陽，關係特深，所以洛陽的周公廟，建制亦早。這廟原爲唐貞觀時分祀周孔之處，因而定鼎堂前，還有三座香壇。並改爲周公廟，大約是明代以前的事。觀於萬歷年重修廟碑，可資左證，不過究竟始於何朝，尙無確實考據。從前還有一座大殿，原有周公像，衰衣纊裳，左右置有金人欵器，居然明堂之制，現在只有定鼎堂遺在，經戴先生他們重修以後，便不復殿像了。「堂外有古柏數株，石碑數統，再南有個方台，便是所謂香壇了。從定鼎堂西院穿過去，繞到大門前，有座文昌閣，這旁有個石碑，刻着「明大司馬贈太傅呂忠節公殉難處。」這位忠節公便是明兵部尚書呂維祺，殉難於李自成之亂者，乃是有明一代名臣。嘗自謂一生精神，結聚在孝經一書，潛習躬行，未嘗稍懈，古人謂求忠臣當於孝子之門，觀於呂忠節公之能臨難不屈，大義凜然，想見其得力於孝經者不少。再一回想十字街口那兩個鐵鑄漢奸的跪像，真是賢不肖不可以道理計了！在此徘徊片刻，天已不早，和陳楊兩先生作別歸來，葉三先生正來賜顧，他道：「明天星期日，我陪你去玩一天，你想那裏去玩？」我道：「我是陌生朋友，當然要問你這嚮導了。」他道：「那要先騎白馬寺吧，東關到白馬寺二十里路，沿途和附近，多有古蹟，儘夠明天一天跑了。」當下決定明早七時在周公廟候他，先走城裏約老喻，然後再走楊村順便去約我的一位老同學胡先生同往，晚上老把兄說我自到洛陽，雖住在他家，而每日總是早出晚歸，他也事忙，彼此暢談機會很少，今晚他略備酒菜，葉三先生在這裏，另外把楊先生約來，幾個人談談，這當然不成問題囉！一會兒楊先生來啦，酒次老把兄慨然於其工作之繁重，

願以備不虞爲憾。於是我們從安撫和勸勉他談起，聯想到同鄉某公的勛業上去，據說某公近來頗能折節讀書，禮賢下士，我道：「我自脫離幕府，已與他幾年不見，此來他道公出，未始一語，殊爲遺憾，想由別日當須刮目相待，六年之內，當然海闊無疆了！不過他的地位且隆，責任也甚重，河南屏藩後方，兩面環敵，保守之機，瞬息百變，加以省境之內，河患頻仍，干戈遍地，島嶼叢落，既不暇生焉將養，即不暇不節用愛人，只這軍政兩事，已費盡籌，何況持久抗戰，經濟關係尤巨，我們固謀對敵封鎖，敵人也在對我封鎖，如何打破他的封鎖，而完成我們的封鎖？這尤須軍政政治經濟三方面配合起來，才能收效，臨深履薄，戒懼未遑，在這種大責重任之下，將何以禮國利民？想都已胸有成竹了。」他們對於我所提的問題，各人又補充說明了三陣，然於河南的人力和民食兩事，也都說前途可慮，談到九點多鐘，大家散了，我因打油一首，以誌感於某公。

熊鵬百萬向軍屯，關外將軍節鉞尊，半壁河山歸虎下，八方風雨會龍門，中條形勝層巒，棄了長洛秦虜待編論，淮上健兒身手好，會檢稍略轉乾坤。

第二天早起，蔡廷先生來了，兩人同陣進城去我老喻，那知他病了，據說那晚公宴後，他就感覺有些不好，第二天他無事便到龍門獨遊一天，飲食不慎，竟已病了兩日，今日之遊，當然不能參加了，他言下甚覺懊惱，我道：「你儘量沒有多少事，明日再獨游自思寺好了，我們今天去玩，也順便帶兩香油來給你做壽壽呢。」他道：「我遊龍門，也還有油，首呢，只是薄

些話說着念了二十八字道是：

山如斧劈水雷鳴，子盡龍門最勝名，獨恨無邊無盡佛，盡無面目任縱橫。

談了半會，便和三先生登車而去。到了東關外，看了一座豐碑矗立道左，下車一看，上面刻着「孔子夙興問禮樂至此」幾個大字。三先生道：「這裏是洛陽舊縣學，相傳爲宋朝法祥寺故址。北面那條巷子叫銅駝巷，西首有桐老君祠，據云便是老子故宅，也就是孔老二聖把晤之所。」我道：「那麼這個碑應該豎在老子故居那裏才對囉。」三先生笑道：「嚴格的說應該如此，不過此處或者爲孔老夫子來往所經，因而置碑於此了。」我笑了一陣上車再走，想到允許老喻之勉，不可略欠，記下一首：

大智若愚實若虛，驕淫氣色去無餘，猶龍片語真明否，問禮何從再式闕？

路送我問三先生：「剛才說的銅駝巷，就是銅駝刺棘的故事嗎？」他道：「是哩，相傳就是晉索靖指銅駝刺棘的地方。那裏原爲魏時宮址，魏明帝置銅駝於閭門南街，後來就叫銅駝街了。索靖與曠之後，銅駝已不知去向，到了隋唐之際，恐怕這街舍都沒有了，所以又叫銅駝陌，邵康節先生詩「花深柳巷銅駝陌，風暖鶯嬌金谷堤」，便是個證據。我道：「既然如此，剛才沒有走去看看，未免可惜。」他道：「除了「銅駝巷」三字外，一無所有看什麼呢？」我說：「轉了個灣子，三先生招呼停車，兩人前推後步，又是一座豐碑屹立，題着「夾馬營」三字。我道：「這是宋太祖誕生之處嗎？」他道：「正是，這條街就叫火燒街，據云宋太祖初生時，亦

光冲天，街坊鄰舍，以為他家失火了，羣來奔救，到後才知是祥光，因而叫火燒街。」我道：「這名字不雅，宋太祖又叫香孩兒，照神話說到不如叫香兒街了。」說着走過一道圍牆，便是宋太祖廟，三先生說裏面駐有軍隊，什麼都沒有了，便沒進去，旁邊一座明建護國迎恩寺，也駐有軍隊，三先生說：「明季李闖之亂，廟裏常的姚廣寺內，為賊所獲，李闖高坐殿上，說洵身為親王，富甲天下，當此飢荒之時，不肯拔一毛以濟百姓，真是奴才！罵了一頓，先把他打死，然後梟首示衆，死的極慘！」因前轍到現在有些豪富親貴之所為，自各感歎一番，上車又走，三先生見我幾分鐘沒做聲，問我在幹什麼？我道：「我想弄兩首油給老喻，」說着便把剛才所得的夾馬營的兩首念給他聽：

火燒街上閉奇神，鸞祖雄才自絕倫，統一軍州四百座，黃袍遲早要加身。

完卵何堪燕幕翻，無皮那復有毛存，殷家好難應須早，請向前車鑑彌藩。

接着把孔子入周問禮的一首也念給他了，他道：「統一軍州四百座話怎麼說？」我道：「水滸傳正不是說宋太祖一條桿棒身齊國打四百座軍州都姓趙嗎？便是用的那個典故啊！」他笑道：「油味十足，不過你都提發的議論，而不是描寫風景，怎麼好讓老喻臥游呢？」我道：「罵罵糊糊，也可以當開心丸吃的好。」

前面已是郊外，路闊人稀，兩部車子並排走着，兩人隨意閒談，由白馬寺而至僧懷義，由懷義而至武則天，葉三先生發了一篇議論，他道：「千古以來，對於武則天總是嚴詞厲色，毫不

假借，說她穢亂春宮，覆唐社稷，其實她知人善任，從諫納忠，執政四十餘年，使天下清平，金甌無缺，其聰明才智，不但爲歷代女主所無，便是過去所謂賢君，也不過如此！試看開元名臣，那個不是由她提拔而來，大概她所用的人，可分兩類，像張昌宗兄弟等，所謂辟幸之臣，不過美其衣食，自供娛悅而已，而平章國事，自有狄仁傑，張柬之之流，絕非昌宗懷義所得與聞，這種公私分明，也就比呂氏慈肅高明多了！至於說她刑殺甚濫，淫惡多端，然究其所爲，並沒有屠戮大臣，陷害君子，況當太宗寶天以後，她已經削髮爲尼，倘非唐高宗拜爲昭儀，以下燕上，她將黃卷青燈，了此一世，是則推源亂始，乃是高宗先亂武后的！要說她辟幸懷義等爲罪大惡極，那麼歷代帝王後宮佳麗，數逾三千，幽入妻女，自取歡娛，其罪惡更不知大於武氏爲若干倍，乃不聞世人指摘，她身爲皇帝，縱使以女易男，置面首三千，也不過是聊以效顰，何況寵幸不過數人，似覺尙束身有道！——他理直氣壯的說了一串，我聽着也覺有理，因道：「武氏才智自是過人，但她易唐爲周，不能不說是覆唐社稷呵！」——先生道：「不然！知子莫若母，知媳莫若姑，中宗懦弱，甚於高宗，韋氏才略，不逮武后，而房陵巴長，勢不能入於垂簾，但若畀以天下之重，昏君淫后，相濟爲奸，安史巢窟，隨時可起，李氏百年天下，將不知作何面目，繼起無人，惟有自取，這時她騎虎難下，已非自帝不可，暫改唐號，以待中興，正是她苦心孤詣之處，你看他初則仍以睿宗爲皇嗣，繼則因張柬之之片言，立使中宗復位，可見其並非有意於篡奪李氏天下了！我以爲唐祚延長，實多武氏之力，而高宗太宗或且陰加庇佑，以待臨

滿之輻起例！」

正說着車子到了一個岔路口，他停止高論，將那條小路上去，蕪荊南面就是楊村了。找到那位老同學胡先生住處，房門緊閉，問了問工友說：「秘書長出去麼？」問到那裏去了。說：「昨天沒回來。」這真是無處可找了，不得已留片一張，掃興而出。這位胡先生是張秋小時同學，和三先生却是大學同班，風流儒雅，口筆鏗烈。前天曾蒙過訪，適值我未回寓，以致相左，滿以為今天可以拖着他同陣往游，不料又碰不遇，心中頗覺不快。因想請他二首，聊以解悶，三先生道：「他的花色多，都是極好神料。」我於是搜尋往事，走着走着，公然弄了一首五排：

秘監胡爲著，城鄉走不休，昨曾交臂失，今特本林搜，豈意儲扉閑，權將一片留，鬆齡原可念，臭味況能投，憶共鳩江視，旋同白下舟，天冥爭險怪，倩屈效曠嗚，博士派衙好，雄文版稅收，翽翽新雨露，長跪說風流，漫言無常酒，覆應怕上頭，梅庵公往迹，稱樹續新游，電話荒山報，徵師索路賅，偏冠宵久騷，壯志會須酬，種種殊難論，功名亦易求，委員誠赫赫，處邊自悠悠，小試翻龍手，翻成狎浪鷗，封疆連北直，僑治到中州，蕭署官書少，楊村竹木幽，驕驕君捷足，鴻雁我驚秋，萬里隨船語，三年去國愁，偶尋白馬寺，來訪柳官樓，公出難堪怨，諧談惜寡儔，明朝如得醉，磨墨幾斤油？

三先生聽了，笑不可仰，說道：「妙極妙極！只是裏面許多典故我都不懂，長跪說風流的，

舉，我是知道的。此外什麼兼當酒，怕上頭，元山電話，大略敬師，我就真各異妙啦！」我道：「這都是我們三十年來俳諧故實，這祕密到是暫時不能宣布的呀！」走不多遠，道旁發現一個木牌，上面寫「管飽分金處」幾個字，三先生道：「這地方叫分金池，據云爲管仲鮑叔分金之處，因而有此一語點綴。我想此地正當金谷水分流入穀之處，或者因此得名，至於管鮑兩位曾否在此別無憑證，只得姑妄聽之了。」我聽其所言，又有一油：

管鮑論交曾借飲，向來只道爲知心，輕車一過分金處，始識人情有似今。

前面不遠，看到一座大碑，矗立道左，還有幾匹石馬，近前一看，乃是果附馬都尉魏成信的高標，後來聖聖年間所立，墓則不知何在，再過去便到白馬寺了，車子放在寺前小店子裏，兩人走到廟前，門外立着一匹石馬，門口大書「佛教源流」四字，四圍垣牆，整齊修潔，據云爲民國二十一年總統李陶陽溥泉諸先生所重修，三先生指着佛教源流四字說：「白馬寺始創於漢明帝時，自慧曇偈天竺僧人羅摩騰與竺摩訶問提洛陽，然後中國纔有沙門及跪拜之法，距今將及兩千年，實是中國佛寺的鼻祖了，這幾個字倒也題得適當。」說着走進廟來，廟門一個大院落，裏面彷彿有武裝同志駐守，三先生要我在那裏稍候，他到東首幾間房裏去了一趟，帶了四個兵出來，原來他去聽了一張片子，這位是奉命引導我們遊覽，以免後面擋路的。三先生道：「別忙，等着院中的斷碑，再看廟旁的騰閣，然後一路玩到後面，這才不走冤路。」我道：「這裏面難道有多快嗎？」他道：「房廊不多，空地却大，名勝古蹟，裏裏外外也不過十幾

處而已，「於是帶我走到斷碑面前，哈哈！剛才我已經獨自走到碑下又走回去的，竟不知其爲古物，據云爲宋蘇易簡所書，但是字已漶滅，毫不可辨，到是元至順年的那一塊，書法極好，因爲年代較近，反不爲人所重視，我想到是只論年歲的話，那麼無論從那裏搬一塊大石，都可說是上古所傳，又何必獨獨珍視這一塊文字磨滅的殘石呢？」在這裏略一徘徊，便到左右兩邊垣牆下車，看了看法蘭和攝騰墓，據墓誌所載，兩人都是中天竺人，明帝時奉經像來中土，翻譯四十二章經等，先後示寂雒陽，這兩位到是中國佛教的功臣，從右手轉至大殿，內住榮譽軍人，經那士兵先行說明，我們到門內略一瞻仰便走出來，據云殿前原有魏造像幢，現已無存，再由右手轉至後殿，亦爲榮譽軍人所住。說是從前殿壁多有青唐人造像，改修後均已不在，因亦巡禮而去，再後便是清涼台，堆土而成，高約四丈，周圍五十餘丈，上面有毗盧閣僧舍，據云漢明帝命畫工圖佛像，卽置於此，佛舍利子石匣，也在台上，不過現在都已沒有了，三先生說：「這裏有位住持僧人，道行甚好，住在毘盧閣，上去可以談談，並請他把旁邊的騰閣造像，開放給你看看。」說着請那位士兵自便，並謝謝他的長官，然後兩人從後殿之後，拾級登台，毘盧閣前有甘露井一口，古柏兩株，石碑幾統，僧圓覺所述白馬寺源流一碑，記載尤詳，可惜那位僧家法師據云朝峨帽去了，未能領教，深爲遺憾，兩人在毘盧閣內隨意瀏覽，看到一尊緬甸玉佛，高約三尺，玉色白潤，只是造像略嫌板滯，據云爲戴季陶先生所獻，僧人泡了茶來，兩人坐下休息，並請他帶我們去看騰閣造像，他道：「知客師進城去了，沒有備

匙，山無已只好在窗外看看，光線不足，未能滿意，小坐片刻，三先生買了他一張王鏊所書的石拓，然後下來，三先生道：「洛陽八景，有所謂馬寺鐘聲者，當初那鐘即置此台下，現在亦不知去向了。」下了清涼台，我一直向來路走出，三先生道：「別忙，後面還有一個石槓，不知為何代之物，到請你鑑定鑑定。」說着引我走到另外一重屋後，果見一個長方形石器，大小和我們在驪山老君廟前，被認爲隋煬帝喂馬槽的那東西彷彿，也是一頭下面有個小孔，石質比那個細些，花紋亦較精緻，殘破也利害些，我看一會不但不敢說是何代之物，並不敢斷定其爲何物，只好看看罷了。

這時已是中午，兩人都覺得餓了，三先生道：「今天不巧，要是老和尚在家，還可以擾他一碗素麵，現在只好到小店子上弄點吃了。」這時兩個車夫，正在一家據案大嚼，我們另找一家，一個客人也沒有，我道：「還是燒冷灶好。」三先生道：「他家好像沒有可吃的。」問了一問，他有麵，要等得及，可以包水餃子，我們因還要出游，便每人來了一碗麵，買了些乾切牛肉，和在麵裏重新一煮，味道居然不錯，當枯坐待麵之時，三先生又說了些關於白馬寺的掌故，他道：「白馬寺石榴，從前大爲有名，洛陽有『白馬甜榴，一實值牛』的話，可見其名貴了。」我道：「這是那年的話？」他道：「大概是唐宋以前吧！」說完了又道：「北魏時有個高僧寶公，能識過去未來，住錫白馬寺，曾對孝明帝母后胡充華，說了幾句偈，有什麼『把粟與雞呼朱朱』的話，當時不解，後來胡后爲爾朱榮所害，才知這是預言，我想預言家或許是科

學的，但是古來說講，都是瘦頭露尾，好不討厭。這閑談之下，想起半天沒打油了，烏有白馬等無袖之理，於是來了一首小詩：

白馬馱經車已陳，蓮台猶自煥輝圓，三乘不度芸生處，七寶仍防香火因。雞粟朱朱空關，甜榴累累漫標新，前存報國當雄武，未許虛無誤此民。

吃過麵，告訴軍夫們不別遲離，我們再去游舍利塔，距小店約有半里，路上王先生道：「這塔有點奇怪，俗名又叫『蝦蟆塔』，你只拋一磚，碑石在塔前兩地下一擲，塔上立即有一關叫的一聲，碑石幾跳次，他便問幾聲，和蝦蟆叫一樣。」走上一個土阜，危塔矗立，上下十三層，形方剛直，惜稍殘敗，據云漢明帝時，白馬寺東南土阜，夜有光明，明帝以問廣勝，廣勝謂下有舍利，拜之果有圓光形，遂法身，於是詔塔其上，塔成九層，高三百尺，叫做齊雲塔，後來舊塔廢了，到了金大定年間，因舊塔故址，重建今塔，所以又叫金方塔，塔前有一金大定十五年五月初八日重修洛陽白馬寺塔記碑，及「明嘉靖三年孟夏吉日修白馬寺塔記碑」各一通，記述很詳，這塔雖非東漢故物，却也八百多歲了，可惜下層無門，不得進去，正在四面瞻仰，忽聽塔上「唧唧」的一聲，原來這先生在試蝦蟆叫了，我也拾了一塊磚，走到塔前試了一下，那磚跳擲兩次，由南而北，由北而南，但是沒有剛才聽到的洪亮，王先生說是碑石太小，而且自己用力，再使便不靈的原故，他又拾了一石，叫我閉目靜聽，果然非常清楚，我們都知道這是聲學作用，但何以此塔稱然，到有些不解，大約下面或許是空的原故。從舍利塔下來，向西南走不多

遠，便是狄梁公墓，梁公仕武則天朝爲宰相，以忠鯁見稱，維持士類，引荐忠良，匡復中宗，全唐社稷，爲唐朝有數忠臣，墓前有碑，題「有唐忠臣狄梁公墓」，幾字。據碑旁題款。原爲宋大觀元年龍圖閣學士，留守范致虛所建，明萬曆二十二年八月重立。元安撫完顏綱刻詩立碑於旁，詩道：「神器旁遷幾不留，會將忠義破陰謀，淡烟衰草平林月，猶帶當年帝子愁。」我看到此處，因而也油他一首：

羽翼潛龍復李唐，尙方請劍氣堂堂，墓前短碣苔痕碧，摩讀題詩尙尚香。

三先生道：「在這東北平樂村之北五里多路，有個雙碑凹，有唐邛州刺史狄公碑，及狄府君碑各一座，說者謂梁公之墓，應在彼而不在此，究不知二者孰是？」我道：「既是宋元以來，騷人墨客，都憑吊歌詠於此，在無確據以前，只好以此爲是了。」別了狄梁公墓，走到大路上，三先生指着前面約三四里遠近的一座古城，告訴我說：「那裏便是李密城，據云卽是魏明帝金墉城的故址，現在裏面都是麥地，只城垣略有痕迹而已，離此還有好幾里路，否則不妨去看看。」因時間關係，只略一遠視，便拆向西南，去看焚經台，三先生道：「提起焚經台又是神話啦，據云漢明帝時，佛法初入中國，五嶽道士賈叔牙等斥佛虛僞，表請與西域沙門，較試優劣，於永平十四年，正月十五日，大藥白馬寺南門，道士們捧着靈寶諸經，和尙們捧着佛經佛像舍利，分置兩壇，各誦經咒，舉火焚燒，結果佛舍利大放光明，經像俱爲所護，而道經却毀燼無存了，後人因呼此兩壇爲焚經台。」我正特開口，焚經台已到，兩個土堆各有一丈多

高，周圍十來丈，一南一北，隔海鐵路正從兩台之間穿過，台上各有木牌寫「焚經台」三字，此外便一無所有了。但是兩台地勢高爽，登臨四望，洛浦晴光，龍門山色，東峙故城，北負邙阜，到也神怡心曠，徘徊有頃，再打焚經台一油。

青牛已自衝關去，白馬翻從印度來，烈焰倘知辨真假，道經佛典總成灰！

三先生聽了笑道：「你始終是不信佛老的！」於時已經下午三時，冬日天短，急忙下寺，回到寺前小店，原車回城，路過老隄處，把各油抄記出來，因他有病，未便久坐，回到寓所，已五點多鐘，得着一封從西工發來的信，拆閱知爲同鄉冷先生約飯，一會老盟兄來了。說：「等你好久，葉三呢？」我道他回去了。」他道：「我們去吧，人家打電話來問幾次了！」於是同至西工，路上他告訴我：「倪四哥從家鄉來了，今早才到，等你半天，現在他洗澡去了，說明早再來找你，希望你明天遲點出門。」接着他又把倪四哥近況，告訴我一番，不知不覺，西工已到，到了冷先生門口，像是客人很多，若干輛自備軍停在那裏，進去果然賓客滿堂，葉大先生和三先生也在那裏，並有幾位達官，也有不認識的，經介紹後略事寒暄，即便入席，公然居我上座，謙遜不得，只有進命，這一席肴饌甚豐，主人也極周到，真是生不對冠蓋酬酢，有些不大樂意，反覺白鷄寺那一碗牛肉羹麵吃得痛快，飯後有兩位鄉友，當面約飯，我道：「明後天我葉下鄉，大後天回來，裏是小吃我就到，如此夫舉，只好心領了。」他們都允許，主客不過七八菜蔬不過十味，並以熟朋友家鄉菜爲限，坐了一會，兩位達官先去了，我和

主人夫婦以及葉大先生他們，又閑談了片刻，三先生把我路上所打各油，揀記得的念了些給大先生聽，並且問我到洛陽已經好幾天，怎麼那位達官還似不甚相識？這未免是韋乾度不識牛僧孺了！大先生道：「我在洛陽，出入幕府，雖不敢說是聲華素著，却也士庶咸知，此公每晤還常向我請教台甫，何況他是遠方新到的呢？」外面風聲起來了，怕要落雪，大家興辭而去。

第二天本打算候一候倪先生，再行下鄉，剛巧來了四五位客人一直談到九點多鐘，倪四哥還未來，只好留了一封信給他，便和一位湯先生同陣趕大屯，路上看到許多牛馬大車，都是兩四牲口拖一輛，不是二馬，便是二牛，也有一馬一牛的，接接連連拖長了二三里路，湯先生道：「這都是運糧的，這兩年洛陽的牛馬，真是辛苦極了，送糧運貨，終日不閒，有時還到戰場走走，將來抗戰勝利，當真要建兩座牛神廟馬神廟之類的，以誌其功呢！」湯先生是河南人。言下不勝感嘆，玩味其詞，大有牛馬如此，人何以堪的意思！在大屯住了兩天，第二天我獨自一人從距大屯五里多的一個村莊回來，走到一座橋上遇到一位六十多歲的老者，面前放了一把鐵鍬，坐在那裏休息，嘴裏銜了一根短桿旱烟筒，上身趺了一件百孔千瘡的破棉袄，下面單褲赤腳，狀甚愁苦，我便走下車來，以借火吸烟為由，和他坐在橋上閑談起來，據說他姓劉，今年六十二歲了，住在龍門鎮西首，才從僱傭做工回來，家裏原來有幾畝地，因為三個兒子都當兵去了，大兒子去年陣亡，媳婦改嫁走了，兩個小的還沒有娶親，剩下大兒的兩個小女，和他老伴，現在只有三口，地也沒法種了，今年錢糧要拿麥子去繳，還要攤公麥，把地又

押了一畝多給同莊一個家門，才算把公差交代了。我連車連馬，因為路軍糧在路上死了，說着便眼淚汪汪，我道：「你家老二老三現在那裏？能不能接濟你一點呢？」他款了款打氣道：「老二在安徽，好久沒信了，老三在某縣，前月捐了三十塊錢來，聽說老三當排長了，那孩子起小不歸正，只顧自己花天酒地，那裏想起家鄉？」我道：「你這大年紀還做什麼工？又怎麼跑到儂師呢？」他指指那把鐵鉸，道：「這有價法，今天架電話明天架公路，後天又修河，保證派下來了，不去這成嗎？工程大了，那縣人沒有，這幾根老骨頭，還不夠用，倒在那一條路上呢？且我聽了心裏頗為難過，只好安慰他幾句。說這是全民抗戰，大家是都有出力，沒有錢出錢的，而且你家三子從軍，為國殺敵，一門祖傳，尤為難得，不想陣亡的亡位，一定會有撫卹，就是老三老三也都前途無量，你們老個個都這德性，只要再忍受一年二年，一旦抗戰勝利，正是晚景堪娛呢？」他聽了把眼向我打量一番，才又說道：「唉，老百姓無論貧富，這救不出力出錢嗎？只求不要逼得人太緊就恩典囉！」說過便問我撫卹是怎麼一回事？我把撫卹的理由和辦法告訴了他，教他回去託保長替他打聽打聽，最好寫信給老三，叫他託人向他大哥從前的部隊去查問，他才稍有喜色，彼此別了，一路想到老耆的處境，聯想到昨日湯先生所去，頗有感慨，晚上吃了幾杯酒，打了兩首油，才睡得着。

洛陽道上馬牛忙，接輪聯鐵數里長，才向縣倉盤積谷，又從省會送繳糧，物資搶運披星月，軍實爭輸冒雪霜，他日旌慈成廟宇，疲牛倦馬應難忘。

洛陽丁壯事干戈，老弱勞勞雜役多，昨日應差修電話，今朝奉令堵黃河；軍糧急繳憑精貨，公麥頻攤費掘羅，出力出錢都作到，較他官府問如何。

兩日以來，大市附近的事都完了，午後和湯先生回城，順便到安樂窩去拜謁邵康節先生祠。原來便是洛河南岸里許的一個村莊，據邵先生自己的詩「余家洛城裏，況復在天津」，以及司馬溫公贈邵先生詩「家雖在城闕，蕭瑟似荒郊」的竹子看來，當初安樂窩是在城內的，洛陽城也就大得可觀了。從東首進去，靠村西有一座土窯，額題「安樂窩」三字，裏面九賢祠和書院舊址都爲公家借用，祠中祀邵子像，庭院修潔，花木甚多，據云這地方在宋時原屬官地，邵先生到洛陽後，由河南尹王拱辰，就天津橋前五代節度使安審琦的故宅，爲屋數十椽以居之。到熙寧中，實行賣官田之法，大家都因尊敬邵先生，而無人肯買，司馬溫公乃集錢買得，以贈先生，便成他的私產了。他歲時耕稼，自給衣食，名爲安樂窩，自號安樂先生，著書而外，吟詠自娛，春秋佳日，輒車傲遊，隨意所適，洛陽人士，仰慕先生德望，仿照他的寓廬，築室以候其至，號曰行窩，稱爲「吾家先生」而不稱名道姓，所謂「賢者悅其德，不賢者服其化」一時洛中風習，轉趨愈厚，乃至父誦其子，兄勸其弟，勿爲不善，應爲邵先生知，以一布衣而能轉移風氣，振刷人心，一至於此，其平時祇行禮節，浴德澡身，也就可以想見了！據湯先生覓告，「安樂窩自靖康以後，委棄荒蕪，到金大定年間，由道士張六公買得，因九賢祠改爲九真觀，元末復燬於兵燹，明景泰時知府虞某，才重建邵子祠，清初以來，歷有增修，便是現在祠

宇了。」又云：「院內花木，以牡丹芍藥兩事為最盛，可惜現在時令不對，否則極堪欣賞的。」為了景仰先賢，在此徘徊甚久，然後出來，走到林森橋，想起楊先生雖有改日同游的約，但既已到此，又有一位工程家嚮導，不免先觀光一番了，在大橋南半段下車，靠西有一摩橋亭，那裏便是「隋橋一孔」據我所見隋橋照片，甚是殘破，現在已因修林森橋而予以整飾了。湯先生說內部橋石還是舊物，不過殘缺處予以補葺罷了。看那橋的方位，似乎比現在的林森橋路向西北偏些。湯先生說：「當建築林森橋時，許多工程師也會研究過，認為現在河流變遷，若仍照隋橋方位修造，恐水勢衝擊，不能持久，因而向東略移那知北岸仍為洪水沖毀，其實洛河水勢，西高東卑，傾斜甚急，春冬水小，兩岸多沙，夏秋山洪暴發，勢如奔馬，所以洛陽以上，船舶行駛甚難，是則此橋建築，仍應再移下流若干丈，以避灣處的急流才是，試看隋唐時洛水貫城而過，不但上游修有閘口，而且那時溝渠極多，如重津渠，金水渠等，既可分洩水勢，同時瀰潤二水，亦能收倒蓄之功，尚仍災害不絕，現在瀰潤失修，故渠早廢，洛水更年年為患，目前到不僅是建橋問題，水利問題，也極嚴重咧！」他感慨一會，又指着上游那條半毀鋼骨水泥大橋，說是吳佩孚所建，久為洪水衝斷，亦因正當河流轉處，水勢更急之故，我於此道外行，惟有靜聽高論而已，當下轉過話頭，談起天津橋的歷史來，湯先生說：「天津橋始建於隋，那時城周七十餘里，洛水貫城中，有天漢之象，所以跨河築橋，名為天津，橋北便是宮城的端門，橋南是大城的建國門，建國門外，便是龍門，不惟為往來要衝，亦且為京城潏

勝。唐宋以來，迭經修建，靖康而後，中原陷落，就此殘毀了，自隋迄宋五百年間，因為都城形勝，文人學士，題詠極多，宋時更因邵康節先生卜居橋南，他又有天津橋聞鶯與歡的故事，同時他的聲譽集中，亦以在天津橋上的遊賞詩為多，橋以人傳，聲名更大了。現在雖城垣縮小，把天津橋拋到城外，但登臨四望，依然景物絕佳。亦可見其本身地位，自有令人留戀之處，到不一定借些曠人雅士的題詠，才盛名得享的咧！」我聽他說罷，站在橋亭上縱目四顧，想到白居易「津橋東北斗亭西，到此令人詩思迷」的詩句來，不禁欲有所油，先把安樂窩的一首補起來：

聲壤時時發浩歌，挽車處處有行窩，而今地氣都南至，應是人間事更多。

太陽快落了，湯先生催着回去，天津橋的油詩還未打，到了周公廟彼此別過。前日面約的徐先生，已有帖子在此，稍事休息，再和老把兄同至西工。徐先生畢竟是教育家，說到那裏做到那裏，果然只有五六個人都是同鄉而且思橋熟的朋友，尤其妙的，他今天把葉三太太黃女士請來當紅鍋，所以一切菜蔬，都是鄉味十足，快談暢飲，不覺漏暹，歸來已是十點多鐘，興奮過度，睡不着了，爐子火旺得利害，電燈也格外光明，起來泡了一碗茶，打了一首天津橋的油，酣然入夢。

斜日和風不動塵，隋橋斷交水澹澹，龍門山色堪清眼，洛浦神光欲照身，勝慨尙餘風物麗，興亡誰識劫灰頻，蘇卿負郭田何在，烟樹蒼茫麥秀新！

糟糕！起過了外，外面已經有人敲門，原來是倪四哥來了。他滿面風塵之色，頭髮也白了不少，見面之下，他驚道：「你怎麼頭髮也白了許多！唉！數年之內，兄弟分離，劉二哥病逝廬山，你和陳凌金各位遠在巴蜀，只我和汪大哥還不時相晤，回首舊遊，恍同夢寐矣！幾人之中你最少，今日如此，想金陳凌三兄，更見蒼老了！」我道：「都無好懷，那得不老？只是一年多沒得着你的信，昨聞已棄官而商，不知什麼原故！」這位老盟兄也是一員淮上英雄，抗戰以來，多有助績，我以為他不是馬革裹屍，便是虎頭食肉，乃聞急流勇退，改行經商，到是出乎意外，所以急欲探明其故。他道：「這話說來很長，你白天專忙，晚間我來，請老盟嫂預備點酒，我們細談。總之我決不是貪生怕死，更不是想賺亂發財，這其間自有不得不走的原故，至於何以不到後方而改做買賣，也自有道理。」說着老盟兄來了，一同吃了早點，約定晚間再會，我便趕工去了，到得城內，知道同人中間，曾發生一件小事，老喻把始末一說，並要我從中斡旋一番，費了一點唇舌，總算大家一笑了事，在城裏忙了一天，六點鐘才回，兩位老盟兄已煮酒相待了，倪國哥便把一年餘以來的經過，詳細說了一遍，談到憤激之處，幾乎把酒杯都擲了，我才知道他受的刺激很深，並且知道所謂經商，乃是開了一個飯館一個旅館，和一個洗澡堂，我道：「這幾門動行買賣，都不是好做的。」他道：「正是呵！因為我那部下有些三江五湖的朋友，除我以外，別人也不能駕馭，他們更不願再留下去，我弄這幾門生意，完全為安置他們的，同時老葛和余李諸位，都還在打游擊，有了我這幾個買賣，並能得着許多情報，與

他們作戰，頗有幫助，是則我雖然不幹了，到底還算對抗出點力。正談着下起雨來了，指晚飯吃過，幾人到我的臥室，圍爐暖茗，先把我這兩年情形詳細問了，他又把家鄉情況，親友動態，說了許多，據他的判斷，以為家鄉的敵人不足為慮，就是目前的偽組織和偽軍也都是虛與委蛇，一旦反攻，他們立時就能反正，所可怕的是另一部勢力，名為合作抗戰，實際自己擴充勢力，有時甚至阻擾抗戰軍事，這到是個附骨之疽，說到這裏他感慨的道：「不是我吹，有我那幾個毛猴子在，我那地方，他們就不敢插足。」數年不見，話匣子打開了，你一句我一句的，本來一時不易結束，因為雨越下越大，他怕太遲了不好走，九點多鐘他回寓處去，老盟兄也歸寢了，我因一席談話，很有點感觸，便打油一首，然後睡覺：

白髮驚吾老，相憐有舊盟，一燈風雨夕，千里兄弟情，許國心空壯，潛身意未平，丈夫雖勇退，應復念蒼生！

轉瞬之間，到洛陽已近兩星期，各人的事都才完成十成之五六，預定小住二十日，倘不加紧努力，恐非延期不可了，於是各人都無閒風雪的日日趕工，我大約每日總是清晨出發，晚間到西工白相也趨回來，若干親友差不多都走遍了，老喻那裏竟至數日未晤，今天見而了，承他贈我一張小照。題款上面，赫然是五十初度所攝，我忙放下照片，打了一躬道：「少禮步禮！不知是何日懸弧，我竟疏於拜賀！」他笑着道：「過去好幾天了，我們風塵作客，又值國難方殷，還談到做日生嗎？彼此至好，留個紀念而已。」我道：「不行！大舉當然不可，我

們那裏有一句請做坐位接拜等語話，你至少要請我吃兩杯藥酒，方不負此大衍之慶。他道：小
 吃當然可以，今且我倆請你，只是幾日過去，藥酒二字所不敢承，同時我還有兩個條件，第
 一：你須油以我，第二：不可向別人宣傳。我道：「我倆倆人鬧着玩則可，當然不會替且你賣
 揚的，至於油衣但有而且一定多打幾斤。」說罷先去和方先生談了一陣，然後開會，當時決定
 洛陽外勤，三日内結束，乘陽曆年假期間，整理一切，至遲一月五日離開洛陽。因為夾着一
 個要我到安徽問題，一直到十二點鐘才散，方先生替大家吃飯，我們的約會只好改到晚間了。
 午後在城內把幾條未了的事料理清楚，兩人隨意小吃一頓，居然消了不少的酒，醺醺地回到周
 公廟，接到重慶家來信，我已經發回十幾封信了，連這一封才收到，第三號來函更當然異常高
 興，連忙拆開，除慰問漸漸平安外，却送了一條不好的消息來：原來我一位堂兄諱澤延的在家
 鄉病故了！我們門祚衰微，在故鄉雖是古休老戶人家，但數百年來，人丁稀少，直到會祖以
 下，才繁衍起來，現在幾房十餘家，都還在總服之內，雖早已分門各爨，而親愛和睦，過於同
 居，平時叔伯兄弟之間，緩急相傳，過義相助，真是一團和睦，毫無假借，我嘗研以自藥，以
 為中國的家族，倘使處處都能如此，由家而族，而至於轉機社會，那麼民族團結早就不成問
 題了。這位先兄在我們兄弟行中，素以血性見稱，和我是五直任在一個莊，他的流情感又似格外
 不同一點，他不惟對於子貢之助，而且雅有陶朱之量，經商所得，自奉甚簡，而與人則豐，積
 力索強，耳目瞻視，在他那小型商舖中，從細綴布匹，到糕餅油鹽，甚而至於文具紙張，總

實是應有盡有了。他銜着旱烟管，沒事時圍三面櫃台左角的白布堆上一靠，某人五尺布少找了三分錢，某人二斤油沒有上賬，都能立即指出出來，以如此精神，而年齡不過五十來歲，怎麼就會死了呢？我想到這裏，一面是傷感，一面覺得有些不信，把信再反覆看了一遍，無疑的他去世了！淪陷在故鄉，爲室家所累，不能避到後方，眼看着地方狐鬼成羣，而又無力制止，平添了許多憤激，兩個兒子都到了四川，骨肉流離，自不能無所觸動！本來歡喜吃兩杯酒，這時更是不醉無以忘憂了，便作成他的病症，鄉裏那有名醫！於是竟非死不可！感逝傷時，不覺清淚難止，草草寫了一封回信，要睡只是睡不着，於是起來做了兩首詩，才覺得悲憤稍減。

避寇一分散，開練痛死生，艱辛餘世業，風鶴動兵聲，雅量敦宗族，清門貴弟兄，阿戎空者大，揮淚遠含情！

十餘歲長我，猶是未衰翁，畢竟庸醫誤，豈真痼疾纏，饒原悲宿草，華表恨烽烟，撒手應無憾，傳家祇轍賢。

丁陽曆年是官年。以在通都大邑裏，一離民衆，也不過是革命懸旗，遑寧休假而已，寫鄉儼壞，更是不啻一回春，這是一般的事實，但是今年洛陽城內的年景，確有相當熱鬧，三日之內我的事情都清楚了，利用年假，到各處去游覽名勝，乃是我唯一希望，不料楊先生他們在這兩天，反而特別忙起來，沒有繼續，不但路途不熟，並且事故不詳，遊時甚覺無味，無已打算到

找老喻再說罷，早起還沒有收拾停當，城內拜年的來了，一批走了又是一批，老盟兄家也張燈結綵的，頗事鋪張，加以他留了一張條子給我，說他去參加總部大檢閱，要我中午到葉大先生家聚餐，我想他們既然鄭重其事的在過年，那麼我當然不能不去應酬一番囉！於是變更計劃也去拜年，先到附近楊先生和黃醫師兩處，不成問題的都出去了，再跑到西工，從和平新村起，凡是同鄉及友好人家，都各別登門一次，到了大先生家，車馬盈門，冠蓋雲集，我所到各家的主人，都在這裏，他們正是參加檢閱回來，預計在這位幕府班頭的府上團拜聚餐，盡情高興的，承他們不棄，認爲我既是老同鄉，又是舊伙伴，所以邀我加入，坐下之後，老盟兄問我到了那幾處，我便把所走各家告訴了他，他們聽說都道：「這怪我們事前沒有先告訴你，到累了你跑了一轉，我們在此團拜，你那裏我們便不去了。」談了一會，然後吃飯，把大先生家幾間客室擠得滿滿的，劇談轟飲，鬧了個馬仰人翻！飯後又同他們到城裏看戲，這是他們政工同志所主持的，據說白天偏於宣傳，晚間才是娛樂的節目呢，但在宣傳序幕中，也間有雜耍，到頗足調劑精神，老遠看到老喻白髮蕭然，在那入口處晃了兩晃又擠出去了，人多不便叫，而且他極其擠不進來，只好作罷，坐在這裏想走無法走，一直到五點多鐘才鬆動一些，我告訴老盟兄只說肚子不大好，他要我趕快回去休息，我便乘機溜了出來，一直到老喻那裏，那知他還來回，老唐和其他幾位也不在家，只好回寓了，一路看到大家小戶，掛國旗，貼門對，婦孺咸集，鮮衣麗服，都是去看戲的，到了周公廟，老盟嫂和幾位同鄉太太正在吃晚飯，我加入胡亂吃

又煩，他們繼續娛樂去了，我獨自回室，意興蕭然，外面爆竹聲音繼續不斷，這時正是陰曆十一月中旬，皓月當空，銀河欲影，詞院舊觀古槐，老幹橫枝，蛇龍舞舞，一陣陣西北風吹到，面虎虎作響，連日心緒欠佳，對此景物，又想起油來，站在庭院，對月構思，忽然弄到九佳韻裏去了，明明知道這韻太窄，但因橫豎無聊，且自搜索枯腸，借此解悶，又來了五律一首。

急景催年事，羈愁入壯懷，旌旗朝蔽日，爆竹夜喧街，柏葉家家有，桃符處處皆，頭黃婦士偶，少婦炫弓鞋，酒肉朱門臭，乞兒白社排，華堂陳百戲，深巷響牙牌，一片昇平象，無穹樂意諧，頻聞申賀悃，且復較公差，獨惜長爲客，清遊孰與僧，鞠躬倍禮數，揖讓蓋形骸，天際多烽火，人間足虎豺，黃河環賊壘，白馬嘯陰霾，佳節添愁緒，題詩任體俳，梧桐思舊館，松菊憶高齋，曾作歸田計，何期始願乖，仍教滯澗洛，不得逾澗淮，積雪埋幽草，科頭對古槐，孤吟聊自適，皓月滿庭階！

第二天早起，想到作日城內賀年的各位那裏，似乎要回拜一次才好，老盟兄認爲這是應該的，可巧他也要進城，於是倆大同陣先走了幾處，也有會着也有沒會着的，他另到別處去了，我轉到河洛圖書館去看一位老同學，張先生，這地方原爲舊北營故址，空院甚大，古樹池沼，布置甚佳，我雖來過一次，因在暮色蒼茫之際，未得遊覽，今日滿擬找到張先生帶我各處遊覽一番，不料他也不在家，留片出門，迎面遇到葉先生，也是來看張先生的，知其不在，便邀我同陣走回，找個門房，說了兩句話，並在院中略事觀賞，據云河洛圖書館爲民國二十一年創設

亞將軍等所創辦，藏書不富，不過四五千種，一萬多冊，但金石部到頗有名貴東西，魏正始石經殘碑，也有幾方，此外北魏隋唐宋各朝墓誌，碑碣經幢，造像記等亦復不少，另外有個古物陳列室，陳列有洛陽出土的三代銅器，漢唐古鏡，六朝流金銅佛，以及唐代殉葬的陶器人馬等件，都很有價值，他說着又叫那個人去找館內的許先生，意在請他帶我們到各室參觀，不料因為今天仍是假期，許先生也出去了，據關人見告，說這些東西，早已都搬走了，兩人無法，只得出來，路上因三體石經而談到漢熹平石經，三先生道：「這東西又比三體石經名貴了，漢靈帝熹平四年，議郎蔡邕，奏請正定六經文字，經詔許可，他便自己書丹，命工匠刻石，立碑於太學門外，使天下學者，前往就正，六經文字，悉以碑刻為準，當時觀摹抄寫者，每日車馬千餘乘，填塞街陌，因為碑文全用的是隸書，所以又叫一身石經，以示與三體之別，距今已二千餘年，這與中國的學術文化有極大關係，到非僅為名碑法帖而已，」我道：「一字石經，我是聞名已久，不但未見原石，連拓本也沒有見過，既為洛陽古物，那麼能不能找一硯殘石看看，並弄一點拓本呢？」他道：「原石現在不容易看到了，自漢末變亂，便多損毀，據陸機所記，一字石經，到晉時已僅有四十六碑，至東魏孝靜帝武定年間，把洛陽魏石經移置鄴郡，行至河陽，碑沒於水，到邴者不及半數，這損失就更大了，」再據張演的石經跋所云，後周伐齊，把石經毀為砲石，夫象年間，再把石經搬回洛陽，有的毀於軍人，有的船破被溺，也有拿來做橋梁的，於是存留益少。據我所知，現在的一字石經出土殘石，只有三方，在洛陽的，僅得一石，這位

保存者，住在鶴泉附近的平樂村，他對於這塊殘石，視同拱璧，不肯輕於示人，你要是能在這裏多住幾天，我可以設法介紹你去看看，可惜你要走了！至於拓本也是鳳毛麟角，我有不同樣的兩張，你現有暇，可以到我家去看，我並可送你一張。」我聽了異常高興，原打算順便到老爺那裏一走，現在決計先到西工了，路上我道：「三四天後我要走了，金谷園沒有去，怎麼辦呢？」三先生道：「這個容易，現在還早，馬上去轉轉，再到我家吃中飯也還不遲，不過我得申領，這個飛機場後的金谷園故址，是否靠得住，我不敢保證。」我道：「怎麼不是那天你說的嗎？」他笑着道：「據洛陽縣誌是說此處便爲金谷園故址，那裏有個金谷村，村東南有個土台，據云便是綠珠的粧樓遺跡，不過晉書石崇傳，說崇有別館在河洛之金谷，一名梓澤，在今縣北邙山後孟津縣境，右崇的金谷詩集序，也說余有別館在河南縣界金谷園中，顧祖禹的方輿紀要，說金谷園在河南府東北七里，從這幾方面看來，石崇傳之所謂今縣，以及石崇自己所說的河南縣，都是指魏晉故城而言，既金谷在故城之北，當然應該在白馬寺的東北了，同時顧祖禹是清朝人，所著方輿紀要，比較更爲可信，他所謂河南府，便是現在的洛陽城，既已明言金谷園在府城東北，如何會跑到西北來了呢？再有一說，即西工一帶，在隋唐時爲宮城西部天與禁苑相連，周圍一百餘里，館榭亭台，爲帝王游幸之所，如果金谷園在這裏的話，也沒人可去憑吊，何以唐人遊金谷園的詩獨多呢？縣誌之誤，大概是把城西的金水渠訛爲金谷水，因而附會到金谷園了。」說到這裏，車子到一個岔路口，三先生招呼停車，我道：「怎麼啦？」他

道：「如果要去應該從此步行了，」我道：「依你的考據，這是一個廣鼎了，但不知其中有没有無風素名勝，可資欣賞呢？」他道：「兩處我都去過了，這裏除上述一個土台外，別無可觀。座於城東北自南張村以東一帶，按說都是金谷園故址，早已故蹟蕩然變又爲田野了，當然囉！生動時代，已經說梓澤邱墟了，何況今日？」我道：「既無遺跡可資憑吊，又無風景可供欣賞，天寒路滑，不去也罷。」於是重新上車，來到他家。

三先生的夫人黃女士聽說我要離開洛陽了，要我替她帶兩隻家鄉鹹鴨到重慶給我的內人，說是她的千里鵝毛，並且要我路上不要吃她的，我雖然感覺到路遠難帶，但是她既鄭重相託，只好答應了，一會兒三先生拿出許多揚本來，正草隸篆，無所不備，他揀出一字石經兩張給我看，都寫的是春秋右雖殘斷，字却完好，書法遒勁，筆路有些像張公方碑，據云這是蔡邕所作，拜觀以後，又把三體石經的幾張，和其他漢殘石，龍門二十品都翻閱一遍，另外有幾張行書是葉縣揚來的，寫得極好，還有黃山谷所書幾幅大屏，揚工亦極精緻，三先生道：「你是歡喜神帖的，除了蕪平石經我要保留一張而外，其餘你看到合式的隨便選幾張帶着玩，」我道：「不必，這裏有些我都有，按說起來，君子不奪人所好，這一張一字石經我都不應該要，不過此物已爲久慕，既承慨允割愛一張，我就遵命便了。」他於是揀了一張大的給我，另外找了幾張漢殘石搨本也有三字的，也有五字的，用紙裱了，放在那裏，午飯時談起龍門二十品來，我道：「我於魏碑不甚了了，前天買了一套，據說還不壞，但是據我看來，究竟不解其妙處何

在，」三先生道：「你在那裏買的？多少錢？」我道：「在商業場裏的一家，十二元一套。」他道：「飯後我還要進城，走你那裏過，你拿出我看看，如果不好，我把我的送你一套，我與此地幾家碑帖店都熟，你那價錢根本就不對，要是好的連我去買還要十五元一套呢？」飯後依我先到附近幾家走一趟，免得後天再來辭行，三先生主張不必到一家，不到一家反而不好，不如一齊不去，將來由他替我分別致意，就完了。我想不好，至少大先生家要去一趟，好在不遠，帶了百經揚本跑去打個招呼，兩人同到周公廟，把前日所買龍門二十品給他看了，他道：「也還可以，不過不如我的好，」我問他有什麼考究？他翻着指道：「龍門造像記，其實不只此數，所謂二十品，不過擇其精者而言，二十品中又大別可分四類，像這長樂王，廣川王太妃，侯高樹幾張，以端方峻整見稱，這是一體；楊大眼，一弗，孫秋生這幾張，以沈着遒勁見稱，又是一體；這齊郡王勳的幾張，純是骨氣俊妙，又是一體，這慈香安定王幾張則是奇偉峻蕩，又是一體了。揚工一有不慎，便會把原石神氣走失，況且近來贗本甚多，偽刻翻印，以假亂真，賣的人都說是原搨，其實不知道假到那裏去了。」我聽他說的頭頭是道，便請他帶我再到商業場去，看看，因為天冷，他主張兩人步走前往，路上又談起出土骨董，我告訴他曾在中原社教館看到若干唐時殉葬陶器，神情生動，頗具美術上的價值。他道：「這東西假的也多，洛陽在歷史上建都千年，歷朝十代，地下古物，當然隨地都有，據考古家說，尤以金墉城下爲甚，大約是因該處爲漢魏舊城之故，其實自民國十六七年，駐軍允許人民發掘陵墓，他們設處征稅以

後，北邙山上，不知破壞了多少古墳，一時出土的金石古器，上自殷周，下迄元明，鼎、爵、解、觚、秦磚，漢瓦真是應有盡有，洛陽古玩舖，也如雨後春筍，應運而生，那時雖已很多偽造，但也確有珍貴之物，只是都已立時轉運出去了，後來官廳爲保存古物計，禁止私人發掘，出土的少了，作偽的更多了，你所看的就是陳列在社教館大廳上那兩件吧？」我道：「是的。」他笑着道：「那便是他們自己做的。」我驚奇的追問他，他道：「你明天找到陳先生問他，他自會告訴你。」正說着黃醫師迎面來了，他聽說我日內要走，很抱歉的說他欠我一頓酒，準於日內還債，我堅決的辭謝，結果問題僵在那裏，便匆匆分手了，我和三先主商量，煩他替我治牙。一切費用都不收，我應該如何酬謝他呢？他道：「這人很講交情，他這醫院，是總部撥的經費，一切平民都不收診金，你當然不能例外，他不過爲了朋友關係，替你治牙，特別自己動手而已，至於藥品，乃是醫院所備，更與私人無涉，你送他東西也不會收，他歡喜吃酒，到不如請他吃一頓，他夫人是一位名票，屆時還可以請他哼幾句呢！」當下決定了，走到城內商業場，找到他的主顧，原來另是一家，拿出幾套龍門二十品來，果與我所買者不同，紙張墨色既有分別，每套上面又都蓋有圖記，我又買了兩套，準備帶到重慶送朋友。兩人出來，約定明晚在我寓所會齊，同宴黃君夫婦，他便有事去了，我跑到方先生那裏，知道決定五日離洛，車輛都準備了，老喻見面問我要油，我想起這筆債來了，答應明日交卷，出來又到街上買了點東西，再去找到黃先生，說明來意，強而後可，附帶兩個條件，一是主客不出五人，二是費用不

出百元，我答應了，回到周公廟，楊先生在這裏等着，說今晚他家燒的有好羊肉。要我去吃，並約了一位中央社的王先生。這是我六年以前在南京的熟人，文采風流，不拘小節，酒量也不錯，老盟兄有應酬去了，我們三人便對酌起來，王先生也住周公廟傍邊，聽說我要走了，又來不及請我吃飯，立時搖了個電話回去，叫把今天燻的鷄送來，楊先生似乎事前有準備，菜已甚丰，連忙止着叫不要送，王先生不肯，結果弄了兩份鷄湯，酒醉菜飽，談到九時許，回到臥室，想起老喻油價，把酒都急醒三分，立時打將起來，一氣胡謔，公然成了一首七排：

斯文骨肉老逾親，海內論交得幾人，無藥可醫惟傲岸，傾觴輒醉見天真，波瀾不讓陳思閣，藜藿能甘原憲貧，偶託稗抄稱蘊藉，閒耽繪事亦通神，麟經早自首尼絕，龍性甯因太守馴？降格待編游俠傳，墮形誤現宰官身，安仁去後花仍舊，江總歸來髮已新，廊廟雄才於至計，金陵王氣葬香塵，半生奔走名場倦，十載飄零客地頻，臣朔餓鄉邀共賞，君平卜肆遠為鄰，巴山夜雨還霑楚，劍閣秋風更入秦，形勝峭函猶壯險，流離士庶雜酸辛，黃梅松菊荒三徑，赤壁烽烟阻片鱗，搖落寄情憐宋玉，芳馨誰采感靈均，星輝南極兵嘗洗，曲奏西門意暫申，萬六六椿芽始茁，百年中壽數初勻，奇哀莫漫嗟今世，斗酒應須慰此辰，一語獻君期互勉，心田常養四時春！

無債一身輕，安然入夢了，第二天早起，忙着收拾一切，葉大先生，和三先生他們各人送了一些茶葉和鹹菜來，要我帶回，黃女士的兩隻鴨子也送來了，親友盛意，却之不恭，受既有

魄，直覺累贅，無已臨時弄了個小藤包裝起，老聖兄笑道：「我還有點土儀怎麼辦呢？」我道：「路遠難帶，邀免了吧。」結果還是添了兩樣，收拾停當，又到西工去轉了半天，午後把行李搬到城內聚齊，晚上接到三先生電話，因為有個特別事故，不能來陪黃先生，當然不能免強囉，只有楊黃兩先生夫婦，連我一共五人，果然不盡黃先生所限之數，在東車站一家飯館，隨意吃了一頓，黃夫人與我究竟不大熟，一定不肯讓我們一聆雅奏，未免有點失望，但是黃先生酒量可真大得可觀，他坐下以後，裏堂信拿了幾個吃茶的大玻璃杯來，首先自己斟滿一杯白酒，又替我斟一杯，舉起說道：「我未盡地主之誼，到學做江邊蚊子，專門吃客，這是該罰的，盛意我既然不能辭，而又時間不容許我回請，為表示我的歉意和誠意起見，我先乾一杯罰酒。再借花獻佛，奉敬一杯。」我看那麼大一杯酒，至少在半斤左右，連乾兩杯，那還了得，連忙止着，欲有所陳，他不理會的先嚼都嚼地把那杯乾了，接上換了個酒瓶又斟一杯，向我舉着，這真把我窘壞了，我的酒戶本小，平時也不過鬧着玩，用大杯吃黃酒，到無所謂，這種入喉如刀的白酒，就不敢嘗試了，結果經楊先生的夫人調解，讓我做兩次喝乾，而她仍是一口吞盡，真是舉重若輕，面不改色，這樣長鯨吸水的幹法，到為我這一路以來所少見的，合天因為事前沒通知老喻，否則邀了他來，或者還可同她應付幾個回合，我這時到頗為失悔，為了要使客人盡興，只好自己勉力支持，她見我是不吃急酒的，兩杯以後，也不再勉強。空氣才和暖些，今天雖然客人稀少，肴饌菲薄，但吃得還算盡興，八點鐘了，東車站離城還有二里路，離周公廟更

遠，他們一定要送我回寓，黃先生忽然想起，從衣袋裏掏出一個小瓶和着兩個紙袋來，告訴我這是藥水，這是搽藥用的藥棉竹籤，據云我那顆將拔未拔的牙，因為治療時間短了，將來恐怕還會發炎，如稍覺牙床高起，立時用這藥水搽治，可以保證不會嚴重起來，又說這藥水以不見陽光為是，而且每次只消搽一點，因為這東西現在已經買不到，如果用的仔細，保存得法，可以用到二三年之久，那時抗戰勝利，就可以根本治療了，這是我意外的安慰，真使我異常感激，坐談一會，彼此別了，我們同陣各位，都已陸續歸來，老喻的油也交去了，因為此次行程，決定由陸路先到老河口，有好幾天汽車要坐，明天到蕪縣還有事，非起早起不可，這才大家睡覺。

汽車到門口了，因為各方面的關係，送行的人擠滿了好幾個房間，我那些家鄉親友，也都不辭路遠趕來相送，除了叮嚀途次小心而外，還都寄着熱情，希望明年今日，大家在故園相晤！感情流露，相對黯然，機有所觸，來了一油：

乍合旋分欲斷魂，輪軒今又發龍門，國軍不日收淮甸，來歲相逢在故園！
車輪轉動了，大家脫帽揚巾，揮手作式，可愛的洛陽，就此暫別了。

十 洛巴遼陸

一路以來，坐沒蓬汽車，這是第二次了，「天氣寒冷，恐怕受不住！」大家在未動身前，心裏都有這麼一個疑慮，今天却是風和日暖，車子才開，走得很慢，坐在車上，既感覺冷，反以四顧無礙為可樂，在洛陽住的時間短，大家都忙於工作，游玩的機會比長安少得多了，叢坐車中，談起各人的游程來，有重複的彼此互證一番，有沒到過的，大家都很高興的請述所見，不知不覺又到關林了。站在車上四面一看，邙山在望，故澗依稀，聯想到剛才各人所談遊踪，以及楊先生尋綠野堂未得的話，於是又打一油：

定鼎當年卜帝鄉，山川隱盡幾滄桑，長河有蹟橫東郭，高塚無名臥北邙，陌廢銅駝空茂草，園荒金谷黯斜陽，天津橋畔寒烟外，何處來尋綠野堂。

動身太遲了，直至下午二時才到臨汝，既要吃飯，又還有點事要料理，四點半鐘才弄清楚，原計劃打破了。住在一個所謂五洲旅館，只有三四個房間了，所幸我們此行少了兩位，老唐先由洛陽回西安轉漢中等候我們去了，陳先生因事還留在洛陽，三四個房間勉強也可擠得下去，但是我們却又帶了兩位客人同走，一位便是從重慶和我們同到西安的那位張先生，一位是我們安徽老鄉，就是上次倪四先生所謂尚在打游擊的那位老葛，為着軍事上關係，要和洛陽以

及老河口方面所商洽，他到洛陽，剛巧我們有這便車，同時洛陽最高當局，這時也在重慶，所以要求附車先到老河口，張先生也是爲軍事要到老河口的，不但車子不甚擠，就是擠也當然非帶着同走不可的。兩位塊頭都大，車上還無所謂，棧房床舖不夠，到成問題了，他們爲了勸身便利計，不願另找客棧，只好大家擠湊同榻，萬老先生自願打地舖，他道：「有這麼一個房間睡睡，就了不得啦，我們常常四五十天睡山溝就不過了嗎？」晚上他談起幾年來游擊戰的經過，真是可泣可歌，這位老先生雖已花甲一週，而精神健旺，體格堅強，和我既是老鄉，又曾兩度同寅，也算是老朋友了，他笑着對我道：「老弟！我前去兩年連舉兩男，你看老兄真行吧！」我恭喜他一番，他又道：「我告訴你個藥方，吃乾糖，嚼大蒜，半年以後，身體准好！」原來他是自二十六年冬季起，名義是在做縣長，實際便是游擊隊的一個老兵，無晷無夜的和敵人接觸，他的辦法是事先把有武器的老百姓組織好了，平時各安生業，老弱資財，都遷到距離較遠比較安全的地帶，他的縣政府也在那裏，他却和那些丁壯混在一起，一有情報，知道敵人來了，或是從那裏經過他們分駐的若干村莊，架着臨時電話，互相通知，一聲號槍發出，附近的丁壯就集合起來，敵人多了，他們就擄械避開，敵人不多，就埋伏截擊，敵人住下，就從寧擾亂，至少要他一夕數驚，因爲捨不得消耗子彈，甚至連爆竹都有時生效，並且人不要太多，更不宜聚合，以防敵人炮轟，據云有一次他帶十個人黑夜去擾亂某一鎮市上前一天才到的三百多敵軍，從西北兩面上去，爆竹和步槍夾雜着放，他們每人只消耗了兩排子彈，一

百多枚爆竹；安全而回，而敵人打到了六七十砲，放了幾個鐘頭步槍，還有機關槍，結果第二天三百多人退了，並且還抬了幾個人走。照這樣的戰果，幾年以來，不知若干次，不過近來敵人也乖覺了，發砲的時候少了，而機關槍步槍等，每一接火，他們總是一陣亂放，我問他：「對於偽軍和偽組織怎麼樣呢？」他道：「那一半不相干，都是本地娃娃，誰不認識誰！沒日本人跟着時，見面還告訴我們一點消息，送幾顆子彈呢？有真正敵人在內，他們也是槍口朝天，一陣亂打，你想他當漢奸能當一輩子不成？誰沒有祖墳？都是假的，不過也有些混帳黃子，都是平時吃喝嫖賭，不留後手的，這時乘火打劫，搶東西玩女人，真是無惡不作，這也是張三李四出名子的，我們遇到就把他斃了了事！」他的生活，就這麼繼續到現在，因為和一般壯丁隊保安隊同食同宿，當然沒有好的吃了，乾饅隨身帶着，荷包裏放兩頭大蒜，隨時隨地就嚼起來，他說他夫人故後，家裏沒人照料，續絃了一位三十多歲的老處女，自己已經有了幾個兒子，當然再無子息之念，居然連得二雄，所以認為是上頂藥方功效。他用滑稽口吻敘述着，同住幾位都聽出神了，老喻於其說完，不禁點頭歎道：「饕餮哉，是翁！」

一宵易過，次早又上路啦，當經過寶豐的時候，車子停下加水，葛老先生下車去了，一會提了一個黑色釉罐，笑嘻嘻的上來，向我說道：「老弟，久不相見，送你一罐寶豐酒喝喝。」這真是意外了，我道：「呵呀，不敢當，你老哥老當益壯的爲國殺敵，我正該牛酒相酬才是，怎麼你到先施了呢？」他笑着道：「好！將來抗戰勝利，到你圩子去喝你家藏的好酒，這

一點不過是好玩，「晚上咱們一塊兒把它消了。」既是却之不可只好放到車上再說了，過了寶豐，沿途亦有耽擱，看着看着天色變了，西北風捲地而來。飛沙蔽天，一霎時公路的前後左右，任什麼都看不見了，車子也不能前進了！除高老先生帶有風帽，立刻放下四邊只露兩眼，像一位飛機師外，我們大家都無此設備，無已有用圍巾把頭臉包裹的，有用手帕紮着口鼻的，紛擾了十來分鐘，閉着眼氣都不能出，兩耳連紮帶凍，都紅腫起來！好容易風小些了，車子又活動起來，各人才把眼睜開，互相一看，都和泥菩薩彷彿，滿身灰塵，撲不勝撲，又都擠在一起，撲起灰來，也沒法動，只有等下車再說囉，剛到葉縣城外，距城約有一里路光景，忽聽警鐘四起，竟是空襲，只見城裏人向城外直湧，連忙停車，接着便是緊急警報，各人紛紛下車，就田野覓洞暫避，我看到這等情況，不禁自己失笑起來，於是來了一油：

寶豐道上捲風沙，滿載真成鬼一車，面色漸黃黃漸黑，耳輪越腫腫越麻，血唇開合如鐘判，亂髮蓬鬆似夜叉，空襲忽聞傳警報，幾尊土偶洞中爬！

兩點多鐘，警報解除，這才暫城住下，身上灰塵，早已弄乾淨了，每人的頭臉還洗了兩盆黑水，稍事收拾，分頭忙着趕工，晚上六點鐘回來，大家正在等我，說一位熟識的駐軍長官，邀我們吃飯看戲，先會面約，現在又派一位軍官來請，覺得却之不恭，只好答應去囉，專候我和王先生回來同走，說着王先生也回了，於是同陣出門上車，原來司令部在城外還有六里路，要坐汽車去才行，天已經黑了，車子本來只有一盞燈能用，到了西門外轉角的橋頭，忽然燈泡

壞了，可真險啦！後面一個車輪只有一半在橋面上，那一半竟懸了空，幸而我和孫先生都帶有電筒，便拿來免強應付，橋算是過去了，一路坎兒坑兒的，把我們在車裏顛上顛下，真有點受不了，到了那裏主人很殷勤的接待，餚饌也非常豐盛，席間談了些軍事政治，尤其是軍事方面，格外使人加強了必勝的信念，飯後邀大家看戲，原來他們部隊，自己也有個俱樂部，內分平劇話劇各組，今天演的是平劇，一切行頭都很新鮮，脚色也很整齊，因為專為我們而演，大家便被招待在前面正中的幾個座位上，各位演員也都特別賣力，唱做打跌，居然名家，到了十一點鐘，戲還沒完，我們明晨都還有事，而且晚間還想趕到南陽，於是與辭了，電燈已經修好，泡子也由總部代換了兩個，回來到覺得很快，又到剛才那個橋了，老喻道：「爲嘴傷身，假使剛才把個車子翻到河裏，真是性命交關，豈不冤枉？」我道：「不談了，打首油吧？」接着來了四句：

元戎招飲夜相期，路滑風高月黑時，性命交關真險絕，盲人騎馬到深池。」

他道：「要得，最好把『夜』字改個『遠』字，免得與下旬月黑時相犯。」正說着到了客棧，一闔下車，話頭打斷了，這時冷得可以，加以本晚吃的雖不錯，但是酒喝得有限，葛老先生帶有鹹魚燒肉，我們三人本住一室的，便把寶豐酒拿出，各人釀了幾杯，覺得四體生春，果然一覺酣暢。清早起來，把昨晚未完之事，再予料理，九點多鐘向南陽進發，沿路經過保安縣，方城，博望，都小有耽擱，車上所見田野，雖麥苗甚好，但因風沙關係，往往現着黃色，

因而聯想到河南水利，確比陝西嚴重，常此靠天收，究竟不是辦法，三點多鐘，離南陽還有二百里路，許多人來接，內中一位鮑老先生是老朋友，另外一位陶先生也是近同鄉，一向在軍隊服務，不料也在這裏，此外便是駐軍首長和一些地主們，歡迎的人羣裏，有了兩位極熟的人，便不感覺到地方陌生，陶先生拉了我坐他的小車，路上談起別後情形，知他現在某總部工作，車子到了西門外一個招待所，大家住處已經布置妥了，分別安頓以後，接着來了一個坐談會，打算在南陽休息兩天，以便各事從容辦理，晚上那位駐軍長官，也和葉縣那位一樣，約着吃飯看戲，陶先生又來了，據說戰時部隊的生活是時時刻刻都準備作戰的，平時既無所謂假期，更不許弟兄們隨便告假，除了上操打靶，以及各種訓練之外，還要自己種菜，娛樂的機會極少，所以各部隊都由政工人員主持組織俱樂部，扮演戲劇，一面宣傳，一面自己娛樂，他們的部隊北方人多，平劇比較出色，今晚特別選了幾齣拿手的來歡迎我們，希望早點去，讓我代為邀約。大家在五點多鐘動身了，總部也在城外四五里的鄉下，都是自建的草房，整齊清潔，我們宴會的幾間，尤其來得考究，牆壁雖是泥的，但異常光潔，用手摸上去，不但不似粉牆一般的溼手，而且極其細緻，顏色深黃，甚為美麗，據云便是本地泥土要的，那是五間一排的房子，三間兩暗，正中開門的去處，接蓋了一間，成個丁形，而這一間却是三面短垣，上加窗戶，只餘西首廊下，留一個小門出入，據云這裏灰塵極大，冬天也很冷，有這廳一間，可以把正屋的大門掩護了，便灰塵冷氣，不至直撲屋內，遇到風和日暖的時候，把三面窗戶打開，正廳的光線

也不受影響，同時這一間有丁許多放置衣帽的設備，客人的大衣手杖，進門就放在這裏，到也方便。這種做法，我還是初見，覺得這倒是因地制宜的辦法。

他們這裏還有兩位外籍顧問，中國話說的都還要得，席間和大家談了很多彼此風俗異同來，頗為有趣，就飲食方面，也有一些相反的，中國的湯，是放在各菜上齊之後再吃，他們却第一個菜便是湯，外國人用湯匙是由外向內攪，中國人却是由內向外，席間隨意閒談，一時飯罷休息一會，便去看戲果然唱得不錯，上次在陝西宜君，因為要趕路，只略一觀光，便匆匆登程了，在葉縣時復以夜深之故，未能終場，今天一則時間還早，再則還有一兩天好住，百事從容，居然弄到十二時才散，總算是主客盡歡了！

第二天早起，鮑葛兩位老先生來了，他們是老朋友，又是老同志，所以昨晚葛先生就住到他那裏去了，今天由南陽到老河口適有便車，而我們這裏耽擱兩天，他要先走了，特來告別，鮑老夫子來約我們去洗澡，他道：「我聽說你們在寶豐遇大風，弄得滿身灰塵，我這裏比較熱，特來嚮導你們幾位去洗個痛快澡。」我和老喻都同他是舊友，當然不客氣，楊王各位也因切合需要。立時與高采烈的同陣去了，大清早起，肚子還餓着，到了那裏，鮑先生居然每人預備了一碗湯麵，東西雖簡單，但也正是供求切合，我和王先生洗了上來，王先生道：「你這朋友真是極精幹的，觀人於微，即以他邀我們洗澡而言，先聲明為地方熟悉，並且適合我們的需要，又復不奢不簡，恰如其分，這人的政治手腕，一定很高明的了！」我道：「當然，他是老

江湖了，官場中混了幾十年，素以循能見稱，決不是偶然的！」他道：「能吏我相信，能循更是難得了。」我道：「循規蹈矩，循理守法，他到確不含糊，你想當了二十幾年的縣知事縣長和專員等，如其官囊充裕，此時六十多歲，早已到後方納福去了，還在這兵荒馬亂的地方幹嗎？」他道：「他怎麼到有六十多歲了嗎？」我道：「你不信等一會問他。」王先生只是不相信，說他頭髮不過白了少數，身體健壯，精神又好，雖說簪了頂，安知不是用心過度之故？據他看不過五十歲左右，一時鮑先生來了，王先生問他「今年貴庚多少？」鮑先生笑道：「虛度五十二了，」王先生把手指着我道我說謊，我道：「笑話，他瞞了十歲啦！」鮑先生笑着向王先生道：「我說五十二歲有點像吧！癩長六十二歲了。」王先生這才相信，說他和葛老先生同樣的看不出，而且兩位都還老當益壯的爲國爲民出力，尤足爲我輩表率，鮑老先生歎道：「葛先生親執干戈，抗戰殺敵，真不愧淮上英雄，我是個風塵俗吏，舞袖郎當，那裏能和他相提並論呢？」大家客氣一番，洗完了澡，分頭工作去了，鮑先生告訴我道：「這兩天你們忙，又有公宴等等的應酬，明天晚上約你和喻公到我那裏小吃，我以國經就正，我只道是他詩興發了，來了四首絕句裏給我看呢，便道：「既有佳作就請先行賜觀，何必要等到明晚呢？」他笑起來了。說道：「畢竟你是文人，以爲我要做詩呢，告訴你吧，我明天自己盪盪，做兩樣材料普通而做法特別的菜給你吃，此外我還有一點好茶好酒好烟，老實說在南陽目前都是弄不到的，可稱是四絕了，」我才知道原來如此，當下分手，自去趕工，中午和晚兩頓應酬了兩頓飯，

極不痛快，晚上我和老喻把寶豐酒又消了些，然後上床，本想乘着酒興打首油給老鮑，不料一倒頭就睡着了。

預計今天要下鄉一走，清早起來約着同行的一位李先生來了，吃過早點準備出發，小路不通車子，而且來回不過十來里路，決定步行，出了西門，轉向西北，迎面冷風吹着，走了一里多路，身上才覺和暖，爲因李先生是本地人，便向他請教些關於南陽的故蹟，他道：「南陽本是春秋楚國的宛邑，所以又叫宛城，便是曹操遇張繡的所在，附郭古蹟不多，只有一個臥龍崗在這西南三四里，相傳爲諸葛武侯隱居之處，不過隆中應在襄陽而不在南陽，大約爲當初襄陽也在南陽郡管轄範圍之內，所以統稱爲南陽了，這條崗自嵩山迤邐而來，綿直數百里，至此截然而止，迴環盤繞，風景絕佳，諸葛先生是瑯琊人，避亂南來，先在這裏卜居，然後再到襄陽，也說不定，將來到老河口去，要打那裏經過，可以順便一玩，另外一個玄妙觀，在縣城北面二里，廟宇很大，可惜屢遭兵燹，現在頗爲殘破，裏面有一口甘露井，據云爲光武帝避難之所，我們回時可以繞去看看。」說着看到一座很大的房屋，四圍垣牆都很整齊，只是內部羣房，頗有殘破痕跡，李先生說是一個農校校址，去年敵人竄擾南陽時，曾經一度摧毀，後來又被炸過幾次，現在學校還沒搬回，從農校再向北，便是一個大飛機場，現在也破壞了。靠南的一大段，已經種了麥子，其餘幾百畝，都還荒着，據說已墾部份，是南陽縣警隊種的，因爲這裏暫時廢棄無用，他們種着自己吃，我道：「在破壞工程的隙地，墾種食糧，於不妨礙軍事計劃

下，增加生產，當然是最好的了，但是荒地儘多，何以只種那麼一點呢？」他道：「就是種那一點，已經花了不少本錢呢，看着那塊地不大，也有好兩百畝，他們又沒有農具，更沒耕牛，連買種籽的錢，也為原預算所不列，全是東村借犁，西村借牛，那麼懶做的，這裏離城又遠，來往工作。伙食也成問題，肥料更不容易了。」我聽他說罷，想着果然困難很多，這年頭真是資本萬能，有了土地和勞力，因為資本不夠，依然沒有辦法！一會到了目的地了，工作到午後二時許，已經就緒，又參觀了一處農場，然後回城。

走過了飛機場，李先生道：「我們從玄妙觀回去，要打這裏向東走了，」說着抄前引路，翻過一個高坎，玄妙觀已經在望，一大片樹林，隱隱約約看到幾段垣牆，範圍着實不小，據云從前駐南陽的軍專長官，大都住在那裏，因為裏面房屋既多，建築也極華美，樓閣亭台，荷池柳榭，布置絕佳，現在雖已殘破，而規模尚在，此時我雖不一定把它當古蹟去玩，聽到如此說法，覺得便是瀏覽風景，必也不惡，不覺脚下就快起來了，到了垣牆西北角，原來外面還有一道水圩子，在圩堤上隔牆望過去，崇樓傑閣，隱現林間，許多古式軒榭，雖廓腰屋吻，多有不完，而古色古香，到覺得意境別致，急忙向南，轉入圩內，觀旁還有幾戶人家，看那情形，好像在水圩範圍以內的，全是廟產，這些人家大約都是他們的佃戶，觀前一座石坊，再南一段古牆，還有一個門洞，李先生說當初玄妙觀是緊靠城外，這便是南陽舊城，這門洞，也便是玄妙觀的一個便門，從大門進去正殿三重，都極偉大，一位知客道人，年紀約在六十左右，鬚髮皓

然，精神甚好，談吐也還不俗，引着我們前後參觀了一番，東院房屋雖多，都是住房，和倉廚等，沒甚可觀，所謂甘露井在最後一個荒院裏，只剩了一個土坑，到是西院荷花池一部分，景物絕勝，就是我們牆外所見的了。雖是些荒池老屋，衰柳殘荷，而石徑朱欄，配着些蒼松翠竹，也頗足令人留戀，徘徊些時回到客堂，又和老道閒談片刻，時間已是不早，連忙回寓，鮑老先生已專函相約。

今天晚上本來還有個應酬，和老喻商量的結果，還是到老鮑家去，六點多鐘到了那裏，除我們兩人外，還有一位張先生和夏先生，夏先生是我的近同鄉，張先生雖是隣縣人，却也是多年好友，兩位都已幾年不見了，現在都在鮑先生這裏幫忙，因為和老喻也都很熟，鮑先生特此約來相陪，這一席主客五人，故舊相逢，毫無拘束，圍着炭火，幾人隨意閒談，主人首先拿了一罐大炮台香烟來，向我說道：「這東西本不希奇，但是現在可不易得，不但在南陽這種地方，尤其在我們窮公務員家裏，就是你在重慶，恐怕也未必常有吧！」我道：「當然，這是奢侈，誠如公言，就是有吧，難道我輩還吃得起嗎？」而你公然有此，可見你不算窮了。」他笑道：「這東西的高壽，今年至少在五歲以上了，這是南京帶出來的呢！別忙，開開着罌不罌？」一打開一看，居然甚好，一會吃飯了，他又拿出一瓶白蘭地來，更是古物陳列所裏出來的了，上面居然有民國十七年懷寧縣菸酒稅的封條？他道：「只此一瓶，要恐怕不夠，我們先吃寶豐酒，把它放在最後吃，免得吃了好的，再吃寶豐酒沒味。」五人之中到都能湊合幾杯，

老實說怕是不夠，「老喻接着發表了兩句，我道：『那麼我們沖起來吃如何？』張先生道：『不行，一沖就變味了，還是先吃一瓶寶豐酒再說。』於是動起手來，主人一時下去一趟，果然親自監起廚來，菜味確實不錯，尤以那碗蝦球爲做得最美，一共十一個菜可算樣樣都好，我對於河南的猴頭菌和鹿茸菜，本都很少興趣，因爲本身乏味而又往往恃強拒捕，嚼也不動，今晚不惟味厚，亦且入口如泥，真是望外，飯後各人另泡了一碗茶，乃是他們徽州名產——黃山雲霧——在重慶還有六安茶可買，到洛陽後，六安的般針，頂片，吃得更多，黃山茶確是久遠了，他所謂四絕，以當前的時地而言，到也不是自吹自擂，閒談之下，鮑先生拿了兩張拓本分贈我和老喻，原來是他自己大作的刻石，名爲「勵忠篇」，一是五古一首。用漢隸書丹，寫作俱佳，可稱二妙了，因爲明天就要分別，談的時間不免久些，鮑先生究竟是六十以上的人，飽經憂患，垂老難休，故舊相逢，又將送別，酒酣耳熱，不禁感慨係之，人是感情動物，在此情況之下，任何人都不免有些惆悵，我想今日本爲歡聚，到弄到黯然而散，未免掃興，於是打油一首，以供大家嬉笑：

皖山分手各風霜，又入吳公第一堂，酒菜烟茶稱四絕，法書嘉語意兼長，臨邦不悉文翁化，習動真同陶侃忙，莫自卽當慚鮑老，郭郎舞袖更卽當，

當下大家諧笑一陣，空氣轉變了，我和老喻回到招待所，詢知明日恐須九時以後，才得動身，這到正中下懷，因爲在南陽雖說住了兩天，但是街上還沒機會去游覽，同時南陽土産，如

獨山石的器皿，和南陽木筷子等，想買一兩件也都沒有工夫，有此數小時，當然可以找補了。次日清晨和王楊喻諸位同陣上街，剛出大門迎到鮑先生來送行，接着許多地主們都來了，知道我們因車子關係，還有一會才走，他們要到裏面去和其餘各位周旋周旋，約着回來再見，鮑先生告訴我南陽石的器皿，只有文具尙好，其餘都嫌笨重，圖章石不但不好，而且很貴，更是不足登大雅之堂的，要我萬不要上當，當下別了，走到街頭胡亂買了幾把筷子，到大街石器舖裏，從大到一二尺高的玉佛起，小到三四分高的石猴子止，琳瑯滿目光怪陸離，問起價來，却都大得嚇人，照昨晚在鮑先生家所見的茶壺，他說去年以五元買的，現在已索價八十元了，光彩還不如那個好，走了一家，又是一家，貨色差不多，價錢又多出入，比較的結果，回到曾經光顧的一家，各人買了幾件輕便小巧的文具，我也買了幾個印色盒子，預備到重慶送朋友，南陽市面不大，去年被敵人竄擾，更更焚毀了許多，而且時間太早，有些店還沒開門，就此匆匆巡視而回，汽車已經來了，胡亂吃點東西，城外那位軍軍首長陶先生都來了，又耽擱一會才得成行，為時將近九點。

車子出了街頭村落，遠遠看到臥龍崗林木森然，每個人都感到興奮，一會兒到了崗前坡上，看到一座石坊，上面大書「千古龍」四字，大家亂叫停車，那知道是一直向前，到了幾間小店處停了，司機人說：「在這裏停去玩近些。」大家也不理他，下車便向武侯祠裏跑，臥龍崗是由北而南的一條山崗，到此已是盡處，武侯祠正建在崗坡之上，居高臨下，形勢極好，四

圍古木陰森，彷彿一座叢林古剎，那個千古人龍石坊，是建在偏東坡下的路口，從那裏上去，還有若干石梯，確沒有這裏下車去既方便，進門一座大殿，塑着武侯遺像，陳設也很完備，比起沔陽武侯祠來，規模又小得多了。大殿之後，還有一進殿宇，和若干羣房，現在公家借作倉庫，門鎖着未得參觀，據說是祀劉先主的，東院前進祀關張，後進顏爲「三顧堂」，塑着先主和武侯對坐晤談的像，先主坐東北，武侯坐西南下首，手裏拿着一個泥塑紙捲，大約就是地圖了，神情頗爲生動，堂東便是垣牆，裏面樹木很多，楹聯刻石，尤其是目不暇接，就中有一副對聯道是：

地無論宛襄，有諸葛廬自堪千古。

統並存吳魏，讀隆中策早定三分。

上聯語意，雖有點稜稜兩可，但是尙不蹈爭墩之習，到還說得落落大方，正在看聯語，一轉眼大家走了，轉身趕過來，只見楊先生從西首一個小門進去，追了上去，原來又是一個院落，前面是個賣碑帖的處所，後面是鄉長辦公處，大家正在翻閱碑帖，我看了一下，沒有當意的，抄先走出，又跑到千古人龍的石坊下徘徊片刻，循公路上坡，他們已經來上車，並在那裏東張西望的找我呢，到了車上，看到喻老夫子衝着香烟，閉着眼睛，點頭播腦的若有所思，我拍了他一下道：「你在幹什麼？」他一驚的把眼睜開道：「我在記繡有諸葛廬自堪千古的那副對文，並想打一首油。」一句話把我把我提起了，焉有過臥龍崗而無油之理，於是來了一

音：

諸葛大名百世垂，尙教謗史有微辭，三分已決隆中策，六出還興劍外師。人定勝天雖未必，漢當滅賊自無疑，老臣一片孤忠在，陳壽如何便得知！

老喻的那首是，

何論襄陽與宛城，臥龍祠廟自嵯峨，三分早定偏安局，兩表如聞痛哭聲，當日君臣真灑落，至今朝野頌忠貞，英雄自古多遺恨，八陣圖前夕照明。

這一路都是鮑先生的所屬，大約事前有電話通知，叫我們下車上車的添了不了麻煩，所幸車子走得快，雖是沿途耽擱，午後四點多鐘也就到了老河口，在洛陽的時候，曾由方先生電託一位徐先生替我們預租住處，準備在此耽擱六七天，但是我們究竟何日何時到達，在南陽並未電告，所以今天接不上頭了，大家都沒到過，車子停在街上，四下裏找電話通知徐先生，又都未打通，眼看着街上殘破的情形，知道這裏空襲一定是多的，住在街上，當然諸多不便，可是天已漸漸晚了，只有住下再說，這家旅館叫做寶隆飯店，房間到還清潔，公然可以每人一室，老河口據白河中遊，爲漢中到漢口的水路要衝，又是襄樊和南陽間陸路咽喉，本來就商賈雲集，現在變成了軍事重鎮，地位當然更自不同。晚上電燈明亮，人聲喧擾，頗有都市色彩，吃了晚飯，到街上溜得溜得，回來知道徐先生已經找到，住的房子雖寬得，而床鋪還沒借到，要我們明天先把行李搬到他那裏去，免得空警討厭，事到如今，只好照辦了。一宿易過，次晨到了徐先

生那裏，雖也在城內，可是疏散得多，再到所賃住處一看，蕭然四壁，空無所有，大家覺得住的天數不多，不必再麻煩了，好在離徐先生不遠的街口，還有兩家小旅館，緊靠東門，在徐先生的認爲，這比四川的一下，且早看天一大高明不了多少，我們一定不會住的，所以沒有打這主意，其以對付，各人便選自便，且較安穩，誰還頂着屋子跑嗎？於是分頭前往一看，認爲可以隨時加個鋪位，自便了，我們和老喻住在羣英棧的一號，本來只住一人的，因爲房間不夠，只好隨時加個鋪位。

去，自己燒煮，買面，今日無事先去巡街，看到極肥的黃牛肉，老喻食指大動，主張買些回去，裏邊過，於是買了斤許，帶回，代爲洗淨，切好，候我們自己做，吩咐定了，繼續前往，看到那徐先生，打聽道：「便是，何所封的？」徐先生說：「除了這名詞是古便去，找徐先生，打聽道：「便是，何所封的？」徐先生說：「除了這名詞是古蹟外，其餘一無所有，請他笑而能！老喻姑記牛肉，怕不爛，催着回來，這位店小二頗爲知趣，不但已經洗好，且替我們預備了一口砂鍋，江一風爐，真是喜出望外，兩人動起手來，從一點多鐘起，燒到五點多鐘，真燻極了，忽然孫先生送來兩份餛飩，說有人約吃晚飯，這道真麻煩，把心搬到火盆裏，用微火湯着，七八點鐘再吃，我們倆人的尊嚴都不行，豈不是越下就來，把心搬到火盆裏，用微火湯着，七八點鐘再吃，我們倆人的尊嚴都不行，豈不是越

爛越好嗎？」孫先生湊趣說，晚上我帶酒來陪，這才走了，因為這一席是老河口各方面地主公宴，與工作進行不無關係，今晚大家見見面，到是必要的，所以孫先生極力催促，到了聚會所在，軍政商學，擠了一屋，寒暄應酬，當然又是一套了，老喻本是見酒不辭的脚色，今晚居然小飲輒止，我知道他是將大欲於牛肉啦，飯後各人和工作對像的主人翁特別的又談了一會，各自歸去，住羣英的只有我和老喻楊王四人，王先生不吃酒，而且起居異常規律，回來談了一會，便去睡了，楊先生於酒小有興趣，戶亦不大，當我們歸途在一家廣東鋪買又燒和醃魚的時候，他已經知道，我們晚上打算小飲，他也來加入了，一會孫先生果然帶了一瓶寶豐酒來，四個人居然甚是熱鬧，八點鐘動手，才吃了兩杯，楊先生說酒太兇，他退却了，剛巧方先生派人來找孫先生去有事，他也走了，我們兩人，把桌子抬還原處，關起房門，各據一方，重整旗鼓。又對飲起來，兩人晚飯都等於沒吃，這時正好大嚼，吃着談着，忽想起難道只吃菜不吃飯嗎？把小二叫來，他道：「隔壁有麵」於是叫了兩碗，另外弄個鍋子放些牛肉，重新一煮，直吃得不能彎腰！可是糟了，吃得這麼飽，如何能睡？又煮了些茶，隨便聊天，將近十二點了，老喻道：「你每次打油，都開口就來，無論好歹，到還落個敏捷，我便不行，但是今天對不起，我要先來一首了，」說着唸道：

老饕笑我自天成，牛脯攜來共割烹，醉後渾忘身是客，雞鳴犬吠送殘更。

我道：「你當面扯謊，十二點鐘雞就叫了嗎？好，今天我不打油了，索性讓你專美吧！」

我的話剛說完，老喻聲大作了，於是大家睡覺。

接連三天，上午的時間，都爲空襲警報所誤，工作進展，不免遲緩了些，第四天才算把各事弄清，還得分頭到附近各縣去一趟，同時在這幾天之內，關於歸程的途徑，因到漢中汽車成了問題，不但要四萬元的汽油，而且路不好走，非有嶄新的車子不敢去，商量的結果，決計從老河口起早到興山，轉香溪至巴東，乘船西上，計算時間，半月可至重慶，反而比走漢中來得快些，路費更省去一半不止。好在漢中方面，已有老唐在那裏，便請他備勞些吧，但因天氣嚴寒，生恐雨雪載途，將來還是麻煩，於是決定即日把應去的幾縣跑完了就走，我和喻楊三人，是分配到穀城去的，十七的清早，三人坐了人力車向穀城進發，路到是不遠，可是幾道河一過，却費了不少的事，十一點多鐘，才到縣城，一位地主畢先生和老喻同鄉，一位袁先生雖是外縣人，因在穀城很久，已經在那裏落戶了，兩人都很精幹，那位袁先生尤是一位實幹苦幹的朋友，忙了一下午，晚上又有許多人來談話，一直到夜深才散，第二天清早到袁先生那裏去吃早飯，他的住宅以外，約莫五六畝地，一大半種麥，一小半種菜，都是自己家裏種的。據說他夫人帶了一個十七歲的女兒，另外僱了一位長工，他除了工作之外，閒時在家幫着種地，他夫人除中饋時間外，也幫着種地，那位女公子初中畢業以後，因爲附近沒有相當學校，現在在家織布，總計親了三口，算是個個人都在工作着，他這頓早飯，經申明過是素菜飯，果然都是青菜，蘿蔔，冬筍薺菜之類的東西，最後來了一碗鹹肉和蛋湯，他說這都是家裏現成的東西，

決沒有到街上花一文錢，園蔬勝珍饈，在他沒有什麼花費，在我們也覺得比山珍海味痛快多了，他說他昨日一談之下，很了解我們的作風，所以今天敢於冒昧相約，承蒙惠然肯來，他到感覺十分痛快，其實我想社會酬應，本是不能絕對沒有的，而浮文末節，既極討厭，穹奢極慾儘量舖張，不但是暴殄天物，亦且太不經濟，如果都照袁先生的辦法，豈不主客都覺心安意泰嗎？飯後再把各事稍一料理，原車回程，路上對袁家一餐，偶然有所論列，老喻道：「這事又不可一概而論，我以為凡事貴得中庸之道，尤其重在一個素字，比方那位袁君，本是一個極本分的人，俸入有限，不是全家力作，豈不非犯法貪污不可嗎？以他的地位而言，今早之局，似覺太簡，然而素來是簡慣了的，這就不能相責，否則便是矯揉做作了！如果自己本來手頭很寬，平時生活水準，也不太低，那麼就是筵宴稍豐，也不算過分，所謂素富貴行乎富貴的了，至於有些人平日私生活極端浪漫，肆意奢侈，而跑到公共場所，反而大聲疾呼，教別人嚴肅，勸別人節約，如果叫他參加今日早餐，也許還會道貌岸然的，說不應該有那麼一碗鹹肉咧！這些偽君子純粹是套着兩副假面具，說是一套。行又是一套，而現在官場中，這一類作風居多，你想人人都照這麼辦，如何有望呢？」正說着車子又過河了，比昨天算是順利得多，兩道河都沒有候船，到老河口才不過十二點鐘，知道所僱的滑杆和挑夫，都齊備了，明早一准動身，大家都忙着收拾行裝，因為路遠挑子不能太重，我們的行李雖不多，而文書紙張到佔了斤兩，不免要勻配一番，拾掇停當，再到街上買點路上應用的食品並電知老唐，請他在漢中事畢，逕回重慶，各事妥當，天一黑大家都休息了，準備明日長行！

十一 歸程

滑杆來了，綁得和擔架一樣，這不是要我們睡在上面嗎？大家認爲不妥，可巧徐先生來了，他向那位夫頭道：「昨天我不是告訴你，要照我上次坐的那樣綁法嗎？折掉重來！」於是由他親自指揮，把兜底的繩子放鬆，前後縮短，另外拴了個棍子搭脚，立時成了四川布兜滑杆的樣式，墊起棉被，試坐一下，頗爲舒適，我和方先生都是被認爲「法身」很重的，結果每人添了一名轎夫，叫做「丁拐」兩前一後，到反弄得我不好伸腿了，行李公文，火食擔共計十幾副挑子，二十多名轎夫，也居然浩浩蕩蕩。走出城外，和送行的人們別了，坐上滑杆，這時都是平路，忽聽前面一位轎夫道：「爛草鞋」後面一位接着道：「揀起來，」但是不見灣腰，逕自邁步過去了，我心裏到有些莫明其妙，一會兒過河了。河那邊泥爛路滑，只好坐上再走，前頭那位道：「滑得很，」後面答道：「蹣得穩。」又道：「說滑就滑」接着道：「蹣穩不蹣，」原來他們是在報路，一會到了平地，又把「爛草鞋揀起來」說了一遍，馬上脚步放快起來，才知道這是換快步的意思，一路聽他們用通俗的韻語，一唱一答，到頗爲有趣，遇到橋梁總是什麼「小橋一道」魯班的功勞，「人從橋上過，」水打下面流，「今日一面，別處再見，」「亂石河杠」「不慌不忙」「一步一個」「兩步一雙」又是什麼「蹣開」「不挨」「路傍

「一枝花，不要去惹她。」「我們去，他們來。」「他能挑，俺能抬。」「慢的不要，」「換上一套，」「步步緊，衝上頂，」「橋上大窟窿，蹣跚蹣跚，」「老坎哪，放膽哪。」觸景生情，隨口唱答，人多口衆，路上嘻嘻笑笑，頗不寂寞，打過中尖，和老嚙步行一段，他說：「老河口的幾日小住，着實無聊，既無風景又無古蹟，到是天天跑警報，除了一頓牛肉外，絕無可資紀念之處，真是一無所得。」我道：「你還有油一首，我則並此而無，更是一無所得了。」他反莫明其妙，原來那晚醉後打油，他已忘記，可見那時的情態了。因油及油，想到剛纔轎夫報路，到是油料，因而來了四首：

報路幾人互管腔，衝波激浪過河缸，霜寒石滑須留意，兩步行來踏一雙。

逢橋都是魯班功，踮實當心莫踏空，橋上行人橋下水，人生何處不相逢？

轉角還須大踮開，能挑不算要能抬，前頭已是平陽路，且把爛鞋揀起來。

當心莫惹路旁花，明日她家好吃茶，老坎後稍須頂着，滑泥揣穩慢騰擎。

早起動身，天色本不大好，陰陰沉沉地到了下午三點鐘，下起雪來了！糟糕，還有八九天旱路呢，聽說一路崇山峻嶺，天晴尚且難走，再來個雨雪，如何是好，大家看到雪花飛舞，個個人都這麼惦记着，我的丁拐前面一位轎夫叫侯二，此公頗妙，一路也是他的嘴最流利，四十來歲，河南人，據說到過湖南貴州四川各省，也是個老江湖了，他優哉游哉的道：「沒有事，下不起來，咱們離石花街還有十里路，不頂到，就得晴啦！你老看侯二說的不對，掌侯二嘴，

說的對賞候二酒喝！」果然越下越小，不到半點鐘不但停了，而且天晴起來，到石花街住下，候二送行李進來，笑道：「天晴了，候二說的對吧！」我道：「好，拿兩塊錢打酒吃吧。」他歡歡喜喜的拿去了，各事安排以後，和老喻市外看看，街市不大，生意却還不錯，市外夕陽在山，遙岑入畫，風景頗好，若干日來，總是勞勞碌碌，像今天這樣安閒無事，到還少有，天又晴了，更覺高興，油意又起，再來一律：

小雪欣旋霽，閒行出市寰，炊烟橫北郭，落日壓西山，鴉影嵐光外，漁歌浦溆間，歸程得不阻，相對一開顏。

次早起來，力夫們都來了，這一次行程，是要按照他們的常規，每天只走六十里，或七十里。其中有兩個原因；第一是八九天路，過於趕緊了，一旦路上走乏，便寸步難移，第二這路新近才變成通衢，路上打尖住宿，都有一定所在，否則趕錯了站頭，就得挨餓或露宿，橫豎言定九天包到興山，所以路上逼早起住，儘自由他們作主了。候二是個副伏頭，認爲我還不大客澀，伺應的特別週到，他進來拿行李，說今天要走山路了，早點走，路上鬆些，我們吃過早點，他們都已綁紮停當，立即動身，出街不過五里，進入山路，自從越過秦嶺由寶鷄到西安，到洛陽，一路到石花街，雖說時時看到山，而走的路都是平的，從今天入山起，走完山路，便由水路回重慶，再想找一塊幾百丈見方的平地，又不可得了，回想到初見成都平原時的高興，這時又不免惆悵起來，不過山徑雖險，風景絕佳，秦關蜀棧是走過的了，壯險有餘，秀麗

不足，石花街入山以後，到覺得鄂西山水，却是兼而有之，三十五里到乾柴巽打尖，再二十五里宿到壘子口，一路山重水複，霞映雲披，滑杆坐着無聊，見景生油又是一首：

巖松澗竹眼常青，野徑疏林靜杳冥，嶺上朝霞輕欲散，溪邊茅屋畫邊局，一灣流水爲音樂，四面寒山作畫屏，惆悵關河千里客，年年從事短長亭。

這一天幸而風景看飽了，否則午晚的兩頓飯，可真是有點不易下喉，我們的伙食擔子因爲事忙沒有把時間配好，是夾在大隊裏走的，到了站頭現做現吃，各事匆忙，晚上一頓應該好些了，然而不然，材料買不到，帶的食品，還要留到決無市面的地方再用，只好再苦一頓了。因爲失落掉一個心愛的小玩藝，枕上追思遺失的理由和地方，竟睡不着了，同時晚飯沒有吃飽，越睡不着越餓，越餓越睡不着，西洛火車上的苦劇，又重演了一次。

二十一從壘子口動身，經過紫金洞，清泉白石，翠竹蒼松，真是人在畫圖中，滑杆沿着山溪旁邊走，一時上一時下，一時從水裏蹣過去，一時又從小橋走過來，完全不是正路，我疑惑老巴交通線，不是已經修理得很好嗎？怎麼這崎嶇呢？問了侯二，原來他們是走的捷徑，據說每天的路都可省二三十里，但有時遇到水深山陡，也要上大路走一陣的，要是夏天水大，就非走大路不可了，大路都在半山上，細想起來風景恐怕不如小路好，大家貪玩山水，也不去管他，午後三點多鐘，到碼頭，又是一個宿棧，依時間本可趕到開峯階，因過去路更難走，只好來個「未晚先投宿」了，今昨相比，却不大同。住的地方既很寬敞，伙食擔子又事前有了準備，老喻

主張把寶釀酒拿出來釀兩杯，葛先生所贈早已完了，在老河口動身的時候，喻老夫子捐廉打了七八斤，幾人之中周先生病了，楊先生無所謂，王閻諸位滴酒不嚐，分肥的人少，估計這酒可供我們倆人小飲到巴東的，不料拿時有一罐只剩了一半，不是挑夫偷嘴，便是路上損失了，老喻道：「不如努力三兩頓消了吧，別在路上給他們吃完了，那才不合算哩，」我道：「不相干，那一瓶你交給我，包你不會損失，」原來他的那位挑夫，一張棗紅臉，一個酒糟鼻子，一望而知其爲飲者，路上聞到酒香，小揩其油，到也是個雅賊，當下拿過一整罐來，交給侯二，那一罐我們倆人一頓給喝了，晚上覺得口渴，吃了好幾碗茶也不濟事，後面溪水滔滔，越靜越響，月色從窗戶射進來，羈愁離思，一齊來了，我和老喻王閻四人一室，王閻兩人鼾聲互答，弄得我們兩人更無辦法，我主張起來步月去，老喻同意了，披起衣服，走了出去，頓時覺得清醒許多，兩人走出街頭，沿路到了溪邊，這時月已西斜，雖只是廢歷初五，而光彩極好，遠山近壑，依稀隱約，尤覺夜色可愛，兩人走到一座小橋邊，臨流淺立，心曠神怡，喻老夫子油興來啦，念道：

四壁雲山青似黛。一灣新月細如眉，與君踏月循溪去，不爲偷閒爲覓詩。

我道好呵！老兄油興大來，那麼我們就來聯吟一番，到也是新鮮的玩藝呢。」他道：「要得，可是我們誰想起誰接，不必一遞兩句，你來得快你先起。」於是兩人找到一塊大石，各據一端，對月而坐，我先來了兩句，老喻說十二文的韻討厭，不大願意要，經我以橫豎打油爲

解，他才屈從了，兩人隨意雜湊，也不記得那句是他的，那句是我的了，油道：

酒渴不成寐，溪聲枕上聞，披衣尋勝景，聯袂喜同君，石髮披襟面，松鱗點豹紋，寒潭澄素月，遠岫入層雲，有意風生顙，無名藥吐芬，清泉流汨汨，黃葉落紛紛，殘雪留人跡，高天咽雁羣，萬殊供遺興，四海尙行軍，關韻搜腸澀，聯吟到夜分，何時收八皖，初服遂耕耘。

這一夜過去了，次日天氣極好，登山涉澗，轎夫像是格外有勁，到了開峯峪，忽然有一位女子，拿了一張狀紙，淚痕滿面的要我們替她伸冤，這到意外了，方先生因為她是個青年婦女，非有冤抑，決不肯拋頭露面，而且對於公事手續不太清楚，到也不能怪她，叫請她進來，姑且問一問原委，一談之下，竟是我的近同鄉，丈夫因被人陷害，生命可危，說着淚如雨下，無如她這案子，關係軍法，雖有開峯峪全體紳商負責證明其為冤抑，而在我們却不好過問，只好安慰她一番，叫她依照手續，到上級機關呈訴，並允許向機關代為剖白了事。在這裏耽擱些時，午後三點鐘到了保康縣城，又該是我們忙碌的時候了，一直到晚上八點鐘才得稍暇，方先生告訴我說：「開峯峪的事，經我在此探詢，確係無辜被陷，我已以私人資格，請他的長官迅速依法秉公辦理了。」我道：「好極！我以鄉人資格替他們謝謝，」老喻道：「你這一路連劍開的一位已經遇到兩位鄉親了，」我道：「說來慚愧，他們都在難中，而我却無力救助，真覺愧此鄉親兩字！老實說吧，開峯峪的事，依我平時性情，到要在此耽擱十天半月，來一個路見不平，拔刀

相助，替她做個義務律師，這官司無論打到那裏，我必定弄他一個水落石出，而後已，但是此行為任務關係，不能照此辦理，真覺孤憤難平！一同行幾位也都替她憤憤，但也因愛莫能助，只有希望他們能照方先生所說的八個字辦理了。

昨晚肝火上升，睡的又不好，早起那顆欲拔未拔的牙齒又痛起來了，搽了藥水，不生效，八點鐘動身，中午到朱家場打尖，牙痛不止，老喻教我買點生石膏煎水吃，飯後果然好些，路上遇到許多身穿制服的挑夫，個個帶着「鐵肩隊」的臂章。一陣過去又是一陣，原來這一條老巴交通線，正是轉運軍儲的孔道，山高路險，非人力挑運不可，這些人雖着着都似營養不夠，而每一副擔子到都在八九拾斤上下，赤手空拳，對抗戰努力，自己坐在滑竿上到慚愧起來！由鐵肩隊而聯想到兵站，又聯想到開峯峪的案子，頗覺悶悶，打油兩首，聊以自遣：

百萬軍儲待轉遷，寫山絕壑況相連，男兒報國憑身手，收拾乾坤付鐵肩。

懷抱何時得暫開，人間到處有奇哀，廉隅自是端方事，不道廉隅種禍胎。

午後四時，到候坪住下，四面都是大山，林深草密，當中一塊平地，住着寥寥數家，頗覺荒僻，據說這裏時有虎患，豺狼更是常見了。大家聽到，雖一面不無戒心，一面却甚感興趣，以為夜間如果能聽到幾聲虎嘯，到也足為此行生色。晚上方先生因虎談虎，談起他從前在恩施道上遇虎的事，真是險極啦，兩人對坐在一個山野帳棚裏，旁邊一個草堆，相距不過兩丈，勤務兵去扯草，扯出一條虎來了，丟了草嚇倒在地，那虎走過來嗅嗅便到了帳棚門口，裏面只有

他們倆人，又無出路，猛虎踞門，欲走不得，只有瞑目枯坐，聽其選擇，那知他吼了一聲，遂巡而去，然後才互慶更生，結果那位勤務兵發了一天熱，算是害了一場小病，接着王先生和老喻又各說家鄉虎事一則，都很有趣。照老喻說法，虎竟是有理性的動物，他說他有一位老叔，是每飲必醉的酒人，平時膽量也很大，一天晚上在親戚家酒後歸來，路過村旁一橋，橋上睡着一個東西，月色溶溶，走到橋頭一看，竟是一隻大虎，他仗着酒膽叫道：「哈，不要攔路，起來讓人走呵！」那虎果然慢騰騰地爬起來，抬頭向他看看，轉身向那邊去了，他那位老叔，也就跟了過去，過橋分路，居然相安無事！大家談了一陣虎，分頭就寢，準備靜候虎嘯，那知結果却失望了。第二天早起，聽聯保處的人說，昨夜前面山腰一戶人家，把個肥豬丟了，聽到豬叫，起來尋找，已經不見，發現雪上虎跡，才知虎吃了，今天我們要翻過前面的大山，叫做大石腦，一上一下，五十多里，風寒路險，夾着一個虎患，各人都惶惶的。所幸我們人多，虎患還不在乎，不過實在冷得利害，我一路注意林間雪地，希望看到虎跡，到是見了些蹄印，而是否虎踪，却不能斷定，問問候二，他道：「這裏嘍獸都有，虎脚印多着呢！」我於是打他一油；

路入雲峯幾萬重，密林深澗雪猶封，前村昨度噴亡豕，爪跡依稀認虎踪。

上山異常吃力，抬轎的一步一喘，坐轎的也兩脚凍的失了知覺，爲他們節力，我們取暖起見，大家常常下來步行，半天才走了二十五里，候二叫道：「再有二里就到山頂了，坐上好走些，到那裏去打尖。」各人上轎起行，今天伙食擔子又耽擱了，坐候吃飯，已是下午三點鐘，

在山口向南面俯視，烟霧迷離的看不清楚，大有秦傾望寶雞的情景，前面一位客人，騎着一匹馬，人聲喘喘，蹄聲得得的來到山口，迴望地物，得油一首：

危峯聳勢對崔嵬，風勁霜寒過客稀，長劍真從天外倚，白雲漸繞嶺頭飛，馬蹄凍雪鳴清嶺，鴉背斜陽入翠微，急急良辰催日短，王孫還是倦遊歸！

打尖以後，急忙下山，當然比上坡路好走得多了，可是太快了拍前面的人受不了，一路只聽他們叫「後稍掌着些！」到了下面因為氣壓關係，又耳鳴起來，這座山巔算是高啦！六點鐘到了歇馬河，一部分住在下位黃先生家，另一部分住在關帝廟小學，這是在保康陳約定的，各事都替我們預備的很周到，據說當年關老夫子曾在此歇馬，因叫歇馬河，關帝廟建築也很宏闊，晚上黃先生請我們吃臘八粥，我到特別有所感觸，「噢，今天是臘月初八了！」我不禁這麼吃驚，這是我初蕙的紀念日，初年已是二十三年，日月不居，垂垂老矣！心有所感，不免借酒消愁，也顧不得頭痛才好了，枕上想起每年此日，在家都小有表示，現在滯滯歸途，不如打兩首油給她，聊以示意吧！初擬腹藁，頗有酸感，繼思不妥，遂移了有據我平素的作風，於是另來兩首，本打算寫回去，轉而一想，這一路並無多少耽擱，信未幾有將自己走得快呢，況且這本筆記，橫豎是她臥游之具，不如記存於此，等她懶慢看吧，油道：

卻屢欣賞月，於今廿二年，室家稱靜好，文字結因緣，婉順重閑喜，聰明外舅憐，伯鸞吾豈敢，亦得孟光賢。

念我君多夢，思君我自知，兩情久更篤，一愛轉成癡，果實三千歲，蘭香十二時，願持金石意，相守逾期頤。

過了歇馬河，又入山路，但比昨日要好走得多了，風景幽麗，與連日所見也都不相上下，只是路上站店，越來越小，中午在關斗坪，打尖，市面已不如候坪，晚間住到板廟子，更不像個鎮市，我和老喻王楊四人住到一個招牌大書「兩廣酒家」的小客棧裏，是幾位廣西籍退伍同志所經營，前面賣飯，後面住客，兼代殺豬，院子裏豬毛，豬血，撐棍，燙桶，橫七豎八的放在那裏，後面三間屋，一明兩暗，兩頭用高粱穰隔成四間，高粱穰葉子都已掃去，作為床草了，稀稀朗朗的一寸多遠一根，站在那裏當作隔牆，名為隔室，等於通間，不用說會窺見室家之好了。通院子有窗戶的兩個前間，都已有客，我們只好住到兩個後半間去，牆上烟燻火燎的挂着許多屋吊灰，一塊明瓦，天黑早已失掉作用。每人一張木框，結繩的床，二尺來寬，四尺來長，上面薄薄幾片高粱葉墊着，前間的窗戶關着，後間更覺氣悶，我們看了，大家相視一笑，楊先生道：「伙傢！這怎麼住？」王先生搖頭不語，我道：「他們那裏既不較此高明，又無餘舖，除此而外，怎麼辦呢？」老喻和王先生也贊成對付一夜，可是這裏，却也有個長處，當我們問價之時，老板很慷慨的道：「房子不好，有屈各位，住就是啦。」我們當然一定要問明囉，他道：「那麼一張舖一塊錢好了，」足見這位老板還不居奇，其次呢，他們會做廣東菜，晚上住的雖不好，吃的却痛快，價錢也不算貴，吃飯時老喻道：「這比重慶的鷓鴣早看天不知

如何？楊先生道：「比不上，比不上！你不看到那些小客店，還有一床一床的行李，整整齊齊排在那裏嗎？」我道：「我們自己有行李，只要有屋可蔽風雨，有榻可供高臥就得了，橫豎他也是『天明我不留睡』的，我們明天也給他個『鷄鳴早看天』這一夜就過去了，要說這頓晚飯，不但重慶小客棧沒有，真正老牌的廣東酒家，這幾個錢還不夠吃一碗原盅冬菇湯呢！」大家說笑一陣，居然得了美睡，清早起來順便來了一油。

虛館相邀不計錢，廣東臘味味彌鮮，細床敗革供高臥，何必雞鳴早看天。

從老河口動身，已是七天，預計明天可到興山，大約至遲下月十日，可到重慶了，艱險的山路，所剩已經有限，大家都感覺興奮，今天公然走了七八十里路，晚上住到一碗水，連日沒有好好的愛護牙齒，還有點隱隱作痛，向老喻提出警告，請他不要叫我吃酒，否則罰油一斤，到弄得他停了兩頓沒吃，第二天住界牌壘，喻老夫子忍不住啦，拿出酒來向我道：「情甘受罰，今晚我要喝酒了，但是不許你吃，」我也不理他，吃過晚飯，兩人又來步月，老喻對月思家，頻搔白首，我道：「你的罰金呢，應該交案囉！」他於歸途繳油二斤，道是：

荒村野店無常處，雪滿山頭月滿鞍，但有濁醪堪慰我，微官懶作一錢看。

紛紛落葉掃紅塵，久役平添白髮新，一路溪山行不盡，幾時才作太平人。

早起界牌壘的地主，拿出一個冊子，要大家題字，各人只好隨意來幾句囉，我爲省事起見用簡文寫了「爲政以德」四個字給他，方先生看見了道：「噢！好極！好極！你真是深藏若

谷，早知如此，我在老河口那幾天的苦差，一定要請分擔了。原來他老夫子素精大法，一筆揮毫不輟，在老河口，因為徐先生關係，生意更好，確實有鞠躬盡瘁之苦。老臉在旁邊插嘴道：「本來麼，他真草隸篆，都還來得。」方先生瞞着他道：「你這人不好，怎麼不早說，叫我那幾天那麼苦呢？」老臉道：「人家請你寫字，一面是愛好書法，一面是仰慕大名，當面找尋手，人家肯嗎？況且這大冷天凍手凍脚的，這苦差事我又何必作成他呢？」我道：「慚愧！我是糊得外行的亂來一氣，幸而當時沒替方先生代庖，否則才丟人呢！」不早了，走吧！」那知午後到了廬山又有許多人來請方先生寫中堂楹聯，他居然把我拉了出來，弄得我拒納兩難，王先生滑稽的道：「打油是自己消遣，這可消遣人，這工作是費人驅使了吧！你也該吃點苦頭才好！」午後還有許多事，當然寫字又是第二層了，我原想先把正事辦完，晚上沒有電燈，當然有詞可借，第二天大早動身了，這差事或可邀免，不料還是躲不掉，燈下忙了一晚，次早又找補十來件「敬求墨寶賜矚某某」，一捲一捲似宣紙非宣紙的，到糟踏了幾十份，從廬山換船了，上船時還有一位送行的拿出半張紙附着地名，要我到重慶寫了寄給他，楊先生他們都開玩笑，送了我家裏的頭銜，船上無事，來了一油：

少時捉筆漫塗鴉，磨帖偽碑亂似麻，才向歐顏摹結構，又從錢柳學文枒，一行作吏隔池廢，寸楮留題苦債加，劣紙競投求墨寶，居然架子似書家。

我們的原計劃，今天要由廬山到香溪鎮，明天乘輪船回重慶的，不意到了泗洲溪，那裏的

駐軍長官，一定強留住一晚，却之不恭，只好從命了。在這裏，先洗了個痛快澡，又看了一次戲，也是他們自己部隊的俱樂部所演，成賴和葉縣南陽都不相上下，不過戲台前而沒有房屋，露天聽戲，聲音是散的。但是他們這裏山面溪，地不大易找，而且據說他們每次演戲，都有宣傳序幕，儘量歡迎人民來看，房子大了蓋不起，小了容不下，這也倒是事實，當晚看戲，參加民衆男女老少，就有一千人左右，尤其令人興奮的，就是看到扮演漢奸出場，只聽到一片「嗤，」「嗤」的聲音，而演到漢奸就擒，以及我軍大捷的時候，便掌聲四起，這種宣傳作用，到確有收獲。第二天早起，別了泗湘溪，仍坐木船，沿香溪順流而下，「香溪的风景，真美麗極啦，無怪出了名士又出美人！」老喻感慨的說着，船上一位篙師，告訴我們明妃村在興山下來不到泗湘溪的去處，現在我們的行程，却離屈家坡不遠了，那裏有個屈子廟，不過上下路却不近呢，因為怕有耽擱，便沒有去玩。但只沿途風景，山豈水瀾，鴨綠鱗青，真令人目不暇接，當下來了一油：

香溪曲折下荆門，短棹蓬窗掠石根，林壑爭奇隨向背，峯巒幻態異朝昏，行吟屈子仍留宅，去國明妃尚有村，如此江山如此景，不傷往事也消魂。

船到香溪首，時間還早，昨晚承那位駐軍長官盛意，已有電話，通知駐在地的兵站，替我們預備住處，並代接洽輪船，這時他們已經派人在河邊來接，於是同陣上岸，那知住處在山莊，離鎮市還有二里，據說我們人多，街上客棧太小，他們自己騰出兩室為今晚寄宿之用，盡

情可感，只好住下了，晚上老喻獨自步月歸來，看到我的油詩，也抄了一油給我，說道：「我也有一首，也弄到『該死十三元』上去了，並且雷同三字，請你改吧，」接過一看這是：

明妃故里香溪口，一葉扁舟繫晚村，莫笑此身羈旅慣，猿啼月落也消魂。

我道：「好油好油，存着再說。」正談着來了一位柳先生，他是久任師長，現充副軍長的一位老軍官，年齡不過四十多歲，對作戰經驗甚豐，油稿不及收藏，以致爲他所見，原來此公文字甚好，他對於破壞交通的戰術，尤有研究，著了一部書，專門闡述這種戰術，除原書附有各種圖案外，另畫了若干張着色的宣傳圖畫，每圖上面，都有他們總部的長官和同人題句，或是詩詞，或是歌謠，並附有說明，他自己也題詩不少，我們無意中拋磚引玉，不但看到他的巨著，並且得了許多關於軍事上的常識，柳先生很健談，他那部著作材料也很豐富，一直談到十點多鐘才散，而那本東西還沒有讀完。

早起聽說民康船到了，艙位已弄妥，大家非常快慰！連忙收拾一切，坐他們兵站的小輪，送到大船上去，我仍和老喻同室，這是一個差船，上面滿載士兵，艙外船舷刻坐許多武裝同志，無意中又認識了一位老鄉，在當下級軍官，客路相逢，鄉音無改，不覺甚爲親熱，溯江西上已是四年以前的事了，沿途風景依稀可認，而牛肝馬肺峽，尤爲印象獨深，因爲那年船到新灘，讓鐵絲纜把舵纏着了，在峽內江面上整整住了兩天兩夜，船長雷先生和一位揚州老茶役，沒事時便來指說風景，我們在附近山上也跑了幾次，今天的民康船，恰好又停在附近，於是我

又變成嚮導了，在向老喻指說一切，那知那位老鄉，才更清楚呢，他道他在三峽之內，二三年間，來往跑了不下三四十次，各小地名，差不多都住過，各處形勢，他也留心記着，據云從宜昌的南津關到巴東的官渡口，一共一百八十多里，都叫西陵峽，所謂牛肝馬肺峽，又叫兵書寶劍峽，因諸葛武侯藏有寶劍得名，同時又叫米倉峽。附近的新灘，乃是後漢和東晉時兩次所崩，宋玉宅也在屈原宅傍邊。說着又把自官渡口到南津關的地名，什麼牛白八斗，流書觀，老歸州，石門，香溪，九溪碗，崆嶺灘，黃陵廟等等，數了總有二十幾處，我和老喻此時對他不但另眼相看，同時深幸得了個好嚮導，船到十二點多鐘才開，當晚住到巴東江面，王生因為要到恩施去一趟，便在巴東上岸，我和老喻晚間無事，談起那位老鄉來，認爲他像個老粗，而居然能記得許多歷史掌故，倒也難得，我因爲他所說的地名，有九溪碗，上鹿角，鮮人瓊等，因而想到杜工部的一鹿角真走險，「黃山谷的一命輕人鮮瓊頭船。」和張船的一山頭晴雪玉瓊玲，金翠迷離好畫屏，兩岸峯巒爭秀出，隨江九折看空船」等等的詩句來，因道：「此公所述，有詩爲證，可見他不是亂說的，這時睡覺還早，何不再請他來談談呢？」老喻開門請他進來，敬了他一枝烟一杯茶，他頗覺不安，我道：「我們都是同鄉，大家都是朋友，請你不要拘束，好隨便談天。」他才談笑自若，他道：「三峽之中，以西陵峽爲最長，巫峽次之，壘塘最短，從官渡口到黛溪，一百二十幾里，當中經過虎鬚子，錯開峽，慌張背，寶子灘，將軍下馬灘，巫山城，金盃銀甲峽，青石洞，十二峯，孔明碑，鐵棺峽，火焰石等，這一路叫巫峽，壘塘峽是

從猿溪到白帝城的一段，只有十二二里，當中經過灘頭堆，孟良梯，赤甲，白鹽，倒吊和御，鳳箱峽，鏡子岩，黑石灘，風景都還不錯，就是走慣了的，到了峽裏也喜歡兩邊看看，因為早晚陰晴，山光水色，都有不同，「老喻聽着不住的點頭，覺得此君頗為不俗，正談着，他的一位弟兄來報告，請他去點名，這便作別而去。」

第二天醒來，船已纜開了，連忙起來，跑出艙外，船已進入巫峽，那老鄉正和另一位武裝同志指手畫腳的在談山險水，我們洗盥完畢，也來加入談話，他道：「巫山十二峯，在江上看不到，因為江路彎曲，各山又高大，稍為遠些的就遮住了，同時十二峯分在南北兩岸，北岸的遠處歷可數，南岸到有三峯看不到，」說着引我們到船頭甲板，有幾位兵士在玩牌九，他把他們嘴散開，便指給南面一個山峯的說道：「這叫聚鶴峯，上游有個青石洞，陽台高唐朝就在這上面，北岸這峯叫朝雲峯，就是有名的神女峯，這叫翠屏峯，喏，和北岸的松栢峯望霞峯對着，這叫飛鳳峯，和北岸的那個聖泉峯對着。山那邊還有上昇峯，起雲峯，淨壇峯，都看不見。」說着又轉過來指着神女峯旁一個山頭道：「這叫望霞山，最上面的便是登龍峯，下面一峯叫集仙峯，那邊兩峯便是和飛鳳峯相對的松栢峯和望霞峯了。在望霞峯下，石上刻有「萬歲保障三峽」六字，我去玩時，字已經看不清楚，本地一個教員講給我聽，才隱隱約約的像是那幾個字。那邊還有個聖泉峯，這裏已看不見了。」正在這裏談天談地，茶房來找吃早飯，當時各散，這時風和日暖，水碧山青，數日來的北方寒暑，已不再見，不禁喜而成油：

十二巫峯祭九筓，江天晴樹碧迢迢，從今油料歸三峽，不復風霜詠瀟橋。

飯後無事，仍到船頭瀏覽，過了巫峽，便是屢塘，一點多鐘，就到了夔府，船要在此過夜了，下午的時間儘長，大家分頭上岸觀光，我四年前過夔門時，曾上來玩過，舊地重游，四年間還是老樣，和老喻在城，亂跑一陣，順便把晚飯也解決了，另外買了點菜，準備船上小飲，四時走出南門，尙是夕陽在山，站在那裏居高臨下，徘徊許久，老喻樂着酒興，打了一油道是。

赤甲山頭白帝城，江流淅淅透潮聲，可憐割據三分地，只賺楓林曉照明。

晚上回船，月明如水，因老喻油中的赤甲白帝，聯想到夔府孤城，竟百鹽赤甲，都是杜工部堯聖久居數游之地，他生平作詩一千四百多首，而在夔州所作動有三百六十五首之多，其中如秋興共者，詠懷古蹟，和諸將等十首，先主廟古柏行，八哀，黃遊，白帝城最高樓，反照，聞夜歸篇，漢水文章炳煥，千古流傳，其沈鬱蒼涼，尤使人一詠三歌，這都是老杜精心結構之作，固然是垂老投荒，心傷漂泊，關山戎馬，志切承平，因而對向傳經，匡衡抗疏，清秋燕子，信宿漁人，詠物詠懷，信手都成妙句，然而五更角鼓，三峽星河，白鹽斷崖，赤甲奔峭，景物動人，當然也有關係。於是一時把「中夜江山靜，危樓望北辰，出飛星過水白，落月動沙虛，」一孤月當樓滿，寒江動夜扉」的那些句子，都零碎記起，又因在奉節城內，看到鮑參寥的故宅，門第輝宏，當時頗動鄉思，此時復憶杜詩所謂「此身那老蜀，不死會歸秦，」和「白日放歌須縱酒，

青春作伴好遊樂，不覺把由雲親舍又重復回憶起來。深夜在洛陽時，沒有巡自承認回安徽一
走的任務，不惟與原計劃不符，亦且坐失機會。思潮複雜，竟是不能成寐。老喻照例晚上兩
杯酒再上床的，我也起來吃了兩點油，然後就枕。

八八十里路越行裝，蜀棧秦關苦備筵。遵陸原期歸曉井，留波翻又上壚塘。前更從巫廟穿巴
峽，未許南陽向壽陽。人禱左時空太息，心隨國月照家鄉。

睡夢中被機輪震醒，說原來又是絕早啓程。士點多鐘到了雲陽，經過桓桓廟，那位老鄉乘
此對士兵們演說，張翼德如何勇猛，如何有義氣。我和老喻因也談起張將軍來。老喻道他在成
都昭烈廟裏看到張攝片，是張將軍所書大破張郃的紀功銘。字甚遒勁。當時想買一張，爲
宋果因足見此公不僅是勇猛而已。我道：「當然囉。他崛起布衣，縱橫天下，豈是偶然的嗎？
老實說三國演義對關老夫子是非難過分，而對張將軍却寫得不夠。其實此公文學武功，到都有
墨取呢？」閒着沒事又來一油：

勒馬銷勛字爲神，將軍才武亦殊倫。交親骨肉稱三義，叱咤風雷敵萬人。自抑謙光能下
士，平生真意任天真。襄陽白帝雙祠廟，猶託烟波結近鄰。

午後三點多鐘到高縣了。去馬康船只到高縣爲止，還得換換船。不但要上岸，行李也須收
拾起來，雜物一條一條地存着。大家忙了一陣，和那位老鄉作別登岸，已是不早。據說明天有
沒有船要到曉上七點鐘，才能定決，無已留了燕先生專任接洽。我們去到鄂西招待所候信，

晚上方先生一位朋友約大家到「考奇」便飯，飯後各人到街上走走，本約定仍在招待所聚齊的，我和老喻兩個呆子，在那裏老候，鐘敲十二點了，他們一個都沒回來，究竟船有沒有呢？夜深無處可問，只好莫明其妙的睡覺再說，清早起來，兩人匆匆跑到馬頭上左右看不到一位同行的人，連昨晚存行李的那條民船也不在了。江心有一條輪船，正在生火待發，正焦急間，忽見一位警察匆匆走來，向我們舉了舉手，問是不是王喻兩先生？我們答應了，他道：「快請上船，他們都在船上了。」說着招呼兩個夥伴，送我們上去。原來昨晚我們分手之後，他們在街上碰到孫先生說船已弄好，明早八時開，要大家八時以前上去，楊閣各位知道已有艙位，而且正在上行行李，便到船上往江心方先生則因到城外一家去有事，遲了沒能回來，早晨建船才派人來通知我和老喻，那知又走錯隊，我們在岸上亂找的時候，他們在船上看見，所以派道警士來接的。我和老喻仍被安置在一個房間裏，我看這船的一切佈置，彷彿有些眼熟，一問知道原是我四年前入州所坐的那條協慶。現在已經招商局接收了，人事當然不無變更，揚州老茶房走了，那位船長雷先生也換了，我一聽是協慶，便想起新灘和青灘每兩次出險來，所幸萬縣到重慶灘險甚少，否則真有些不放心，床舖弄好，走出來看看，這次雖非差輪，而船上仍以武裝同志為多，可是少了個同鄉嚮導，不免有些黯黯，回艙無聊，又打兩油：

鷓首猶皇海鶴姿，長年三老去何之？馬肝峽下灘仍舊，魄動當年遇險時。

桓桓武士認同鄉，選勝居然最擅場。三峽迢迢三百里，峯巒指認到盟塘。

當晚住在惠縣江面，和喻老夫子談起秦良玉來，他說忠縣附郭有個明玉谿，便是秦良玉的故里，可惜天晚了又沒有嚮導，否則去看看這位女英雄的故居，倒也有趣，一宿無話，第二天船到涪陵，當過酆都的時候，我告訴秦喻，那年過此時曾打過一首油有「不知鬼界說何在，能許韓侯蘇讓無」的句子，他道：「酆都天子山，乃前漢王方平和後漢陰長生的得道之處，所謂酆都陰君是指陰壽生而言，後人誤為陰曹地府，這原是難流惑世之言，你怎麼也附會其說呢？」我道：「這不過是鬧着玩，難道我的油詩會給後人拿去當典故嗎？」他雖沒有辨駁，然而這一夜無寐，我的油費到因他一言而減少，第二天早六鐘開船，九時過長壽，午後三時霧重慶在望，小別歸來，興趣特別濃厚，到了朝天門碼頭，經過一度查檢驗照，大家上岸了，坐着轎子，一步一腳的還是那麼一套，想着打了一路油，到此似不能不來個尾聲，以資結果囉，於是再來一油：

四月低途不計程，關河風雨動離情，歸來油與依歸好，脫口還須唱尾聲。

中華民國三十四年六月重慶初版
中華民國三十五年三月上海初版

(*97320 滬報紙)

關 洛 紀 行 一 冊

定價國幣叁元貳角

印刷地點外另加運費

著 者 王 斌

發 行 人 王 雲 五
重慶白象街

印 刷 所 商 務 印 書 館
印刷書廠

發 行 所 商 務 印 書 館
各地

版 權 所 有
翻 印 必 究

重慶市圖書雜誌審查處
查證忠圖字第〇三七七號

6
10/003
12



5